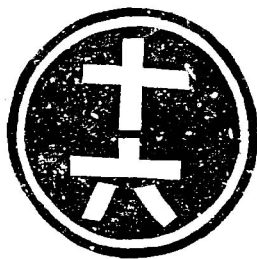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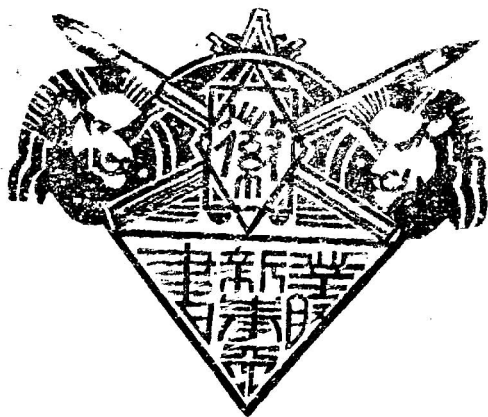


大宋八義

十六

大宋八義



康德四年四月八日印刷
康德四年四月三十日發行

武俠
小說

大宋八義每册定價二角

奉天中街本行胡同門牌五號

著作人

王赫然

奉天中街本行胡同門牌五號

發行人

王麟閣

奉天大西門裡門牌二十八號

印刷人

孫簡廷

奉天大西門裡門牌二十八號

印刷所

東都印刷局

奉天中街本行胡同門牌五號

發行所

洪順德

版權所
翻印必究

武俠小說 大宋八義

(卷十六)

第十六回 阮宏芳大堂摘頭獻絕藝 趙庭悞中毒藥鏢欣逢姑母

話說八爺阮弱芳 正在與賊人 殺的難解難分之時 猛聽得一棒鑼鳴 闖來無數的差人 刀槍棍亂搖 少把燈球亂擺 把此人圍上 這家英雄傲然一笑道 原來大八義成名露臉 專仗人多勢衆 我本當將這羣不知死的差人 殺上幾個 恐怕污了我的身 某家去也 語畢 將身形向外一縱 越過房坡 直奔前邊敗走 阮通甚是急燥 叫道夥計們等等來的太猛撞了 把賊給我驚走了 差人說道 八爺因爲有更夫來報 前邊來了賊人 不知多少 故此來帮忙兒 八爺說道 快來 咱快快拿他 語畢 縱上房坡 跟蹤追將下來 追過了二堂 來到大堂 已然沒有燈火啦 就聽那人說道 你要追緊了可防備我的鏢 八爺也知道人家的鏢打的好 就在一進步的時候 竟把此人追沒了 八爺跳下大堂 遂同夥計說道 賊人那裡去了 夥計說道 不曾看見 八爺只得返回來 擊刀各處觀看 怕的是賊人用梨花換影之計 追過去他又回來了 藏在大堂之內 八爺正在尋找之時 就覺有一物由空中落下 正掉在面上 就覺着冰涼 氣味發羶 喝叫一聲 夥計快來 夥計們來到大堂 一看八爺面上有血跡 遂將燈球向上一舉 原來大堂上面有甕 是掛燈的地方 在甕的正中 掛着一顆血淋淋的人頭 順着脖子往下滴血 八爺吓壞 不知賊人在何處殺的人

把人頭掛在大堂上。這分明是要知府的官兒。和我們弟兄的名譽。此事關係重要。只得快去稟報知府。於是直奔後面走來。知府正與七爺要進二堂。就知道八爺不能叫賊人走了。二堂裏面差人正燃燈呢。阮林來到後院。見地上放着兩隻鏢。掂了掂很重。遂將鏢帶在囊中。弱芳先將賊人跑了。說與知府。又將大堂甕中有人掛頭一說。王雲清大吃一驚。吓的身形亂抖。說道：好賊人。這分明是與本府有不解之仇。要我的功名。於是吩咐差人帶路上大堂內去看。宏芳攔道：賊已竟把人頭掛在那裏了。待下役察看回來。稟報大人就是了。怕血煞有冲大人的官運。王知府道：我問心無愧。一概不懼。七爺見知府非去觀看不可。只得吩咐從人打起燈籠帶路。與知府同奔前邊大堂。有人預備了坐位。知府落坐。阮通用手一指甕的正中那顆人頭說道：請大人觀看。知府抬頭觀看。見血淋淋的人頭。慘不忍睹。知府用袖子一遮面。分派兩旁的差人將頭摘下。要看看是男女老少。衆差人向後倒退說道：我等無能摘此人頭。大堂甕以離地足有二丈上下。知府說道：有那麼高嗎？差人說不够三丈亦有兩丈開外。一時決找不出來那麼高的梯子。非搭脚手不可。知府勃然大怒。罵道無用的東西。賊人挂的時候亦搭脚手不成嗎？宏芳深施一禮。叫道大人不要着急。下役能將人頭摘下。知府點頭道：七義士你就將人頭摘下。給本府一觀吧。七爺答應。借燈光向上觀看。心中思索。想這賊人必是受名人所傳。這個地方飛抓都沒有抓手。我的飛雲三緘。南北馳名。故稱鑽天猴。除我業師會此絕藝。別人不會。還有何人會這工夫。能

將人頭挂上呢 叫我想他不起 真來怪道 到了這個時候 七爺也沒有別的法啦 只得將身形向上縱 脚尖一滑地 雙手在胸前一橫 就竄起一丈二 半空中亦沒有登手 又沒有抓手 臨到向下落時 左脚一登右腳的脚面 兩手一扇 好似飛禽雙翅 把氣工運開 又起一丈二 仍是向下落 再一換脚 三股勁又起來一丈來的 已竟邁過掛人頭的環子 伸手一掙鐵環子 這工夫真是難的很 非一世童男不可 要不然七爺怎麼有妻無子呢 就說練這個工夫就悞了 前文趙華陽三戲彭鳳龍之時 曾有阮宏芳大堂摘頭獻絕藝之文 就是今日七爺在大堂上摘人頭之事 英雄把左手掙着鐵環 右手解人頭的髮髻 一手提頭 一手撒開了鐵環 把身形一轉 旋風式落在塵埃 衆人觀看七爺的工夫 個個心中贊美 真是開眼 阮林一手提頭 一手托着後腦海 爲的是叫知府觀看 還沒等知府觀看人頭 阮林生生氣壞 把頭人擰在就地 大衆一看七爺坐在了塵埃 忙將七爺摻起 齊道你老人家怎樣了 阮宏芳站起身形 說道 賊人不是與大人有仇 純是爲我弟兄前來 你等把人頭拾起一看 就明白啦 衆差人把人頭拾起來一看 就明白了 急忙遞與知府 原來拿江米面做的人頭 這個人頭做的太妙啦 用江米面搯的 與真人頭一般不二 腦子裏按上羊尿泡 殺狗的血 裝在羊尿泡裡面 那血爲什麼不凝結呢 因爲裡頭有鹼面 血一沾鹼便稀了 又加上點兒鹽 不論多少日子也不能凝結 在羊尿泡口上按一根細竹管 細竹管中間塞上棉花團兒 弄的不鬆不緊 因爲棉花團大了 血不下滴 棉團小了 血便一時下法

做的妙到極點 差人看了半天 都不明白 七爺心中暗道 這個手藝好似我大哥陶遇春所作 別人真沒有會的 莫非說他又傳與了別位 使人要我弟兄一生的名譽嗎 思索至此 走到知府面前說道 大人請看這個首級是假的 原是江米面所作 這個賊人非是與大人有仇 特來找我弟兄 沒有別的 求大人多原諒 我弟兄破案就是了 知府說道 明日你弟兄設法破案 破案之後 准你弟兄之假就是了 語畢 便歸後宅去了 阮氏弟兄叫差人把人頭埋了 又將大堂上的血跡打掃了 然後圍着府衙前前後後繞了一個灣兒 恐怕賊人去而復來 繞了一個灣兒 並沒有動靜 弟兄遂回下處 到了下處 哥兒兩個整衣落坐 差人獻上茶來 弟兄落坐吃茶 八爺遂由腰間將鏢取出說道 這打鏢之人甚是厲害 看看他鏢有無暗記 吾想要破此案 還得由這兩隻鏢上 八爺一看是兩隻亮銀鏢 長在半尺許 八楞 分量還是很重 後面紅綢穗 八爺一時疏忽 沒看見鏢上有字 因為字跡被磨擦的 不十分真了 八爺叫道哥哥 這鏢決出不了上八門的人 你老帶在身邊 明日到了第一樓 見了衆位兄長 互相討論 再按鏢拿人 這案決不難破 說話將鏢遞與了宏芳 七爺將鏢接過 帶在了鏢囊 吃完了茶 盤腿打坐養神 工夫不大 已然天明 打聽衙門裡有事 沒有 夥計答道無事 知府也沒問 阮氏弟兄遂告訴夥計 訪查此案 如有頭續 你們可不要伸手拿人 以免打草驚蛇 衆差人答應 奉命去訪案去了 七爺對夥計們說道 如要有事 仍到第一樓去報 夥計們連連答應 這哥兒兩整理了衣襟暗器 遂奔鼓樓西第一樓

走來 剛到了樓下 聽得前邊一片人聲嘈雜 就聽有人喊道 可了不的啦 清平世界明明乾坤 會有這個事情 一片人聲中 但見鋪戶齊上吊板 八爺與七爺不知何事 飛奔鼓樓底下跑來 有地保看見阮氏弟兄 大聲喊道 二位班頭爺快來把 宏芳問道地保 你可知道是什麼事嗎 地方說道 鼓樓下有打杠子的劫了人啦 阮氏弟兄一聽 就氣壞了 鼓樓下竟出了打杠子的啦 遂奔鼓樓下跑來 地保說道 二位義士爺你老看見沒有 劫了兩家商人 打杠子的可漏了網啦 弟兄過來觀看 見有兩個人接着筐放聲痛哭 仔細一看 一個筐裏是砂鍋砂吊 一個筐裡是雞子 阮氏弟兄齊道 你們就不要哭了 爲什麼被劫 你們是作什麼買賣的 這兩個入止住了悲痛 用衣袖擦了擦眼淚 有人告訴兩個買賣人道 這就是兩位大都頭 這兩個買賣人道 我們一個是賣雞子的 一個是賣沙鍋的 有一個大漢在此處打杠子 單劫我們兩個人的扁担 並不劫金錢 弱芳心中暗道 竟有這樣的劫運的 不要金銀 單劫兩條扁担 於是向他二人問道 這個大個兒劫了扁担往那方去了 這二人說道 往那方去我們沒看見 他搶完了扁担 叫我二人蹲在就地 還得閉上眼睛 如要睜眼 每人一扁担 我二人不敢不閉眼 他把扁担一拄地 躍起來一丈來高 圍着鼓樓繞了兩個圈子 然而人多勢衆 一陣大亂 便不知他往那裡去了 阮氏弟兄說道 二位掌櫃的委屈啦 我弟兄賠償你們備兩條扁担 也不要經官啦 遂叫地保買了兩條扁担 給了賣雞子和賣砂鍋的 他二人接過了扁擔 謝過阮氏弟兄 担着貨物便去了 阮氏弟兄遂向

第一樓走去 對於這件事又是氣又是樂 來到第一樓 夥計李六正站在門口眺望 見了阮氏弟兄說道 七爺八爺你老人家快來吧 你老那五位朋友都來了 那位姓趙的叫我來迎接你老人家 阮洪芳道 也是我們公事在身 故此來晚 說着話遂上了樓 進了雅坐 早有張明把帘子掀起 說道 二位要失信嗎 這哥兩抱拳道 我弟兄決不失信 於是進了屋中 弟兄們都彼此抱拳 分賓主落坐 夥計獻上茶水來 宋士公問道 兄弟 昨日討債之人可曾本利歸還嗎 七爺搖頭道 大哥 非是我弟兄誇口 那要債的他是走錯了門啦 小弟到到下處時 他已然走了 宋士公大笑說道 兄弟 我想你弟兄也不是那樣之人 必是有要笑二位賢弟的 二位賢弟一同用酒吧 七爺說道 好好 連點心都不曾用過 宋士公遂吩咐李六 趕緊來酒來菜 工夫不大 酒菜齊上 大家入坐 吃酒談心 趙二爺唔呀一聲 叫道二位賢弟 大哥昨日告訴你二人同去探師 你二人言說今天告假 但不知你把假請下來麼 弟兄齊道 二哥 假可告下來了 但是我們弟兄還有點事 未能交待清楚 不能就此同大哥起身 趙二爺道 你們二人是看上飯盤啦 不願意告假 何必說謊言呢 如不願去 我們便起身了 洪芳說道 二哥不要取笑 我們哥兒兩把勛斗實在栽到家啦 趙華陽道 唔呀 咱弟兄不能隔心 有什麼只管說 怎麼就栽了勛斗啦 這個勛斗是原先栽的 還是新近呢 宏芳說道 二哥要問 就是昨天 有綠林人找到衙門 如此這般 將話對來人說了一遍 趙華陽用手一理七根鬍子 唔呀一聲說道 啊 這個人的本領真比我們八

義弟兄在上 小兒願與二位弟兄捕盜 說着拉出摺鐵刀 那夜行鬼張明攔阻說道 二哥你
老太狂了 問問賊人是何如人 落在何處 你老再亮刀不遲 趙華鵬落坐說道 究竟這個
賊人是那門那戶 七爺說道 我也不知 這裏有兩枝亮銀鏢 只好按鏢拿人 於是將鏢拿
出 遞與二爺觀看 趙二爺接鏢看了看 遂遞與宋士公觀看 趙二爺道 我也認不出來是
何人之鏢 大概是一個後生之輩 咱們只得探探便了 宋爺看完了 遂將鏢遞與七爺 正
在此時 猛聽得樓梯登登響 有人喊道 夥計看坐 八義弟兄觀看 見由樓下上來一家武
生相公 阮氏弟兄走到帘下觀看 但見此人中等的身材 面白如玉 掃帚眉闊目 鼻梁端
正 通紅咀唇 牙如碎玉 雙耳生輪 正在少年 頭上銀紅色紮花武生巾 迎門上茨菰葉
高挑 兩鬢角如意穗頭往下搭甩 上串珍珠 身上一件粉紅色的大衣 繡的大朵牡丹貼錦
沿邊 摺金邊走金線 裡面一件大紅色襯衫 腰裏凸凸囊囊 暗中交代 藏的是刀鏢 粉
紅色的中衣 白底快靴 手拿一把摺扇 搖搖擺擺 帶着風流文雅的氣象 叫道夥計 我
就是一個人 要隨便用點便飯 那跑堂的說道 公子爺你老往這邊來 這公子在後 跟着
夥計也往七爺他們這間走來 那少年見七爺站在門外 用眼看看了七爺一眼 光華奪人 夥
計把這位公子讓到靠窗戶一張桌子坐下 那人要了酒菜 夥計喊下去 工夫不大 酒菜齊
上 這人脫去大衣 獨自用酒 氣度坦然 宏芳有些看的出神 八爺問七爺看什麼 七爺
用手一打手式 弱芳也來到帘下 打起一點帘子 觀看這年輕的相公 趙華鵬道 兄弟快

來用酒吧 要看人家到外邊看 在門裡窺探 豈不叫人家吃疑 說話的聲音宏亮 七爺眼望二爺直擺手 那意思不叫他高聲 趙二爺站起身形 來到門前問道何事 七爺說道 我看此人好似江湖人 我要看出他有形跡可疑之處 便伸手拿他 趙華陽故意將白帘摘下 叫道兄弟 這人在那裏 請你指與我看看 弱芳惡狠狠瞪二爺一眼道 你老怎麼如今不如當先了 這是直言相告的事嗎 他們二個人這麼一嚷嚷 那少年放下酒盃道 七太爺八太爺 也是你老在雅座 我一時未能看見 請你老恕我不讓之罪 阮氏弟兄走出雅座抱拳道 豈敢豈敢 也是我弟兄疏忽 你老早來了 失敬失敬 這武生抱拳道 不要客氣 咱們又親又友 不過客氣 你老雅坐裡有幾位 不論多少錢我候啦 趙二爺道 二位賢弟 咱可不能叫人家候了 宏芳道 那是自然 於是叫過夥計說道 那位不論吃多少 都是我弟兄候啦 這個少年說道 既然如此 我也不爭兢啦 遂將拿出來的銀子 放在囊中 阮氏弟兄也回了雅座 七爺斟上了一盃酒 看了看弱芳 弱芳看了看宏芳 弱芳說道 哥哥 這個少年姓字名誰 咱弟兄在那裡見過 小弟實在疏忽了 把人家忘記了 宏芳說道 兄弟 你不認識他 我也不認識他了 趙華陽高聲道 你們這倆混人 把吾也埋在裡頭啦 候了人家的飯錢 鬧了半天還不認識人家 你們一定是把人家忘了 可惜你們倆人還是大扇門裡當差 阮通擺手說道 二哥 你老別大嗓門了 等着我們想想 也許想的起來 正在此時 又聽得登登登樓梯響 夥計喊道 樓上寶座 樓上的夥計喊道 請 就聽得樓

梯的聲響 響的非常的勻適 這人到樓下 脚尖一登 竄上樓來 站在樓口 舉目四望 手攬着大衣 口中直哇呀 阮氏弟兄心中有事 站在門裡忙往外看 因為二爺把帘子摘了 但見這家少年的英雄 中等身材 虎背熊腰 面似薑黃 粗眉圓眼 雙耳生輪 闊口 青虛鬚渣 剛刮的臉 頭上杏黃色八楞抽口壯巾 迎門高挑茨菇葉 青黃色大衣 豆青護領 微露米黃色中衣 白襪青鞋 這個人透出來威風凜凜 站在樓口 兩眼灼灼放光 夥計讓道 你老往裡請吧 這人微笑道 我不到裡面去了 樓口倒也清閒 你就給我拉過一張桌子吧 夥計們無法 只得把桌子挪到偏着樓口 拉過了一張橙子 這人並不往橙子上坐 一脚登着橙子 直往八義的雅座裏去看 賣座的笑嘻嘻問道 爺台你老要什麼菜 還是有朋友沒到呢 這人說道 就是自己 我吃一個便飯而已 夥計連聲是是是 問道 你老人家要什麼酒菜 這位年少的英雄說道 我要隨時應節可口的好菜 吃好不要多 你快給我做來 我還有要事在身 吃完了好走 賣座的夥計要下菜去 工夫不大 四個酒菜做得 無非是煎炒烹炸 兩壺紹興老酒 端到桌上 少年一看 哈哈一陣大笑道 好夥計 你真能體貼我的心懷 要的菜都對我的口味 回頭必多給酒錢 說話間斟上了一盞 一仰脖 歪就乾了 挾了一口菜 吃着菜說道 哈哈我看你們這羣人 真是枉閱歷了江湖 你們不是爲那件事來的麼 現在就在眼前 你們不能辦事 真是有眼無珠 叫我好笑 哈哈 阮氏弟兄一聽他說話 是話裏有音 就要出去答話 五爺張明急說道 二位賢弟且慢 吾

與你們有話講 阮氏弟兄歸座 低言問道 五哥有何話快講 張明低聲說道 我看你二人
的情形 要拿這吃飯的人當點兒 據我想江湖綠林做了案子 藏遺藏不嚴呢 豈能自己敗
露自己 這人必是有點神經病 你們二人再弄顛倒了 勛斗就栽到家了 據我想莫若多加
慎重吧 這阮氏弟兄一聽五爺之言 甚是有理 心中打算這件事情 正在此時由樓梯底下
跑上三人 乃是阮氏弟兄的體己人 由下面跑到雅座 跟八義客氣一番 然後對阮氏弟兄
道 此地不是講話之所 請二位到下面 咱們談幾句秘密 阮氏弟兄剛要起身 二爺把眼
一立道 呔 你們三位 這必是離間我弟兄 無論何事 也不致於背着我弟兄 怎麼越交
越遠了 七爺說道 夥計們 有甚麼事只管說吧 我弟兄與他們幾位如同骨肉一般 夥計
說道 二位太爺 既然如此 我們說出來 決無關係了 七爺說道 你們只管說吧 夥計
說道 你老要問 今天有西路廳的夥計前來報告 有了案子啦 是咱們該管的地面 七爺
說道 什麼案子呢 夥計說道 因有豆腐房王掌櫃的 新拉來兩車黑黃豆 卸在後頭院裡
昨天鬧賊人 他並不偷豆子 他將黑黃二豆都給摻在一處了 竟將口袋偷去三十六條
豆腐房掌櫃的報案 言說這賊並不是為財 別物不偷 專摻和黑黃豆 這是誠心攪鬧 人
家要打稟帖告官 被我們弟兄將王掌櫃攔下了 知道你老在這裏 故此前來報告 阮氏弟
兄一聽氣的嘿嘿冷笑 大叫這不算英雄 這是下三濫討人嫌的賊人 七爺遂吩咐夥計回去
叫西路廳的頭目去到豆腐房 就說我們必給找口袋 沒要緊的事 也不必上告了 好在

黑黃二豆都能做豆腐 也沒有什麼損失 伙計窺下樓辦理去了 阮氏弟兄此時心中如同熱油澆心一般 酒飯也用不下去了 打算下樓走走 訪查這案子 張明在一旁道 二位弟兄不要急燥 這是小小的案子 咱弟兄再吃幾盃 不是我說大話 到外面這案子就得破 阮氏弟兄無法 只得二番坐下 那個酒焉能用的下去呢 又聽得樓下有人道辛苦 緊跟着走上三名捕快 正是阮氏的手下人 來到雅座 行禮已畢 八爺問道 你們由打那裏來 有什麼事嗎 三個差人齊道 二位太爺 沒事也不敢驚動你老 現在有東路廳的人來報 昨天夜間開了賊人啦 七爺問道 但不知是什麼案情 差人說道 你老知道東城有一位車先生 他的兒子新娶的媳婦 還是一個老秀才 七爺道 是是 那老秀才是一個寫家 又好刁詞架訟 慣打抱不平 這車先生有什麼事嗎 差人說道 昨天晚上失了盜啦 有賊人開箱竊物 把褲子都盜去啦 別的東西一點沒丟 老先生圍着被單 跟鄰居借的褲子 要打稟帖 跟馬快打官司 阮氏弟兄道 別的東西一針一線也不會丟嗎 差人說道 別物一概沒丟 阮宏芳道 東路廳有我一個相好的某人某人 你們到那裡求他見車先生 就提我說的不用打官司 丟的東西 我必如數找回 交還原主 打官司也沒有什麼便宜 又不是班頭盜的 這句話還未住口 又上來了兩撥差人 前來報告 南路廳牛圈裡昨夜失盜 金銀物件都不短 拴牛的橛子和籠頭 細牛的繩子和韁繩都盜去了 拴牛的橛子都拔下去了 又是新來的生牛犢子 牛跟牛在院裏就頂開了牛啦 把掌櫃的氣的幾乎得了慢急 宏芳說

道 煩某人見掌櫃的不必報官了 准給他把東西找回來 東路夥計下去了 那班人 說班頭爺我們是北城的 宏芳道不用問啦 也出了案子啦 差人說道 你老知道北門外開了一個羊肉館 宏芳說道 前幾天我還在那裡請客呢 不是鴻慶園嗎 差人說道 不錯 宏芳說道 他丢了什麼啦 差人說道 他丢的物件還真怪呢 七爺問道 都是什麼 差人說丢的是馬勺漏勺切菜刀 小灶上做菜用的物俱都偷去 七爺說道 這買賣還怎麼開張呢 差人說道 那還開什麼張呢 只可歇一天業了 七爺說道 北路有我的朋友某人 到那裏托他去見鴻慶園的經理 叫他先賃一套傢俱暫用 我必把原物找回 北路廳的伙計答應也下樓去了 阮氏弟兄只氣得混身立抖 體似篩糠 叫道衆位兄長可曾見過 這偷東西的是誠心起闕 要弟兄我的名譽 這不算英雄好漢 趙華陽雙眉倒立 眸子圓睜 說你們哥兒兩住口 拿物件這個人是好漢子 人家既然與你起闕 碰巧了把東西還給送回呢 你們兩有本事把東西找回 將案破了 那才稱得起是我的好兄弟呢 背地裡罵人 真叫哥哥我打心眼裡不贊成 阮弱芳說道 二哥 你老怎麼吃疑了 趙華陽道 你這東西太糊塗了 常言道 同着矮子別說短話 你說偷東西的不是英雄 我的外號叫神偷 豈不叫我不高興嗎 阮氏弟兄抱拳道 二哥 咱弟兄情同骨肉 義共生死 你老要這樣多疑 叫我弟兄何以張口 趙華陽唔呀一聲 說道 兄弟 偷盜竊取乃是好漢所爲 咱想法子找東破西案就是了 正說着話就聽樓口的少年叫道 堂倌快來 那伙計慌張張走到少年英雄面前 叫道壯士

爺 你老還要一個得意的湯嗎 少年說道 我什麼也不要啦 把殘席撤去 夥計將盃盞撤去 算完了帳 開了清條 那人給了銀子 又多給酒錢 夥計千恩萬謝 那人說道 給我打一蒲包點心 要蒸食牛羊肉 夥計答應 下樓去了 工夫不大 把蒸食遞與少年 這少年英雄將蒲包一提 哈哈大笑說道 可惜爾等在外閱歷江湖多年 目中不識英雄好漢 語畢 提着蒲包 哼了一聲 走下樓去 那八義弟兄 怔柯柯多時 惟有夜行鬼張明 提着馬杆 向樓梯下看了看 說道 二位兄弟 枉爲江湖大八義 叫這少年 實此狂言大話 便宜而去 阮氏弟兄說道 五哥 怎見得 張明說道 據我看 大堂掛人頭 偷盜口袋牛橛子等事 必定有他 阮氏弟兄說道 五哥言之有理 待我弟兄追他 語畢 下樓去追 宋士公等也不攔他 追了多時 不見踪影 只得回歸 張明問道 兄弟 可把這人追上了 阮氏弟兄說道 五哥 我二人並未追上 便宜了這個小廝了 張明說道 咱既與他對了盤兒 啦大諒他也走不了 等咱消停消停 再尋找這東西不遲 大約他不能遠走 語畢 歸座 就聽得外面那個武生 站身離坐 走到張明跟前 用摺扇一指 說道 這位先生 我學生要跟您老打攪 五爺白眼珠子一瞪 這武生公子說道 這位壯士 您老有什麼見教嗎 這公子說道 您是瞽目之人 您老怎知道那人是江洋大盜 這二位班頭不加思索 下樓就追 幸虧不曾追着 我想官府裡有錯拿的 沒有錯放的 您這瞽目之人 怎麼信口亂道 要說算命 沒告訴您生辰八字 我要請教請教 張明白眼珠子亂轉 說道 這家公子有所不知 我練的是透體玲瓏眼

這家公子說道：先生你看我是做何生理？你要真能看出，就算你是名家。張明白眼珠子上下亂翻，說我實在才疎學淺，看不出閣下是那路的人。這公子微笑道：本來失目之人，焉能够看的出來？我的面貌骨格，實不相瞞，我是殺人不眨眼的江洋大盜。張明擺手道：閣下乃是一家闊少，不是那衙門的師爺，就是世家的少爺。阮七爺道：因為剛才那一家英雄吃飯，我五哥看他可疑，未能將他拿獲，才招惹的說出不堪入耳之言，叫公子有氣。誰叫我們弟兄是馬快之職呢？我五哥說錯了。另說：這家公子說：只願他胡言亂語，幾乎冤杜了人家。如二位班頭聽了他的言語，將那好人拿住，押在獄中，豈不冤枉了好人？久後說話總要加以檢點才是。說的張明面紅過耳，無言回答。這位少年回了自己的本坐，因為酒飯帳是阮氏弟兄會過了，人家吃完了便走。臨下樓的時候，回頭觀看八義，兩目灼灼放光，露出是江洋大盜的情形。這家公子不慌不忙，大搖大擺，走下樓去。張明伸手一拍桌案說道：我又失了一招。這公子他是賊，七爺八爺，心中也明白，因為剛才他說話露出馬脚，遂脫了大衣，追下樓去，再找這家公子，已不知去向。阮氏弟兄懊喪翻回樓來。趙華陽道：二位兄弟可將那家公子捉回。阮氏弟兄一抖手說道：不知去向了。張明說道：我的見機稍遲，如果我心眼快的話，剛才那個黃臉的人也走不了。說話間弟兄們落坐。從新用酒。阮氏弟兄如同坐在針毡上一般，就聽得樓下人聲曹雜，跑上來幾個夥計，見了阮氏弟兄，面帶驚慌之色，說話磕磕吧吧，叫道：二位都頭爺，咱們這個跟頭可栽到家啦。

八爺說道 什麼事情 快快說吧 差人說道 現在西城根下 有漏勺炒勺切菜刀 還有接板切菜墩 單夾棉都是男女的褲子十餘條 拴牛的橛子 細牛的繩子 牛的籠頭全都有了 還有盛豆子的線口袋 扁担兩條 都是咱們失物報告的東西 我們也不敢去取 打聽是什麼人放下的 問的多時 由城牆上下來一人 身著黃色衣服 黃臉膛 說話藐視我等 言說東西是他的 我們問他 這個東西是你的存貨 還是叫賣 那人說道 我將此物出手 我們問他要多少錢 他說要一萬銀子 我們說你別是有神精病吧 那人說非是我有病 這個東西我來的不容易 我們問他怎麼不易 他言說昨夜盜了一夜 累的通身是汗 天亮的時候 在鼓樓底下還劫賣沙鍋的兩條扁担 我們說你既是匪人 你可認識我們這幾個人嗎 那人說道 不但我認識猴崽子耗子渣子 連你們爲首的小七小八 我都認識 我們抖鐵練子就鎖他 他一閃身 也不是怎麼一抄我們夥計的腿 就抄了一溜滾兒 我們一看一個對一個的 難以敵他 遂抽出鐵尺 一擁齊上 人家連兵刃都不會拿出來 說你們這羣渣子可不行 快叫你們的爲首之人出來 底下還說出不堪入耳之言 七爺喊道 好小輩 真把某家氣壞 爾等前邊引路 二家英雄甩了大衣 各亮趁手的兵刃 回頭觀看這五位（即張文遠等）連動也不動 心中暗道 有宋錦趙庭等 我弟兄也當班頭 沒有你們我們也當班頭 於是並不相約 跑下樓來 直奔西城根去抓差辦案 只見城根下所放的物件 與昨日各家所報失的一件不差 於是擺刀問道 這物件是何人所擺 有幾個看熱鬧的 見了

阮氏弟兄到了 知道必有一場惡戰 忽啦啦俱都散了 只見城牆下站着一個少年 脇下揀着一個杏黃色大衣 肩稍一立 叫道耗子 你要問 這些東西是我放的 八爺一看認識 正是第一樓要酒要菜 末了要了蒸食拿着的 那個黃臉之人 於是握刀上前 叫道朋友 這場官司你打了吧 說話就奔少年前來 這少年并不還手 順着城牆縱出一丈二三 微微一笑道 你們大八義就是這樣威振江湖麼 不容分說 舉刀便剝 這算不了英雄好漢 如要動手 咱借一個地方 不必在大庭廣衆之下現世 說着話一長身越過了護城壕 直奔西去 八爺焉能捨他呢 拿刀在後頭就追 口中喊道 你要是口頭英雄 我可不說好聽的了 七爺告訴夥計 把這些東西取去 都交還失主 用好言安慰人家 吩咐完畢 擺刀在後追去 那幾個夥計收拾東西給人家送去 不必細表 七爺追上自己的兄弟 在後面喊道 可別放他跑了 八爺說道 料也無妨 但是想要追上人家 實在費事 只許人家四六步在前跑着 雖說不使十分勁 也加着刀呢 老哥兒兩加着力 把脚程放圓 堪堪追上 這人才使十分勁 陸地飛騰 向前跑去 阮氏弟兄暗暗長嘆 我弟兄真不如當初了 連一個後生都追之不及 咳呀 真是後生可畏 一點也不錯 正在向前追赶 就聽得壕溝中有人喊道 你們這兩糟毛班頭 胆子都不小 追我們弟兄 看法實吧朋友 鑽天猴阮宏芳握刀向道旁壕溝中觀看 只見黑呼呼一物打來 七爺躲之不及 正中在頭上 原來是一個油脂麻花蒲包 雖說不會受傷 也吓了七爺一跳 只聽壕溝中那人喊道 這叫猴兒帶帽子 語

畢 跳上溝來 身軀高大 猶如半截黑塔一般 生生把阮氏弟兄吓一跳 七爺問道 你是
江洋大盜嗎 這大漢道 我是江洋大盜 有什麼關係 我就在鼓樓底下劫了賣砂鍋的兩條
扁担 爲的是担按板切菜刀 因爲那個蒲包是我二哥在樓上要的蒸食 我們都是同伴的
說江湖秘語我也明白 我這一說你橫豎也就明白了 阮林點頭道 說還是不明白 你就告
訴我吧 大漢把雌雄眼一睜說道 你不明白 你糊塗會兒吧 要告訴你 你就明白啦 弟
兄擺刀上前 來要黑漢的性命 這大漢說道 我不願跟你們兩動手 沒有法子 咱先對數
對數吧 於是掄起大棍 一陣瞎滑拉 你道阮氏弟兄是行家 如今倒變成不行家了 被大
漢一陣狗熊耍棍 鬧的頭昏眼花 阮氏弟兄一撒刀的時候 大漢抽冷子就跑 阮氏弟兄隨
後就追 大漢回頭觀看 喝了一聲 將棍一挂就地 向前一縱就是一丈六七尺 再一挂棍
又一縱 又是一丈多 阮氏弟兄倒看的出神了 靈機一動 說咱們怎麼不追呀 於是才
向前追 大漢跑出去很遠 回頭一看阮氏弟兄在那裏打怔神呢 他把棍往地下一放 枕在
棍上就睡 阮林用刀尖一指說道 好小子 你還敢睡一覺 大漢翻身爬起 說你們才來呀
我都睡一覺啦 就着話把大棍一拄 一縱就是兩丈來遠 阮氏弟兄不捨黑漢 在後頭就
追 正在跑的起勁 忽然閃出兩股大道 只聽黑漢喊道 小哥哥快來救人 我不知那條道
是往咱們那兒去的 這阮氏弟兄甚是納悶 江湖真有碌碌之輩 你說他傻他又能打丈 你
說他不傻 他連道路都不認識 阮氏弟兄遂拉刀上前 正在此時 猛聽路上有人喊道 傻

兄弟往這條道上來 這個樑子是明的 這黑漢拄棍上前 高聲叫道小哥哥 我可把猴兒跟耗子全都帶來了 我都不管了 說話間拄棍逃走 蹤影皆無 這阮氏弟兄上前一看 呆呆發怔 只見迎面正是酒樓上那家少年 甩去長大衣服 肋下襯鏢囊 揸着明煌煌亮銀刀 俊美的英雄說道 你二人如達時務 快回去把這案對數着交了 如要苦苦追趕 我可給你二人刺肉放血 可別說我意很心毒 那入地鼠阮弱芳此時氣的三尸神暴跳 那有工夫跟他說話 擺刀就剝 那少年接架相還 二人動起手來 阮弱芳一邊動手 一邊思索 此人刀法精熟 好似在那裡見過 猛然想起昨晚戴紅鬍子之人 與此人刀法相同 莫不成應在此人身上 阮弱芳刀法加緊 少年刀法也跟了幾招 阮宏芳觀敵料陣 知兄弟贏人廢事 此時是破案心勝 擺刀上前就要助陣 聽得那旁攻圈之內 石人喊道 二位叔父身體保重 孩兒來也 因何與這青年人動手 這人說話之間 已然來到眼前 宏芳一看喜出望外 正是自己的侄男 巧中智取猴子阮英 說道 侄男不要問我二人原因 你武藝不錯 快快上前拿住此人 叔父帶歸衙門受賞 決不食你功勞 阮英隨打身旁摘下包袱 叫道叔父 孩兒拿他料不費事 你老給我看包袱 這就是孩兒流落在外 所積的微物 養生送死孝敬母親 全仗這包袱呢 你老可別把他夫落了 七爺說道 交與我吧 阮英把包袱交與七爺 撒出雙筆 墊步擰腰 向戰場而來 口稱叔父閃在一旁 待侄男拿此小輩 七爺甚喜 叫道侄兒 拿他可要活的 千萬不要傷他 好留活口 阮英說道 拿他易如反掌 於是撒雙

筆直奔那家少年而來 說你真不知時務 這俊美的少年眼珠一轉說道 連八義弟兄都與我有特殊的面子 你劫了我的貨物嗎 你可曾留上記號嗎 這家英雄道 地方盡有 就怕你不敢跟我去 阮英說道 就是龍潭虎穴 我何懼哉 阮英遂轉身而走 說道 你老把我的包袱暫且拿回衙門 阮氏弟兄知道有人保護了 遂直追將下來 真不含乎 阮氏弟兄遂將包袱抗在肩上 就覺沉顛顛的 越跑越重 緊追猴兒阮英 阮英追那少年 追出不遠 見前邊一帶叢林 不是村莊就是鎮店 見那人直奔林中而去 這倆位爺趕到了 一看是吳家老鎮 那位俊品人物 上了一道大牆 翻身落將下去 阮英此時也來到牆下 回頭見叔父也到了 七爺喊道 侄男莫要過牆 那必是賊人的窠穴 必有埋伏 阮英並不答話 越牆而過 就聽裏面噹啣啊呀 乃是判官筆扔在塵埃的聲音 阮氏弟兄大吃一驚 身體兩幌把包袱扔在就地 扣兒摔開 裡面露出大小石塊 哥兒兩甚是納悶 這孩子真壞 他言說是他的極著 怎麼變成了石頭 此時決顧及不到銀子不銀子的 哥兒兩急忙越過大牆 只見阮英雙筆在地 不知阮英的去向 弟兄遂落下墻來 大喊道侄兒 你上那裏去了 活不見人死不見鬼 可痛死吾們弟兄了 只見那旁山房上有一人 好似店裡夥計 用手冲着阮氏弟兄一指上房裡面 這哥兒兩也就明白了 擺刀直奔上房而來 七爺在前 抬起腿來踢門 撲通一聲 雙門應脚而開 阮氏弟兄往裏觀看 又有一件差事驚人 弟兄二人看罷多時 好不吓死人也 因此引出聘請阮氏弟兄 八義遇險 趙華陽帶鏢認姑 俠客雙鞭救友

血戰李家寨 後交不表 單說阮氏弟兄往裏一看 怔了多時 原來裏面是宋士公趙華陽苗慶白勝功張明 動手的那三個人和猴兒阮英 俱都在場穩坐 等候這哥兒兩呢 宋士公率衆站起 恭恭敬敬說話 頗有悲哀之容 叫道二位兄弟不要發怒 且到裡面安坐 聽愚兄談談這場是非 阮氏弟兄也不敢瞪眼了 只得走入屋中 與這哥兒五位行禮 阮宏芳說道大哥 這一場事 叫我弟兄塗糊死了 宋士公眼望趙二爺道 二弟還不叫你那徒弟跪下陪不是 趙華陽正要說話 四位少年全都跪在埃塵 把頭一低 眼目受死 七爺道 二哥但不知他等是何人 爲何在酒樓上戲耍我弟兄 又盜物羞辱我弟兄 願二哥講說明白 趙二爺說道 這白臉打鏢娃娃 他是我一個長徒 他乃是南京姜家寨的人氏 姓姜名鳳字玉龍 江湖人賀號銀鏢將玉面小太歲 提起他的業師也與你弟兄有交情 就是那老和尚普祥 他的天倫叫姜琪 他的叔父叫姜賓 也是咱們道義的良友 因爲要學蝎子倒爬城的工夫 很立些奇功 兄弟你要多疼多愛 姜玉龍向上叩頭說道 二位老人家 在衙門中言語冲撞 面帶假面具打鏢 那都是孩兒 孩兒實爲事所迫 望老人家原諒孩兒 如果二位老人家生氣 孩兒跪倒釘糟木爛 也不起來 阮氏弟兄摻起姜玉龍道 你快起來 不必如此 你鬧衙門爲的公事 自無可言 倘別有原因 咱們再說再議 姜玉龍也不分辯 站在一旁 趙華陽又叫過鐵棍唐奇 追風腿雷順 說明來歷 猴兒阮英就不用引見了 趙二爺見阮氏弟兄不樂 叫道二位賢弟 你不要發怒 這些事情都是阮英出的主意 猴兒在一旁大

吃一驚 心中暗道 咱爺兒兩有言在先 不是不將我露出來嗎 怎麼你老到這時候退了套
啦 阮英想到這裡 趕緊跪在二家叔父面前 泣道 叔父饒姪兒的命吧 大堂掛江米面的
人頭 實是孩兒所爲 打鏢跟你老動手的是我大師兄 偷盜竊取是我師傅與孩兒阮英 白
晝上你老衙門討債 說出不堪入耳的言語 那是唐奇 都是我教授他的 白晝在第一樓化
裝相欺 也是孩兒的主意 望求叔父看孩兒只當發個賤 此時雷順姜玉龍也都跪在阮氏弟
兄面前 這弟兄用手摻扶四個少英雄 說究竟你們的用意何在 須要當面說明 四個人
站起來 一看趙二爺 趙二爺剛要說話 宋士公站起 未曾說話 眼淚如同斷線珍珠般落
下 說二位兄弟 鬧揚州的起緣 都在哥哥我一人身上 阮弱芳抱拳道 大哥 你老不要
難過 有用我弟兄之處 粉身碎骨在所不惜 宋士公道 此事關係重要 一言難盡 宋士
公未曾說話 想起金公子在監受罪 心中酸痛已極 眼淚跟着一對一對往下掉 於是將保
金公子入都進寶 一路上所經過之事 直至都城 王文義喪盡天良 把七寶珠以假抵真
將金公子押在監牢受罪 欲明此事 非拆聚寶樓不可 所以來到揚州聘請二位賢弟 幫助
愚兄二拆聚寶樓 救出金公子 因恐二位賢弟戀此班頭虛榮 故劃出種種計策 使二位賢
弟知當班頭之難 好毅然隨兄前去 盜七寶珠 千古傳名 至於後面無論有多大亂子 都
是愚兄去打官司 不怕把我千刀剮 只要救出了金公子 愚兄雖死無憾 二位賢弟你看哥
哥這大年紀 貪上這個逆事 千里迢迢來請二位賢弟 實不容易 望二位賢弟幸勿見却

語至此 撩衣就要跪倒 八爺用手相摻 說大哥 這件事也是阮英之過 咱弟兄見面 就當實話實說 我們弟兄一定請長假 這麼一來也好 常言道 好花看到半開時 我弟兄當班頭 就好比花未開到盡頭 趁此撒手一去 倒也不錯 以後不栽跟頭於外人 都是兄長所賜也 至於聚寶樓 他無論有什麼奧妙 真龍真虎真水真火 弩弓藥箭 等等 別說還有我大哥接後場 就是小弟 足能破聚寶樓 這個聚寶樓在兄長面前 是個難事 在小弟面前 猶如兒戲一般 手到足能得獲七寶珠 趙華陽道 唔呀 吾的兄弟 你這才是好兄弟呢 所有今日以前的事 咱可就不許再提 只許幫助大哥破聚寶樓 但是我這羣徒弟實在罪無可容 沒有別的 小兄帶領徒弟們跪下了 趙華陽這一跪 連宋爺苗慶白勝功也都跪倒 八爺伸手相摻 對宋士公說道 大哥你老不要折煞小弟 此去破聚寶樓 小弟是鞠躬盡力死而後已 語畢 滿面倉然 惟有猴子阮英 心中暗道 我老叔還沒動身呢 便出此不利之言 不表阮英心中之事 衆人站起 二次重新落坐 阮英說叔父 孩兒斗膽大言 還有一個最後的主意 並不用叔父告假 就如同請長假一般 你老到衙中請府台作一套海捕公文 就說破案 天涯海角 必要把賊人捉到 以振名譽 這一來 二位叔父名正言順 知府決不能留難 如果請長假 官府必翻臉無情 他說你老不破案 不許請假 那麼一來 倒費手續了 阮氏弟兄聞聽 十分贊成 正在此時 外面的夥計把包袱皮及雙筆都送來 阮弱芳一看說道 好阮英 叔侄見面 你先用石頭壓我們哥兩一下子 阮英說道

要沒有石頭押着 你老在串路將我們追上 必有一場仇殺惡戰 大家一聽此言 哈哈一陣大笑 又有店夥進來報道 外面有差人好幾十名 前來尋找二位班頭來了 阮英說道 二位叔父 你老先迎出去 如此這般 把他們打發回去 阮氏弟兄來到外面 對衆捕快說道 賊人已然逃匿無踪 我弟兄在此店遇見了朋友 正商議訪查賊人之計 咱們可暫回去 衆捕快信以爲真 遂同阮氏弟兄反回了捕快房 這爺兒幾位 要酒要菜 歡叙一堂 當夜就在這坐店中安歇 一夜無書 第二日清晨 衆人理髮包巾 吃茶談話 外面夥計進來報道 現有二位班頭來到 宋士公等出外迎接 來到屋中 放下包袱落坐 趙華陽問道 怎麼了 阮氏弟兄說道 我二人見了知府王雲清 言說賊人奔北方走下去了 請求海捕公文 前往捉拿 並有朋友幫忙 順便連看望老師 那知府素日最信我弟兄 并不猜疑 叫師爺給辦了海捕公文 並賜路費 這筆賞銀是二百兩 除去還弟一樓飯帳 其餘都賞與了衆弟兄了 臨來的時候 我們給家中寫了一封 連阮英的消息也都告知家中了 七爺說着話把海捕公文 打開給大家觀看 大家甚爲喜悅 看畢 仍包在包袱之內 八爺叫道大哥 現在你老的事急如星火 你老還約別位不約呢 宋士公道 要約人的話 也就是六弟陶遇春 叫他担任破樓 八爺微笑道 大哥 你老言說在蘇州請五哥之時 遇見半痴瘋王明 他言說國舅馬雕動本 要拿金煥文合家滿門 以正典刑 咱們此時無一耽悞 金公子豈不危險了 依小弟之意 咱們不用大哥 急奔京中 因爲小弟與六哥學的本事 不似當初

破騰蛇陣那樣了 自從破騰蛇陣 小弟受傷後 又與六哥學了十年消息機關 現在六哥會什麼 小弟便會什麼 雖說不能直追我六哥 大約也差不了多少 現在金公子在監中當然度日如年 倘或真個拿了全家 容咱們弟兄將我六哥請到 豈不一般都悞 常言道 救兵如救火 依我主意 咱們星夜狂奔汴梁 救出金公子爲是 宋士公哈哈大笑道 這也是金公子家門有福 八弟將消息機關學通 咱們就不用聘請六弟了 就此起身吧 書要簡斷 衆人算遠店賬 出離了店家 直奔陽關大路 在路途之上 有話則長 無話則短 這一日到了三陽鎮地方 一打聽並未出了揚州 趙華陽唔呀一聲道 咱們今天要住在這裡 未免早點 此時太陽剛平西 咱們要再走幾十里路程 豈不是又離東京進一步嗎 大家聞聽此言 俱都同情 如是加力前進 這其中最受罪的是唐奇 抗着鐵棍 挑着衆人的包袱 跟在後邊跑 走出約有三十餘里 天氣昏黑 道路之上竟是稻田 只聞流水潺潺 荒草沒脛 出門的人 是遠怕水 近怕鬼 一點也不錯 老人的古語 實在是閱歷之談 夜行鬼張明把杆子一抗說 衆位 我每天跟大家走道真驚拗 吃的陽間飯 走的陰間道 這一黑天 出手不見掌 有多不好走 叫我這失目的人可怎麼走 這是誰出的主意不住店 學鬼走道 唐奇抗着衆人的包袱 在後頭啊了一聲 說衆位小哥哥 我唐奇是雌雄眼 這個雌眼 黑夜不管事 咱又是一黑就睡覺的人 倘一打盹兒 一步失脚 就掉在井裏了 豈不成了坐井觀天麼 神偷蠻子趙華陽說道 傻小子 你怎麼跟你五叔是一頭的了 他是夜明眼

越黑越得力 他那個話是倒說着哪 唐奇一吐舌頭笑道 師傅 我五叔說瞎話 我也沒說實話 我這個雌眼一瞪 遠近都打到了 告訴你老 一百步外有一個土堆 我早就看見了 趙華陽不信 說列位站站 我順着這條道探一探 大概怕地道走糊塗了 於是衆人在此候等 趙二爺走出不到白步 果然道旁有一個土堆 于是仍向前走去 忽聽遠遠有喇叭的聲音 趙二爺一怔 立住道旁 等候這人來到觀看 原來是一個挑柴的人走到 趙華陽抱拳唔呀道 這位樵夫兄 吾要打攪 樵夫一聽 慌忙走到趙二爺面前 留神一看 吓的小子亡魂皆冒 遂將柴担放在埃塵說 這位好漢喚我有何話講 且趙華陽上下打量樵夫一番 身高在六尺 項短脖粗 高挽牛心纂 橫別骨頭簪 戴一個草帽圈 藍布的褲褂 一條抄包紮腰 高桶襪子大靸鞋 臉上看去真切 暗中代表 尖鼻樑薄片咀 嘴上青虛虛鬚碴 這個人暗藏精神 他這扁担還是鑄鐵夾鋼打造的 趙華陽可不留那個神 對樵夫說道 好說 現在我們十一位由三陽鎮起程 因爲天氣晚了 走入稻田地中 失迷了路徑 敢求樵夫兄指條明路 我們好奔東京汴梁 感激非淺 語至此 深施一禮 這樵夫笑道 我當是何事 這是小事一件 現在天氣昏昏 我告知你老 你老也不易走出稻田地去 我帶着你老走兩步不好嗎 趙二爺說了一聲 有勞樵夫兄了 於是向宋爺喊道 大哥 現在有引路的君子了 衆人遂趕到面前 樵夫引路 走到中間談着話 問這樵夫姓名誰 樵夫說道 在下姓張名正 大八義也不留意 因爲忘了他的外號啦 這小子叫鐵扁担張正

張正遂問羣雄姓字名誰 大八義報了名姓 這小子在頭前引路 腳程加快 因為他是賣苦力的人 腿底下快 也是常事 衆人也不疑心 工夫不大 走到一片桑樹林 阮弱芳見林中土地鬆軟 桑樹枝葉茂盛 阮弱芳心中起疑 剛要攔住衆位英雄往前進 就在話未出口的時候 前邊那樵夫忽然把扣兒開了 嘩啦啦一聲 落在就地 鐵扁担張正一回頭 把後頭的柴禾一踹 橫着鐵扁担向大八義打來 衆人隄防不及 向外便縱 只聽得嘩啦啦一聲響 衆人俱都落在陷坑 這坑底下都是過羅的細石灰面 摔一下倒不要緊 石灰薰的實在難受 兩目俱都迷糊 兵刃也鬆了手啦 你道八爺弱芳初次破頭倒五行八卦籐蛇陣 在裝熊口挨了一箭 這次出世 許宋爺破聚寶樓 半途受消息的害 這就是不利 英雄有技不得施展 大將常死於小卒之手 以三尺孩童都知道的陷坑 竟陷入義 這也可以說時也運也 不提 義弟兄身遭不測 且表鐵扁担張正 見八義陷入坑中 把鐵扁担一橫 向四外觀看 並無旁人 張正哈哈一笑道 這也是天網恢恢 疎而不漏 該當爾等命絕此地 語畢一招下嘴唇 打了一個呼嘯 在樹上的嘍卒由樹上爬下 暗中代表 樹上這三十餘人 都是手明眼亮 跟鐵扁担張正作買賣的 這塊陷坑分臟板淨板梅花板 可並不是爲大八義預備的 他們爲的是遇有官人捕盜 抵敵不住 或遇同行的不開面子的 好往這塊地引他們 落在淨坑裡拿活的 落在臟坑裏拿死的 總算八義弟兄有德 落在淨坑之內 張正見嘍卒下來 厲聲喊道 衆位弟兄 快振起精神拿人 這一羣就是江湖中的眼中刺肉

中釘 將他們一網打盡 給江湖之人好報仇雪恨 語畢 遂去林外巡風 嘍卒答應一聲 取了撓鈎套鎖繩子 然後搗開翻板 將八義弟兄俱都搭上來 四馬倒攢蹄細好 又將兵刃俱都搭上來 然後對張正道 回稟張寨主 把這羣孤雁都細綁好了 張正道 你們過了數目沒有 共是多少人 嘍卒一點數 只老少十名 張正一搖頭 說這是十一個 怎麼會有雙無單 嘍卒一抖火種 按坑查找 並不見人 唐奇喊道 好燒耗子的 你們不是好漢 穩住了拿人 算不了英雄好漢 張明一翻白眼珠子 往四外觀看 一看被擒的 就短神偷蠻子趙華陽 心中喜悅 暗道 我們大八義也許是命不當絕 那位不好鬥 單把那位漏下了 大概也是大八義命不當絕 此時鐵扁担張正過來一看 少了那個 他也是發怔 正少了趙華陽 於是告訴嘍卒 把他們十個人到回山中 交與總轄寨主報功 如問某家 就提我尋找江南趙去了 或將他拿獲 或將他首級帶回山中 衆嘍卒答應 用杠子花槍 兩人抬一個 直奔李家寨去了 連衆人的兵刃也都帶到 且說張正把鐵扁担一擊 走在林外 只見一道黑影 站在他的目前 正是神偷照不肖趙庭趙華陽 因爲在二爺問道的時候 並未看出張正是江湖人 正在往前行走 二爺就覺着一陣肚子疼痛 遂落在後面 在道旁大解 有工夫的人輕易不得病 偶然間有了病 還是弄不轉 二爺是蹲在道旁呿牙咧咀 越鬧肚子越痛 越着急越沒完 工夫大了 二爺恐怕衆人走遠 追之不及 好歹的拉完了屎 提上中衣 繫上腰帶 施展夜行術 緊緊追趕 猛然抬頭一看 在道旁站着的正是鐵扁

担張正 趙華陽問道 樵夫兄 吾的哥哥兄弟徒弟們那裡去了 你爲何怒氣不息 提着扁担在這裏所爲何來 張正嘿嘿一笑 叫道蠻子 你死期已至 還目不知 我要不對你說明 你還在纜子裡睡覺做握着明的夢呢 我姓張名正 語此此 把鐵扁担一舉道 這桑樹林中有消息機關 我已將大八義全數捉了 已派嘍卒抬入吾的山中 某家特在此等候 將你捉拿 好一網打盡 趙二爺恍然大悟 才知道他是江湖大响馬 在漢家寨遇見了賣藥酒的草中蛇張祥 將吾灌醉 捉我到漢家寨 張文遠在漢家寨打死張祥 我們大八義與他有殺兄之仇 於是脫了大衣 斜插柳繫在腰間 張正見趙華陽亮出習鐵刀 哈哈一笑道 你如何能 說話之間 鐵扁担向趙二爺胸前戳來 二爺一看他這招兒就明白來 是莊家六棍的招數 趙華陽身形向右一斜 伸手拊他的鐵扁担 張正橫扁担 撲面蓋頂砸來 張華陽身形往裏一進 用貼身的招兒 去戳他的腕子 張正向後便退 換招遞棍 二人打在一處 一來一往 也在三二十箇 要論二爺的武學比張正高的多 因爲趙二爺心中惦念衆人 精神上未免受了打擊 這武功就仗着精神 心氣胆 這一分心 可就吃了虧啦 趙二爺刀向人家頭上一剝 張正並不躲閃 容摺鐵刀離頂切近 左手一撤扁担 霸王擡鞭的架式 照定摺鐵刀砸來 扁担正撞在摺鐵刀上 趙二爺說聲不好 將刀撒手 鐵扁担一個盤頭式 直奔趙華陽頭上砸來 趙華陽只聽得唔的一聲 略一閃身 又聽得撲的一聲響 頭上包巾被人家打落埃塵 趙二爺只覺兩耳生風 向外咧出五六步去 自從趙二爺出世以來 宋

常在的失敗之苦 頭髮蓬鬆 狼狽不堪 張正哈哈大笑道 我當你有大本事 原來無三合之勇 真教寨主可笑 趙二爺有心徒手戰他 又一回想 我手有軍刃 尚且失敗 如被他將我捉住 我們大八義就無生路了 二爺思索至此 一伏身便走 仍奔剛才那條路上走去 張正不捨 搖扁担隨後追趕 嗚叫一聲 蠻子慢走 拿頭來見我 趙二爺入了稻田 這片稻田沒有水的地方 都是泥濘之地 不過地皮兒漂亮 要是沒有工夫的人 走在上面 必然下陷 二爺把氣一提 往前逃走 張正也跟隨追入稻田 這小子身體沉重 撲通一聲 陷入泥濘之中 張正一聲怪叫道 好他娘的喪氣 遂拄鐵扁担 向上便縱 兩條腿可出了泥啦 鐵扁担又陷在泥裏啦 剛一拔扁担 兩條腿又進去了 小子急的混身是汗 劈啦噹啷 好容易出了這塊淤泥之地 趙二爺已竟走遠 此時二爺是尋兄心勝 正在往前走 着 猛聽得路上有馬踏鑾鈴響的聲音 離臨切近 乃是一匹桃紅馬 鞍韉鮮明 外手掛着一口軍刃 名叫苗刀 這宗刀苗子最長 在四尺以外 刀把一尺二寸 共五尺多長 這宗兵刃 馬上步下 俱都能使 講究走式進招 二十回手 拆開了有五百餘手 馬鞍轎上端坐一個醜女子 這個丫頭立起 身高約在五尺 俺然虎體彪軀 頭上的黃髮打捲 真稱得起叫環絞的獅子毛 在大宋時候 這位女子早佔了時毛的地位 說句文明時新辭兒 就叫摩登 可是掛上泥啦 一塊大紅手絹轅頭 兩頭雙勒蝴蝶扣 大紅飄帶洒於背後 兩個大薄片耳環 掛着黃登登的黃圈 還套着三環套月的小圈 上墜着金鈴 嘩啦啦亂響 面似

新磚 一臉大油麻子 一個麻子套着七八個小麻子 要長了爪就爬 兩道黃眉 向上挑着 一雙鈴鐺眼 黑白亂轉 獅鼻 還是塌鼻露孔 大咀咧腮 擦着一臉粉 如同冬瓜皮上 掛的白霜一般 上身石榴紅半截大衫 沿八寶大鑲邊 前後掖衣襟大挽袖面 一條紅巾繫 腰 左肋下有一個大紅兜囊 凸凸囊囊 是他的暗器 葱心綠的中衣 鎖着狗牙 是甩腿 褲 穿着大紅鞋 這對金運真有三寸不足 二寸七八 可是大脚指頭 腳後跟向外撇着 說實尺寸足夠一尺零八 真叫裏勾外連 望海寺和尚的名字 這叫樞寬 老道的名字又叫 長肘 真是黏乎黏乎的飛天不落天 蘆花大野鴨 胳膊更似房梁 大腿亞賽房花 大肚囊 兒 搭拉着 够草包的稱呼 趙華陽看畢 吓了一跳 那像個人啊 活活賽母夜叉 二爺 唔呀一聲 叫道 你是何人 少要前進 你可把吾吓着了 醜丫頭一摸扯手 馬不前進 仔細一看趙二爺 似乎眼熟 問道你是何人 趙華陽報了名姓 丫頭一聽 把黃板牙咬的 咯吱吱直響 說道 尋你好似軋沙求油 今日不想遇上啦 江南趙你可知道賽無鹽母夜叉 黃春花的厲害 吾的哥哥叫金刀黃月林 在濮家寨被爾等殺敗 適才張寨主拿了十個人 只漏了你這蠻子 不料被姑娘看見 也是你死期到了 說話間由外手勾上摘他的得勝刀 趙華陽一看 心中暗道 他要把刀抽出來 我徒手如何能行 想到這裏 二爺急的 幌腦 袞 因爲頭髮蓬鬆 一路亂乍 母夜叉的馬吓驚 往旁邊一擺頭 讓出道路 二爺一縱闖 過去了 又聽那旁有人喊道 前邊可是大妹妹黃賽花 丫頭啣了一聲道 正是我 可是眼

二哥嗎 張正道 是我 快把仇人趙華陽拿住 可別放了他 女賊說道 他奪路逃走 我還真沒有擋住 趙二爺回頭觀看 唔呀一聲道 你們兩個是打柴的 一個醜丫頭這裏頭必然有事 你說你是姑娘 叫我看你是姑娘的老老 那黃賽花怪跟圓靜 不由的大怒 伸手登出一隻子午鏢來 心中暗道 我多娘个叫我輕易用 這也是無法 一抖手奔鬚子脖頸打去 大叫一聲 拿命來 你家奶奶 趙華陽正在回頭之時 卻知鏢到了 吧的一鏢打在肩井穴上 趙二爺就覺身體發麻 幾乎倒在地 丫頭一圈馬 奔一爺而來 趙二爺疼的一聲鬼叫 一幌腦袋 頭髮一乍 把丫頭的馬吓驚 敗路就跑下去了 丫頭不住的在馬上喊道 張二哥你拿趙華陽他跑不了 身上中了我的子午鏢啦 你可想着得回我的鏢 張正開聽喜出望外 叫道妹妹望安吧 交給我拿活的 於是擺扁担 追趕江南趙 二爺就知道此鏢有毒 打算自己起鏢 簡直來不及 二爺只得忍痛 慌不擇路的緊跑 張正在後面不捨 緊緊追趕 趙華陽起先還能跑 後來越跑越無力 腿腳發軟 拉着腿跑 張正哈哈一笑 叫道蠻子你不必希望活啦 跑了也是死 那藥鏢乃是刺客所與 你連二里地也跑不出去 麻藥一行了 就得躺下 你要此時受細 還有你許多的好處 趙華陽連頭也不回 拚命而逃 正趕上前邊一道土坡 咧裏咧斜 好容易跑上坡去 在下坡的時候 雙足就無根了 竟古轆下去 張正跑上土坡 用目向下一看 厲聲說道 趙華陽你死期至矣 語畢 縱上土坡 一舉扁担說了一聲打 吧的一聲 火星子亂冒 震的張正兩臂膀發酸

生生把張正氣壞。原來是一件紫緞英雄籠，給道旁的石碣圍上了。賊人氣的哇呀亂叫，好你江南趙無怪，你成名江湖，這個命蟬脫壳太好了。我明明看見你滾下來的，於是四外尋找二爺。這且慢表，單說趙二爺假意滾下了土坡，順手把紫英雄籠給石碣子圍上，自己一路歪斜，走入青苧叢中，回頭觀看張正，果然上了二爺的當。此時就覺心中發迷，眼頭冒金花，耳輪中就聽得有雞鳴的聲音。趙二爺知道必是村莊，努着力往前跑去。果然是一座村莊，此莊屬揚州管陳家莊。二爺可不知，正在往前跑着，見道旁隱隱有燈亮兒，原來是一家黃酒館，兩間門面，後面勾連搭十二間，正是一所小三合房。書中代言：「這個酒店，在開市時，乃是一間門面，東家創的成了一所三合房子，因為勞心過力，吐血而亡，拋下了一個婦人，一位姑娘。這位老太太自從接了丈夫的事業，帶領幾個夥計，還真把買賣作起來了。那一日鄉親們來見這位老太太，言說有一個姓陳名四的，是你老一個本家侄子，因為他把自己的祖遺產業，俱都蕩去，如今十月天氣，尚未穿棉衣，堪堪凍死。大家都看着他可憐，所以來見這個酒館的老婦人，說你老要可憐他，把他留下，也不叫他白吃飯，當上一名小夥計。如果他能够負苦，你老成就成全他。如果好吃懶作，你老再把他赶走。」老夫人因為看他在鄉親的面上，又看是是本家侄子，遂將他留下。陳四立刻到酒館，也穿上棉衣了。初時他的嬌娘不給他好氣，後來一尋他真能負苦，真能兢兢業業，老婦人遂將他收在膝下。這就叫敗子回頭，餓死狗，這位老太太將諸事都倚靠陳四的身上，到

了歲暮之時 算了大帳 很有餘力 老婦人遂叫道四兒 你也老大不小的了 我跟前就是
一個姑娘 將來出閣 也就是給他點陪嫁的東西 那時就剩下咱娘兒兩啦 你從此好好做
生意 我必給你娶一個媳婦 如果不好生幹 別看我雖然收你爲子 我也一樣把你趕出去
陳四說道 嬌母 我說我好生幹 你老也不知道口與心一般不一般 咱娘兩是路遙知馬
力 日久見人心 老太太聞聽此言 甚是喜悅 過了燈節 買賣開市 陳四這份抱本守已
真叫第一丁 老太太果然給他說了一個媳婦 秋後就要 過門來 這天晚間 陳四忽然
想起秋後就要娶媳婦 自己真是夢想不到 因爲當初自己家業大 俱都揮霍出去了 竟至
要了飯 自己又肩不能担石 手不能提籃 日久必然餓死 沒想到嬌娘收留 雖然自己改
了心啦 也想不到把媳婦又混上了 打白天就這麼思想 直至夜晚躺在鋪上 仍是思想
弄的一夜也不會合眼 直至天光微明 閉着眼睛就是睡不着 忽然聞得酒氣清香 酒癡一
動 爬起來把油燈掌上 拿起酒提往罈子裏打酒去 忽聽外面有了動靜 正是趙二爺 走
上台階上 剛要拍門 爲的是求人拔下毒鏢 那知已然力盡 大吼一聲 倒於台階之上
陳四一聽外面鬼號 心中一慌 連酒罈子帶人 俱都摔倒 洒的滿地是酒 陳四迷迷糊糊
倒在就地滾白沫 驚動了後面的老太太 因爲老太太是武學的底兒 正在後面跟姑娘練
工夫呢 忽聽前面有了動靜 遂將兵刃放下 直奔前櫃 早聞得酒氣撲鼻 姑娘遂取引火
的物件 將燈兒掌上 只見陳四倒在地下 酒罈子他摔啦 老太太伸手將陳四摻起 給他

活動活動 把氣眼都捏了 陳四緩醒過來 老太太道 四兒 你真沒有初息 偷酒吃算不了什麼 何必倒在就地 裝魔作樣 陳四口稱嬌母 非是孩兒偷酒 因為孩兒睡醒 想起酒來 不知明日够賣的不够 點了燈光 照不見罈子裏面有多少酒 才用酒提試探 那知孩兒剛把酒提往罈子裏 挂 就聽得外面一聲鬼叫 把孩兒吓的摔倒就地 不知怎的 把酒罈子也帶在就地 老夫人嘆的一口 睡了陳四一臉 說分明你是偷酒喝 還要與我掩飾 不知好歹的東西 那位姑娘說道 母親不要威嚇我的兄弟 女兒也聽見前邊一聲吼叫 老夫人說道 你這丫頭 你還幫他撒謊嗎 姑娘說道 不然我開門觀看 便知端的 老太太其實也聽見了 恐怕陳四是偷酒 所以追問 一聽姑娘這說法 遂把氣也消了 這才叫道 四兒 你就開門觀看 陳四把門開放 老太太一看 果然直挺挺躺着一人 叫道姑娘這是咱們得罪人啦 這就叫移尸 因為咱們賣入口之物 講究的是乾淨 明日都知道咱們門口有了死倒臥啦 誰也不來吃酒 正在說着話 只見二爺手一抓 脚一登 老太太愕然說道 怎麼這人還不會死呢 叫道四兒 你過去摸摸他 胸口上還有氣息沒有 鼻孔有出納的氣嗎 陳四說道 嬌母 你老要省兩頓飯 我要過去 他要將我掐死 那可怎麼辦 老太太說道 你真無用 於是回頭看了看姑娘 心中暗道 我焉能叫姑娘伸手呢 我自己去看吧 這位老太太走到江南趙面前 用手一摸 胸口是熱的 跳的度數很高 就知道此人命不該絕 叫道四兒 救人一命勝造浮屠七級 見死不救 枉爲人類 你可能把他拖到

裡面喝 陳四說道 婦娘 我連摸也都不敢摸 我焉能够借他 老太太說道 我教他進黃酒館吧 也是前生之緣 於是把趙二爺就於同挾小鷄一般 挾到了裡面 把趙二爺放在榻上 剛要給他盤腿 忽然看見井肩上一隻鏢 血尙未流出來 那老太太一伸手 捋住了鏢苗子 把鏢起下 紫黑血如同水激子一樣 冒出一股子 然後滴滴點點流下 仔細一看 把老太太可吓着了 原來是自己所製的子午鏢 此鏢長在五寸 後面是一個八楞疙疸 鏢尖上藏着三分長的鋼尖子 有木變石的毒質 老夫人擊鏢觀看 不由的心中難過 說道姑娘 咱們家的鏢 怎麼會把這個人傷了呢 姑娘在老太太背後說道 娘親 當初我父親留下六隻連環鏢 你老不是傳出去三隻嗎 不問可知 這個人跟他必是仇敵 不然就是官人 老太太說道 當然是他了 丫頭呀 丫頭呀 當初我傳你本事 曾一再囑咐 萬不可輕發 如今你却用此鏢傷了人啦 我必追究始末 如果你用之不當 老娘焉能與你善罷干休 於是一按江南趙的氣眼 用手一摺二爺的氣眼 趙二爺睜眼觀看 見面前三個人 後邊似乎是一個姑娘 自己走去了 前邊這位老夫人 身高在五尺以外 頭上蒙着一塊黃紗 身穿半人衣服 慈眉善目 真好似南海大士一般 旁邊一位青年 高挽牛心纂 一身短衣服 白襪青鞋 長的倒也清秀 趙二爺心中暗道 必是我死了 碰見這許多的孤魂怨鬼 這個老婆准是施茶的媽媽 我可不能喝他的茶 那就叫迷魂湯 喝了下去 把前世的事一概都忘了 此時就聽老太太說道 四兒 有開水給他沏一碗糖水喝 趙二爺擺手說道 唔

呀 老夫人 吾可不喝迷魂湯 吾要喝了 必將前世的事都忘了 老太太氣的往後倒退說道 你這人真不識時務 怎麼拿老身當了死鬼啦 陳四在旁說道 你不要胡言亂語 你被人打了一鏢 來到我們酒館外面 已然死過去了 我們將你救進酒館 這就是你命不當絕 趙華陽這才想起剛才奔一個燈光走來 一定是被人家救了 想到這裡 口稱老夫人 我應當給你老行禮 恕我受的鼻毒藥鏢 不能動轉 老太太說道 這個鏢你不明真象 此鏢叫子午毒鏢 出在少林寺 會用此鏢的實在不多 打你的這個人 是一個醜丫頭騎着紅鬃馬 手使苗刀 對也不對 趙二爺聞聽 生生吓壞 叫道老夫人 怎知那丫頭的來歷 老太太說道 實不瞞你 那丫頭是我的義女 這毒鏢是和我所學 江南趙一聽此言 機伶伶打了一個寒戰 分明是逃出龍潭又入虎穴 焉能活的了呢 趙二爺想到這裡 抖衣而戰 老太太說道 你不要如此 我雖然與丫頭有關係 我可論公理 決不徧袒 究竟你因何受了此鏢 你家鄉住處 姓字名誰 都對我說明 如你們雙方各有是非 我必出頭給你了解 倘若丫頭蠻橫無禮 兒戲人命 我必助你把丫頭除了 二爺說道 吾姓趙名庭字華陽 外號人稱神偷照不肖 同堂學藝八人 吾大哥姓宋名錦字士公 外號人稱美髯豪俠 吾排行在二 也會在羣英館賀號戴花 老夫人聞聽 點了點頭 說道 你們是江湖有聲價的人 老身倒常聽說過 但不知你家住那裏 趙二爺道 吾乃浙江紹興府會稽縣趙家莊的人氏 老太太聞聽此言 心中一陣悲感 眼圈兒含着眼淚 鼻子翅一發酸 恨淚落下 叫道

士 你是祖居那裡嗎 趙二爺答道 吾正是祖居那裡 老太太說道 你既是祖居 可知道趙家莊下趙家莊嗎 趙華陽道 吾是上稍家莊 因為四十年前只是一個趙家莊 因為起蛟鬧水 趙家莊的人逃災避難 出去好幾十里找高埠處居住 大水鬧的日期很多 竟在逃難的這個地方都落戶啦 又開了生意買賣 後來水退下去了 可就沒有都移回來 所以成立了一個下趙家莊 吾住的是上趙家莊 老夫人點了點頭 說你的年紀五十來的了 我要跟你打聽一家首戶 當然你能知道 趙二爺道 但不知是那一位 夫人說道 一位姓趙士科一位叫趙士顯 這位趙士顯 書名又叫趙士元 趙華陽說道 這兩位不是外人 那趙士科是先父 一位是我的家叔 因被水災 逃往在外 直到如今音信不通 這夫人聞聽 啊 啣一聲道 原來你是經郎兒到了 吾的兒呀 趙華陽一搖頭 唔呀一聲說 我年到半百 自己把乳名都早忘了 來到這裏竟把乳名混出來了 於是叫道老夫人 怎知愚下乳名 老太太二目落淚道 不但知你乳名 連你母親何門何氏 即汝家瑣細之事 我無所不知 趙華陽聞聽此言 呆呆發怔 心中暗道 我家中之事 這位老婆何以知曉呢 於是叫道老太太 你老所說都對 但不知你老何以知曉 老夫人說道 你們老趙家有門至親 漂流在外 你可知道嗎 趙華陽恍然大悟 說道 我有一位姑母 我可不當叫他老的名字 我那姑母乳名叫趙榮花 我的小名叫經郎 就是我那姑母給起的名字 老夫人含淚道 經郎 你想你那姑母不想呢 趙華陽道 姑母如同我生母一般 焉有不想的道理 老夫人聞聽此言

放聲大哭 吾的兒呀 肉呀 想不到在這裡我又見了娘家人啦 我就是你的姑母 趙二爺亦放聲痛哭 要行大禮 老太太說道 姪兒你帶着傷呢 不要行禮 這都是我目不識人 把毒鏢傳與他人 却打了我的姪兒 趙華陽道 你老是女流 怎會曉得毒鏢 又能傳與旁人呢 老夫人悲哀說道 錯非你是我的侄兒 不能不對你說 提起我學鏢 苦死人了 暗中交代 華陽的先祖父名叫趙榮 這位大人在世之間 長於武技 刀槍弓箭 十分了得 由舉人出身 做到潼關的總兵 宋朝有三個險要的關口 非名將不能鎮守 第一個就是青龍關 就是現今的張家口 那個地方和西羌接連 列國時 犬戍入關 就是由張家口入關 第二道關口 就是天下第一關 現在的山海關 那個地方胡人最不好惹 常勾結內外 豪擾亂中國 精忠傳上金兀朮九伐中原 捋去徽欽二帝 第三道關口 就是潼關 是長安的門戶 那個地方 日進斗金 在當時又叫作金斗潼關 這位趙榮鎮守潼關 把蠻人鎮住 趙大人在潼關多年 生了二子一女 趙大人真是海外天子一般 一日有响馬作亂 爲首的响馬 名叫飛龍虎 帶領一萬馬步隊匪人 外侵西夏 內侵宋室 這賊擾到潼關 趙榮定了一計 聯合民衆 詭言獻關 飛龍虎認以爲實 率衆接關 被伏兵所殺 所有賊人盡被殺散 因此趙總兵與匪人結下冤仇 後來飛龍虎的羽黨 又聚了二百餘衆 化裝莊稼人打扮 闖入衙門 殺趙榮一個迅雷不及掩耳 多虧民勇接應 殺退了賊人 保全了大家 事後趙榮檢查損失 忽有小卒來報 後樓的小姐被人用棉被捲去 趙榮聞聽此言 吓了

一眺 趙榮急傳集兵將 下令道 現在小女被匪人搶去 如有能得回小女的 如無髮妻的 歲數大十歲八歲的 我也把姑娘許配於他 若年貌相當 那就不用說了 日後我還把家財給他一半 趙榮說了好幾遍 沒有人答言 趙榮心中着急 自己要點齊了人馬 去奪回姑娘 猛聽得下面有人喊道 小人不才 願救回小姐 語畢 上前跪倒 趙榮一看此人 並不認識 年紀在二十餘歲 面似姜黃 五官端正 衣巾樸俗 遂向下問道 你在我衙門作何事 這人說話 是山東口音 說小人是你老的花把勢 夜晚還打官更 我姓陳行大人送外號叫陳老好 因為我平生老實 誰要把我推倒了 我自己爬起來 誰要唾我 我連擦都不擦 所以得了這麼一個外號 趙榮說道 陳大 我這樣柔弱 怎麼與响馬對敵 救回吾女 陳大說道 仰仗大人的虎威 小人如能追上賊寇 便能保全小姐 語畢 一幌身縱出大堂 再一幌身 踪影皆無 趙榮恍然大悟 這人是不露形跡的劍俠 大人正在思索 又有下人來報 二位公子無恙 惟當賊人入衙時 太太的房上好似有人行走 趙榮心中明白 保全太太 必是此人所為 差人退下去之後 待了工夫不大 陳大已將小姐救回 對大人說道 叫婆子們把小姐措到後宅 用凉水一灌 立刻可以甦醒 這是賊人用薰香把姑娘迷過去了 趙榮遂叫差官把婆子喚來 將小姐措到後宅 用凉水灌救 婆子走後 趙榮再看陳大的衣履 與剛才大不一樣 頭上隨風倒馬尾巾 身上夜行衣靠 背後揹着鏢囊 外露綢子條 上有血跡 書中代言 囊中是三隻藥喂鋼叉 胸前百寶囊 左肋下懸鏢

裏 裡面藏着大雙子午毒藥鏢 下邊兜襠裙褲 大酒鞋 白襪子 被血已然染紅 手中擎着一口苗刀 精神百倍 趙榮吓的往後倒退 說道 你是何人 決非尋常之輩 我看你像貌不俗 陳大擲刀跪在埃塵 叫道總兵大人 小人實乃罪犯千條 永不能赦 趙榮說道 不要你担驚 你將所做所爲 慢慢說來 不論你有什麼罪辜 都有我給你辦理 此人口稱總兵大人 小人事到如今 也不能不說真情實話了 書中代言 此人姓陳名靈茂 外號叫閃手毒鏢 住家在揚州三陽鎮 陳家莊的人氏 此人自七八歲時 受過很好的教育 白晝學文 夜晚學武 稍長 遊歷南少林寺 與羣僧相會 見爲首之僧 品學出衆 南北馳名 陳靈茂遂拜在老僧膝下學藝 九載光陰 後來老僧退位 讓與海芳 遂自己閒遊五嶽去了 陳靈茂在少林寺的緣份也算滿了 但是把各種兵刃暗器 學的也都到了火候啦 惟獨最長於二十四手行路刀 有三隻毒藥鋼叉 是帶絨繩的 外又有六隻毒藥鏢 這宗鏢當初老和尚只傳他這六隻 配毒藥和解毒的法子 也傳與他了 就是沒傳他作鏢之法 所以這六隻鏢不失落便罷 如要失落 就算絕了根啦 當初老僧曾對陳靈茂講過 這六隻鏢可作保身之用 不許空發 不許輕發 如要擅動此鏢 傷了忠臣孝子 在江湖之上 必不能久長 那陳靈茂 真遵師傅的教化 牢牢謹記 回家之後 見了父母 再闖蕩江湖 人還他個外號叫閃手毒鏢 後來他父親死去 他逐株守家中 孝養母親 因爲有朋友聘他出世 敵不了情面 才稟明母親 偕同朋友來到了潼關 陳靈茂擒了一個巴哥 這個巴哥紅冠紅

阻金眼睛 羽毛是青黃赤白黑 十分好看 陳靈茂將此鳥用食水漿養 辦完了事 遂帶回家門 教授此鳥言語 也是此鳥的靈機特別 說出話來 與真人一般 凡揚州著名養鳥的主兒 都知道陳靈茂有這一個巴哥 三陽鎮有一家首戶 姓甯 此人的名字叫甯死牛 因他在揚州勢力很大 財也够份 他的至親在朝中居官 很有門子 這甯死牛平生最愛編毛之物 只要他心愛的鳥 無論花多少錢 也要弄到手中 這日甯死牛聽他的手下人說陳靈茂有一個鳥兒 怎樣出衆 怎樣能學人言 這甯死牛遂帶領豪奴來訪陳靈茂 爲的是看此巴哥 那知在茶館中二人相遇 陳靈茂正提着巴哥籠子 那鳥正在一套一套的學人說話 甯死牛愛的直拍巴掌 後來才托出人來 打算買陳爺這個鳥兒 要多少錢給多少錢 也是陳靈茂年青氣高 不但不賣 還說了許多不堪入耳的話 甯死牛的從人回去對主人就都說了 那甯死牛就明白了 今天我決甯不過他了 此人好招集俠客劍客 手底下又十分了得 故此不敢找陳靈茂 可就將這件事放下了 一日陳靈茂出外應酬 不能帶着鳥兒 遂將此鳥交與老太太說道 孩兒真是不孝 我應酬朋友 總得個月方能回歸 這個鳥求娘親給喂喂吧 老太太又愛鳥 又愛兒子 當時應允 陳靈茂遂同朋友遊玩去了 老太太對於此鳥兢兢業業 伺候食水 凡鄉親們來陳家串門子 都要聽這個鳥兒的說話 或者鬥鬥這個鳥兒 也是活該出事 有一天鄉親們鬥這個鳥 此鳥一害怕 將腳絆弄折 一展翅飛出院去 街坊的人 暗自走了 容老太太知道 已無去向 老太太掉了些傷心肉淚 越想越

對不起自己的兒子 於是親煩親朋 打探此鳥的下落 如有人捉去 願出重價買回 親友們都在外面尋找 有人回歸對老太太說道 這個鳥算永無回家之日了 無論花多少錢也買不來了 老太太說道 如打聽着確實 無論誰家捉去 我煩親友設法把他買回來 那人說道 這個鳥落在三陽鎮甯死牛的家中啦 聽說他在野外遊玩 正遇見巴哥落在樹下 他遂將此鳥捉去 這甯死牛愛鳥如命 老太太你怎能找的回來呢 陳老太太說道 這也沒有什麼 我到甯死牛家中 跟他說些好話 鄉裏鄉親的 他又知道這鳥是咱們的 還能不給咱們嗎 於是叫車夫套了車 够奔三陽鎮來 到了甯死牛的門口 對下人說道 請你給回一聲 老身要見大爺 家丁回倒廳房 來見甯死牛 那知死牛自從得了這個巴哥 如同又得了一層親娘 般 請親接友 大家慶賀 那些捧勢架秧子的說道 大爺真是好造化 想什麼有什麼 死牛說道 我真作夢都想不到這個鳥 落在我的手中 大家你一言我一語 還不過擇死牛愛聽的說 正在狐假虎威之時 外面的家丁走入 來到死牛面前 口稱大爺 外邊來了一個老太太 言說是陳家莊來的 他子叫陳靈茂 因為有一個漏毛之物 飛到大爺的府中 據小 看 這老娘們必是爲此鳥而來 甯死牛哈哈一笑說道 這不是做夢麼 鳥既然到我手中 他還想拿回去 真是不知時務 於是叫道甯壽兒 架着這個鳥去見他 甯壽兒答應一聲 架着鳥站在死牛的背後 來到大門一看 只見陳靈茂的老娘跪在台階之上 就給死牛磕頭 死牛緊行幾步 伸手一抓老太太說道 你這婆子給誰磕頭 爲何來

在我的門前 快起來快起來 陳老太太站起身形 說道 我是陳家庄的人氏 因為我的兒子有一個心愛的鳥兒 飛到了寧死牛家中 求寧大爺作一份德 把鳥賞給我老婆子 以免我兒回歸 母子變臉 寧死牛雙睛一瞪 說你這婆子真是該死 大爺的名字也是你叫的嗎 陳老太太下拜說道 大爺息怒 因為我是鄉間人不會說話 求你老人家原諒吧 死牛說道 你就是陳靈茂的老母嗎 老太太點頭道是 死牛說 那麼你這個兒子是個忤逆不孝嗎 陳老太太說道 非是怨自誇其德 吾兒在陳家庄上 可稱第一孝子 死牛把腦袋一幌 眼兒一斜 咀兒一撇道 他既是孝子 為一個褊毛畜牲也不能把你拋了 這個鳥不過是一個玩物 陳老太太說道 常言道 父慈子孝 我孩子既是孝子 我也得疼愛孩子 因為這鳥是吾兒心愛的東西 我兒回來不見此鳥 不但我這個做娘的對不起他 他的行為 大爺是知道的 恐怕為一個褊毛的畜牲 起了是非 死牛眉稍一立 眼珠 瞪 說道 你這老婆子 要以你兒子在少林學藝唬我 他只可唬別人去 能唬的了大爺嗎 大爺在二陽鎮上 那一個教和大爺無禮 你要不提你兒子 倒有商量之餘地 你這一起你兒子 大爺不給你一個樣兒看看 你也不知大爺是何如人也 語至此 回頭叫道 壽兒 來呀 把巴哥給我 壽兒答應一聲 將鳥遞與寧死牛 甯死牛將鳥接在手中 叫道 乞婆 你要不唬我 齒鳥倒可以兩家玩 不過開心取樂 這隻一來 這鳥就好比你兒子 語至此 一揪巴哥雙腿 將鳥兒舉起 惡狠狠的就地摔去 把個稀有之鳥 生牛摔死 陳老太太見死牛摔死巴哥

一時情急 本打算抓住死牛拚命 那知急氣之下 被台階一絆 跌倒 家人們要過去扶起老太太 死牛一甩袖子說道 不用管他 專等他兒子來到再說 家人遂跟他走入內院 老太太氣息已斷 車夫過去把老太太挾在車上 撲拉前胸 捶後背 叫道老太太快醒 老太太一口氣悠悠緩來 嘴也不會說話了 手也不會動了 車夫急搖鞭兒 把車趕回陳家莊 有陳家本族之人 俱都來看老太太 把老太太摻入內宅 躺在軟榻之上 老太太迷迷糊糊不醒人事 陳家當門家族 誰也不敢出主意 只可竟候靈茂回家便了 其中有老太太一位至親說道 這個事不能竟等靈茂 我的意思 我們儘管給老太太請醫生治病 一方面打發人把靈茂喚來 衆人俱都贊成此議 遂問老太太道 你老的兒子可有准地方嗎 老太太磕破絆絆說道 吾的兒子若是回來 這場事 非鬧到天翻地覆不可 衆人只可先請醫生 給老太太治病 醫生一診老太太的脈 細如游絲 遂對陳家主事的人說道 老太太這個病是急痰上擁 阻塞經絡 胃口邪痰瀰漫 水米不能下嚥 如果吃下藥去 痰涎活動 尙能緩圖 倘藥下去 不見動靜 此病便十分危險 衆人齊道 請先生給竭力診治 盡人事以聽天命 決不能埋怨先生 這位大夫還真是名手 給開了一個豁痰宣氣的方子 服將下去 稍見活動 但是不能全愈 連服數十劑 經兩月久之 老太太只是不死不活 這日陳靈茂歸來 有精明的手兒 截住了陳靈茂 故魚和他說閒話兒 暗含着打發人到家中報告 說你老的兒子回來了 陳老太太聞聽大吃一驚 說我兒子回來 禍事到了 於是教人扶持坐

起 囑咐家人 對於甯死牛犇死巴哥 千萬不要對我的兒子說 家人和親友們俱都爲之隱瞞 陳靈茂來到家中 一看老母斜臥床上 面容憔悴 遂跪在床前問道 娘啊 孩兒出去一個月的光景 你得的這是什麼病 孤兒實在不孝 母親病的這樣 孩兒在外竟毫無感應 真乃罪該萬死 老太太說道 兒呀 是你非知 因爲你那鳥兒跑了 爲娘派人追趕 未能得回 是我一時急迫所致 所以得了此病 陳靈茂二目落淚說道 這都是孩兒之過 何必養此扁毛的畜牲 別說是跑了 就是你老把他放了 又有什麼了不得 你老要是愛這種東西 孩兒再托朋友到滬關去買 這不是什麼稀罕的東西 母親何必這樣想不開呢 老太太說道 兒呀 也是爲娘一時化解不開 這都是災分 兒呀你起來吧 陳靈茂站起身形 遂托人請大夫給老太太醫治病症 親友對於這些事也都決口不言 陳靈茂在家中伺候老太太約十餘日 每日練二五更的工夫 必來到老太太面前 聽聽老太太的喘息 或者老太太醒着 便遞茶遞水 殷勤侍奉 這一天陳靈茂進了老太太的屋中 就聽喃喃說道 好冤家 可氣死老身了 我的好話說了千千萬 你不但不給 反當着老身的面兒 將巴哥活活摔死 寧死牛呀寧死牛 我若將此事告訴了我的兒子 焉能有你全家的命在 語畢 復又沉沉睡去 陳靈茂聞聽 機零零打了一個冷戰 倒吸了一口涼氣 看了看老太太 未敢呼醒 候到天光大亮 老太太睡醒 陳靈茂問道 母親 這寧死牛的事情 你老人家對孩兒說了吧 老太太聞聽此言 大吃一驚 心中暗道 這是何人口頭不穩 走漏風聲 於是叫道

靈茂 這寧死牛是什麼事 老身實在不知 陳靈茂說道 你老人家今日五更時分 如此這般 孩兒聽得明明白白 事已至此 你老人家何必瞞我呢 老太太說道兒呀 這件事情我對你說了 可不許你焦燥 因為你脾氣太暴 此事關係很大 所以我不叫大家對你提說 陳靈茂說道 母親你老人家說什麼 孩兒聽什麼 決不能違背母命 陳老太太說道 冤家宜解不宜結 你可得有涵養 陳靈茂點頭 老太太這才將寧死牛搶巴哥之事 始末根由對兒子細說了一遍 陳靈茂聞聽老母身受凌辱 真是心中火焰二千丈 五內如焚 當看老母面前 又不敢發作 又把氣兒勉強的壓了下去 叫道老娘 這個人如此無禮 按說孩兒應當給個厲害 既是你老不叫孩兒鬥他 咱便吃下這個虧了 但是你老人家也不可把此事常常掛懷 直當沒有這件事就完啦 你老好生把病養好 別叫甯死牛送了娘的終 就是孩兒的大幸了 老太太說道 我兒如此 方是孝子 為娘的病 就容易好了 陳靈茂連連答應 那知老太太的病 因為兒子知道了這件事啦 恐怕靈茂與甯死牛鬧出意外的事來 因此晝夜憂思過度 日見沉重 陳靈茂知道老娘的病 難以痊愈 遂給老太太備了衣衾不數日 果然老太太逝世 在臨危的時候 老太太用手指了指口 那意思是不叫跟甯死牛鬧事 陳靈茂只顧哭了 那還顧得許多 親友們擇了吉事 將老夫人裝殮 陳靈茂換了孝服 即行辦理喪事 自己在坟前守墓 並不歸家 陳靈茂對於甯死牛 恨入骨髓 常常自言自語 寧死牛 甯死牛 我只望我的娘親病愈 跟你把仇解釋 那知咱兩是前世的冤家

世上是有你沒我 有我沒你 待我守墓百日 咱兩再見 光陰荏苒 百日已過 這天陳靈茂歸家 先把帳目內外清理 然後將親朋請到 大開筵宴 是日和陳宅門前 熱鬧非常 男女親眷 絡繹於途 各親友到齊 酒席擺好 大家入坐用酒 陳靈茂對親友言道 今天我約請親友 有幾句話和大家談談 這個酒席作爲我與親友告別之酒 因爲我在家中也沒有意思 我練工夫練的 到如今尙未能定下親事 只是和下人們終日厮混 我也沒有意思 我從此要遊逛名山大川 訪友尋朋 一來省去我思母之憂 二來也好長些閱歷 這本是我的素志 因爲當初有先母在 常言說的好 父母在不遠遊 遊必有方 我這個訪朋友的勾當 焉能有方向呢 所以決對不敢拋了先母遠去 現在我隻身一人 素志可償了 故此急於他去 特向諸親貴友告辭 大家看個說話的意思 很是誠實 頗有厭煩紅塵的意思 衆人有年長的 叫道靈茂 你這一去 三年五載不定 你的家業怎樣呢 陳靈茂道 諸位親友 我此時是一個無心利祿的人了 這份家業 把祖長和長親們請出 給窮親富家子一分不分枝派遠近 只給沒有飯吃的窮人 大家聽他這些話 很有道理 再者他又是一個有爲的青年 知道靈茂將來必有發展之日 對於他發表的意思 可就完全照辦了 這一層不必表 親友們在陳家住了三日 俱都告辭 靈茂將家人也都打發了 自己除帶隨身衣服之外 還有一個小包袱 遠走他鄉去了 且不表陳靈茂 再說寧死牛 自從陳老太太死後 便約請看家護院的 晝夜嚴防 知道陳靈茂是奇男子 必要復仇 不但家中預備 而且

打發人到陳家莊 暗暗打聽消息 那知道陳靈茂喪母之後 對於這件事一概不提 後來陳靈茂這一走 早有狗腿子報告寧死牛 說陳靈茂無心人世 出家去了 寧死牛聞聽陳靈茂他去 真是去了一塊大病 哈哈大笑道 憑我這點勢力 陳某也不是不知 他這一走 可算知彼知己了 從此寧死牛把陳靈茂不放在心上 也不晝夜防禦了 這一日死牛出外遊玩 回到家中 只是心驚肉跳 坐臥不安 遂奔修如夫人屋中走來 如夫人伺候他休息 正在此時 就聽堂屋的門 嚙的一聲 被人踢落 緊跟着縱入一人 手持明煌煌的單刀 把寧死牛吓壞 此人趕前來 批胸抓死牛 叫道寧死牛 你可認得我麼 寧死牛一看 連真魂都吓掉了 來者正是閃手毒鏢陳靈茂 皆因陳靈茂假托訪友外去 所爲的是叫寧死牛撤去防備 其實英雄並未離了三陽鎮 每日夜間必到死牛宅中窺探 後來見死牛對於防備 已然疏懈 所有他家裡打手護院的 也日漸懈怠了 陳靈茂甚是喜悅 越過了大牆 在各屋中尋找死牛 由前院直找到後院 一看果然是死牛在屋中 陳靈茂是冤家見面 分外眼紅 一語不發 一抬腿把堂屋門踹落 進了裏屋 一把將死牛抓住 死牛定睛觀看 吓的魂飛三千里 叫道陳大爺 巴哥 什麼事情 也是我一時不慎 才得罪了老太太 我實在不是本心 望陳大爺將我饒過這次 你看我屋中所有 愛惜什麼你拿什麼 以報損了巴哥之失 陳靈茂雙眉倒立 圓睜雙眼 叫道死牛 你提別的吧 你的財寶都是無義之財 白給爺爺都不要 語至此 把手中鋼刀一掉 撲哧一聲 刺入甯死牛復內 嘩啦啦肚腸皆流

這個小子 那裡登登腿 咧咧咀 一條小命兒來世再見了 死牛的如夫人 吓的周身亂抖 陳靈茂用鋼刀一指說道 你這丫頭給甯死牛當狗妾 決非好人 這個小婆子跪在就地 磕頭求饒 說好漢爺 你老要不嫌我殘花敗柳 我情願扶持大爺 英雄聞聽此言 吓睡了如夫人一口說 你這賤人 信口亂道 老爺焉能留你這賤人 英雄真乃是兇神附體 殺完了如夫人 到處見人就殺 所有甯死牛家中的老少親友 什麼七姑八姨 完全叫陳靈茂給包了啦 完事 翻箱倒篋 取了些盤費 來到廚下 放起一把火來 三陽鎮的人 此時也驚醒了 地保早看見閃手毒龍 容官人來到 一齊喊捉拿閃手毒龍 陳靈茂見官人追的很緊 因不願與官作對 把身上的銀子 完全扔在了那窮人的院中 見帶了細軟 遂走下去了 官面將火捕滅 把尸首搜出 一方面去陳靈茂家中拿人 那知陳靈茂的人早就走開了 只剩了一所空房子了 甯死牛的當門家族 只顧分絕戶家產業了 誰還管去官府催捉拿凶手 既無人追求緝凶 官府也就鬆懈了 陳靈茂當夜跑出三陽鎮 找了一塊葦塘 把身上的血跡洗了 淨了面 提起小包裏 有心在當地找朋友 又一想 自己身被重案 別給朋友找麻煩 莫若早早離開南方 倒也清靜 於是遂向北方而來 沿路之上 拜把勢場子交了不少的朋友 這日到了關 住在店裡 改了山東的口音 把軍刃收藏起來 住在店裏 真是深居簡出 這一日總兵衙門修理花園 到店裡招小工 陳靈茂一想 在店裡住的膩煩 莫若到總兵花園子當一份小工 一來活動活動身體 二來省的坐吃山空 於是

遂應募到總兵衙門花園去當小工 同時招去五七十號人 有的担水的 有的調壕的 有種花的 惟獨陳靈茂 比別的當小工的 特別殷勤 花園子修理完畢 那個帶工的 就把陳靈茂留在花園 挑水澆花 連看花園子 陳靈茂在花園子這一澆花 是又清閑又自在 可就得手用武功了 光陰荏苒 轉瞬二年多了 陳靈茂的功夫 真是與日俱進了 不料那日赶上匪人 詐破潼關 趙總兵湊手不及 連公館都無暇保護 陳靈茂才暗含着保護少爺的安全 把響馬殺散 事後聽說小姐被響馬搶去 陳靈茂才告奮勇追趕賊人 搶回小姐 在花廳之中 把自己的身世 細說一遍 趙榮聞聽 又是喜悅 又是害怕 心中暗想 這二年之久 吾的衙中藏着一位殺奸誅逆的英雄 幸虧我做官 仰不愧於天 俯不忤於人 我要是刮地皮貪賄賂 我的全家性命 早就喪在他的手裏了 思索至此 站起身形 叫道義士 恕我不識好漢 一向簡慢 現在蒙你保全了我的全家 救了小女 感激非淺 請義士先更衣再行談話 陳靈茂躬身說道 大人不要這樣稱道小子 小子乃大罪不赦之人 蒙大人台愛 不加罪責 於願已足 語畢 退下花廳 更換衣服去了 趙總兵回歸後宅 把陳靈茂的身世年貌 對夫人一說 有意把姑娘許配此人 夫人聞聽此人 一身好武藝 也就贊成了 趙榮遂先辦公事 在宋朝的時候 守關大員如果出了失關的事情 定徹撤換 因為趙榮對於宦途也灰心了 同遞了自陳的摺子 並言告病辭官 待了不少的日期 朝廷另派新官到任 趙總兵既早有辭官不作之念 把交代早就辦理清楚 新官一到 交割完畢

趙榮帶領妻小 另覓新居 把姑娘可就許與陳靈茂了 陳靈茂也自知推辭不了 搬入新居之後 趙大人遂將他的婚事辦了 過了三朝 親友辭別 預備回故里 但是趙榮花年紀幼小 自與陳靈茂結婚之後 兩個人輕易連一句話都不說 到了夜晚 一個在炕頭兒 一個在炕梢兒 陳靈茂本是用武心盛 對於夫妻之道 也不注意 這日趙總兵擇了回鄉之期 陳靈茂與大人商議 說潼關到南省 路途遙遙 一路之上 難免匪人算計我們 必須多僱保鏢的 以保路上平安 趙大人甚以爲然 遂按他的計劃辦理 至期辭別了舊日僚屬 出了潼關 奔南省進發 騾馱子排出多遠 因爲護送的人多 一路之上 真就不曾出吵子 這日來到浙江紹興會稽縣趙家莊 早有本族的親人接待 趙總兵把陳靈茂的身世 和族人談了一遍 衆人沒不重視陳靈茂的 那知陳靈茂不願久住趙家莊 要拋下妻室遊玩名山大川 趙總兵自是不許 陳靈茂執意要走 夜晚陳靈茂一盪自己的屋子 小姐可就放了聲哭起來了 陳靈茂說道 小姐不要如此 咱夫妻已然半年多了 感情尙且不壞 今天我一進門 你就放聲痛哭 這是何意 請你把哭的意思對我說明 咱夫妻從長計議 稍榮花含淚叫道 夫君 白晝之間 我聽得丫頭告訴我 你要拋了我遠去 是我的爹爹再三不肯 你仍是執意要走 豈不是情薄嗎 陳靈茂道 小姐你有所不知 想我陳靈茂本是窮門出身 一介武夫 你家乃是世代簪纓 和我一個武夫作了親 未免看着不配合 所以小姐自與我結婚以來 夫妻之間有名無實 語言之間 毫無夫妻的意思 如今我陳某自慚形污 所以要

拋你遠去 請小姐乘龍擇婿 一任自由 我陳某決無異言 趙榮花二日落淚 叫道郎君
你的意思可嘉 爲妻實在佩服 但是我的肺腑 你尙且不知 你救我的性命 思厚莫大
再說我是奉父母之命 許與郎君 名正言順 嫁雞隨雞 嫁狗隨狗 常言說的好 男子要
掙 女子要命 誰人眼你論過出身高低 古來大英雄大豪傑 多出自寒門 郎君門第不高
乃是清白之家 也不辱沒於趙氏 至於咱們兩夫妻之實 其中別有原因 皆因我自幼
聽我父言講 男子要失了童身 骨節便都不結實了 便不能灣腰疊腿 學習武技了 我自
從出閣以來 每思前者被賊人將我搶去 深以爲恥 故此我心目中 不願作平常女子 打
算與郎君習學江湖事業 將來也殺奸誅逆 代人鳴其不平 你如肯把你平生所學 盡授與
我 將來咱便是恩愛夫妻 你如不允 拋我一走 我便一死 以謝郎君昔日救我之德 陳
靈茂聞聽此言 喜出望外 你有此心 何不早說 爲夫情願將平生所學 傾囊而贈 小姐
聞聽 立刻止住悲哀 下了床榻 飄飄下拜道 郎君 我與你雖是夫妻 又是師徒之情
列位 師徒是兩口子 就由陳靈茂那兒興的 別揆薦了 說書罷 從此夫妻言歸與好
陳靈茂給小姐灣腰疊腿 二五更的工夫 外人一概不知 轉瞬二年之久 赶上老皇宴駕
新君登了大寶 十大惡的罪名 一概赦免 陳靈茂殺死犍死牛的罪名 也在赦免之例 此
時趙榮花把刀槍棍棒斧鉞鈞叉 十八般兵刃俱都學會 這就叫世界無難事 就怕心不專
但是大赦的旨意下來之後 陳靈茂此時是無罪一身輕了 便有思鄉之感了 趙榮見姑老爺

回家心盛 也不捨挽留 只得令他夫妻回家 姑娘把自己的心愛的東西俱都帶走 這一來趙大人可賠了本啦 人也叫姑爺帶走了 古玩銀錢也叫姑爺帶走了 真是人財兩施 這就是養活姑娘賺的 還得甘心願意 閑文少叙 陳靈茂夫妻擇了吉日回揚州故土 趙大人給二位少爺士科士顯 也娶了妻室 陳靈茂到了揚州之後 一打聽甯死牛的事 早已無人過問了 陳靈茂這才出首 重整家園 每年到浙江遊歷 探望趙大人夫妻 後來趙大人去世 陳靈茂夫妻便遊歷江湖 飄飄無定 趙士科趙士顯也不知妹妹的下落 他夫妻遊歷江湖二十餘載 趙榮花也得了一個美稱 名叫手狠毒鏢陳趙氏 陳靈茂多了歲數 看破江湖夫妻才回歸故里 生了一位女孩 名叫陳玉娥 老夫妻老來生女 愛如明珠 兩口子拿交給姑娘武學 爲遣悶怡情之舉 後來陳靈茂又開了一個酒館 可不是爲養家 所爲聚二三知己 把酒談心 怡情悅懷而已 說來也是陳靈茂的命運 不指着買賣賺錢 這個酒館到賺了錢啦 遂又蓋一個小三合房子 也是陳靈茂壽命已到 剛要享福 大數來臨 竟至一病不起 拋了陳氏母女 嗚呼長逝 陳趙氏有心回浙江紹興府 又捨不得拋了丈夫的骨頭而去 於是遂守着酒館 并教姑娘武學 如今陳氏却兩鬢星霜了 今日無意中救了華陽骨肉重逢 陳趙氏將已往事蹟表明 趙華陽道 我父常叫我訪問姑父姑母的下落 怎奈小子到處打聽 並無知者 今天想不到姑母救了孩兒之命 骨肉重逢 老夫人含淚道 想不到侄兒受了此鏢 這黃賽花究竟與侄兒你有何仇恨 竟用此鏢傷你 可對老身實言 趙華

陽就把當初與張正在路上相逢，受了張正的暗算，又在道路之上遇見了丫頭，因受此鏢語至此，就見姑娘拿着一個藥囊，由外面走入，叫道：「娘親，我的二哥身帶鏢傷，你老祇知跟他談家常，他的身上不定怎樣難過呢。這是我的天倫留下的解藥，快給我二哥敷了，以保平安。要不然等午時便喪命了。」陳趙氏說道：「還是女兒細心，我是遇見娘家人啦。」悲喜交加，所以忘了你二哥的傷了。姑娘叫陳四取了滾水，由藥囊中取兩粒丹藥，老太太說道：「吾兒華陽，這是你姑父在世時配的救急之藥，你吃將下去，決無性命危險。」趙二爺把藥吃下一粒，一粒藥用清水化開，老太太叫華陽脫下身上衣服，老太太把四周的腐肉用刀子割去，毒血流淨，這粒丹藥給二爺敷上，用細布纏好，工夫不入，華陽就覺着肚中一陣雷鳴，心中非常痛快，又待了回兒，胸中一陣嘔心，哇呀哇呀，吐出許多的毒水，如同鮎雷鳴，心中非常痛快，又待了回兒，華陽只覺神清氣爽，背後的傷痕，復又流下血來，老太太用棉花給華陽沾淨濃水，然後對二爺說道：「你這傷痕，不過一月，便可全愈。但是有一件，此時雖然似乎是常人一樣，若是動起手來，用力過度，傷口必崩，如要再治，可就廢了。」續啦。江南趙聞聽岳母之言，甚是喜悅，於是下床整衣，先給姑母行禮，然後又與陳四相見，姑娘把藥囊收拾起來，也與趙二爺見禮。二次落坐談話，華陽遂將大八義的事，對陳趙氏說明，陳老太太甚是擔憂，說這十人被擒，我實在是擔心，他們十個人恐怕難保。那李家寨爲首的李明，他母親與我是乾姊妹，拿你們的那樵夫，他叫鐵扁担張正。

與老身也有交往 用鏢打你的黃賽花 是我的乾女兒 這件事老身必當想法子辦 二爺說道 姑母不必出頭露面 孩兒自能辦理 語至此 掖衣襟換袖面 就要出離酒館 正在說話時 忽聽酒館外面有人叫道 陳伯母你老還不會休息嗎 小侄鐵扁担張正 請伯母到外邊兒了 因為刀在稻田裡被張正用扁担磕飛了 陳氏叫道 吾兒休要驚慌 待老身和他把話說明 他要是義氣漢子 萬事皆休 他如一味不開面 老身便和他對付對付 女兒與我取軍刃來 陳玉娥答應一聲 到後邊去了 工夫不大 把軍刃取來 連姑娘自己都已收拾好了此兵刃暗器 俱都帶好 老太太把由二爺身上取下來的毒鏢也裝在囊中 此時張正在外面一個勁兒喊快開門來 老太太說道 張老二你忙什麼 老身這就給你開門 老太太這一開門 必有一場仇殺惡戰 暗中代表 張正用扁担打了石礮 知道二爺是脫身計 小子十分痛恨 提起扁擔 在草地裏尋找二爺 因為二爺身帶鏢傷 決不能逃走 找到陳家莊時 凡街巷胡同 俱都尋遍 因為陳家莊中有這位陳氏老太太 他可不敢大驚小怪 騷擾鄉民 找得多時 不見華陽 小子急的渾身是汗 復又出陳家莊 到四外尋找 仍是無影 小子再翻回陳家莊 來到黃酒館門前 聽見裏面有人說話 好似蠻子的口音 小子不敢示威 低聲叫道 陳伯母 老太太收拾俐落 嘩啦一聲 雙門開放 由酒館中縱出一位年邁的媽媽 張正舉目觀看 正是陳老太太 遂把手中的鐵扁担一合說道 伯母 小侄男不能行大禮

請老人家原諒 老太太說道 張老二你今日天剛發亮 來到我的酒館 有什麼事嗎 張正一笑道 伯母不知 現在江湖上出了漢奸 到處殺害綠林 曾在漢家寨打死我兄長 草中蛇張祥 殺兄之仇 那能不報 今夜我與八義相 天幸拿了十人 惟獨跑了江南趙我尋到此處 聽酒館裏是趙華陽說話的聲音 如果他真落在這裡 請伯母把他放出來 我們兩出莊去打 他有能為弄死我 我有能為殺了他 好給綠林除害報仇 老夫人笑道 正好 正在此時 厦子底下一聲咳嗽 老太太回頭一看 正是趙二爺和陳老四 老太太一指二爺 對張正道 你看看 是這個蠻子嗎 張正說道 正是此人 陳老太太說道 張正你要惦念他啦 道也是船上烟筒杆上啦 我也不必瞞道 這人是我娘家的侄子 老身怎能放了他 和你動手呢 還有一樣 我雖是婦道人家 還知交友呢 你們男子漢 難道都不知交友嗎 大八義江湖成名 誰人不知 凡綠林人不找他弟兄為仇 他弟兄向不找尋別人的 你們李寨主何必與他們結仇呢 不但我不放趙華陽 我還要給你了事 你和李寨主商量商量 何以把大八義釋放 從此交下這羣高貴的朋友 這一來 不但大八義家門有德 連李寨主也是家門有幸 你是老於江湖的人了 大八義已往事蹟 你還會不知道嗎 倘若你們把這十個人殺了 大八義那群親友 能够和李家寨善罷甘休嗎 名山大寨 不知被他們削平多少 何況一個李家寨呢 張正聞聽此言 大大不悅 說道 陳伯母你老人家談何容易 李家寨尋找八義 猶如鑽水取火 好容易拿了十名 竟要叫他放了 好伯母 你老

說這話時 難道就不打草稿嗎 別說是你老 據我看長出兩個腦袋的人 也不能了這件事
老太太你跟李家寨是多年的交情 賽花姑娘 與你老是乾親 情同骨肉 你真個
就不念一點親情嗎 趙華陽是奸詐百出的手兒 來到此處 他是冒認官親 你老這大歲數
已往都沒有侄子 如今他換了鏢啦 你老也有了娘家侄子了 這不是成笑話嗎 你老
要聽侄子我的好話 把趙華陽推出來 侄子決不放在你老的門口拿人 我們兩個人出莊子
去動手 陳趙氏聞聽此言 說好張正小子 你不但聽老身良言相勸 反倒奚落老身 那
是李寨主不懂交朋友 分明是你這個無長無幼的東西 和老娘過不去 放出趙華陽談何容
易 語至此 把手中苗刀一擺 叫道張正 你得把老太太的軍刀拿去 方能放走江南趙
張正把扁担一舉 陰陽相合 叫道好你無知的老婆子 我是良言相勸 下斗你！大八義的
當 你倒翻了臉啦 語至此 把鐵扁担向陳老太太胸口戳去 陳趙氏將身向右一斜 讓過
去扁担 伸手一掙 張正一撒扁担 甩頭砸來 老太太身軀一斜 鐵扁担貼着裡首落空
苗刀向張正頭上掃來 說張老二 我可對不起你 把狗頭給我留下吧 張正想用扁担向外
格苗刀 是來不及了 只可縮頭 就聽得撲的一聲 壯帽落地 連髮帶肉 掉下來四兩多
我可沒秤稱 疼的小子 哇呀呀怪叫 向後倒退了五六步 不敢對敵 翻身便跑 陳趙
氏傲然一笑 叫道張老二 我當你這條扁担有多大本事呢 原來無三合之勇 憑你這個本
領還要目空一切 老娘的刀要再往下一按 你就得重新賀號 就得叫沒腦袋張正了 語畢

提刀回身 眼望趙華陽道 侄兒 老身人是老了 可不知刀也老了嗎 趙華陽抱拳道 姑母的藝業 勝似吾們大八義多多 侄兒與張正動手 敗的那樣之苦 姑母與張正動手 未用三合兩蹙 便把他撩撥了 看起來工夫不是憑空說的 娘兒幾個說着話 剛要回身入酒館 就聽得有馬踏鑾鈴響的聲音 臨到切近 原來馬上是一個醜女 就是那賽無鹽母女 又黃賽花 這個醜丫頭鏢打趙華陽 被二爺一甩頭髮 將馬驚馳 丫頭攔住馬的時候 再找二爺可就不容易了 稻田兩旁是水 當中是道 馬一眼差 還把他陷在了泥中 醜丫頭在稻田地內 把坐驢一陣大罵 然後下馬 把馬拉上岸來 卸了鞍韉 牽着溜了一蹙 那馬打了一回滾兒 把毛抖了抖 凡是褊毛畜生 只要一抖毛 便是無病 丫頭對於這匹馬十分心愛 一看馬沒出毛病 遂將鞍韉扣韉牢穩 遂牽着馬走了幾步 翻身下馬 往回裏走來 路過打鏢之處 不見張正與趙華陽 剛要催馬 只見迎頭敗下一人 勒馬觀看 正是鐵扁担張正 丫頭問道二哥 怎麼這樣狼狽 張正一看是黃賽花 叫道妹妹 不用提啦 都是你乾娘辦的好事 於是將陳氏收留趙華陽 與自己動手 刀削頭頂 從頭至尾說明 醜丫頭氣往上撞 叫道二哥 陳趙氏既然無情 咱們也不必有疑義 二哥 待妹子我前往 把他們的人頭帶來 給你報仇雪恨 張正說道 你去不的 我與陳趙氏未和三合兩蹙 便敗下來 你的能為都是跟人家學的 焉得能行 黃賽花一語不發 便催馬走下去了 緊抖絲韁 這馬四蹄如飛 工夫不大 跑進村莊 只見陳趙氏尚在門前 遂高聲叫道乾

娘 你老還不會歇着 小女賽無鹽母夜叉黃賽花到了 趙華陽一見醜丫頭又來了 心中暗怕 這就叫一年經蛇咬 三年怕井繩 二爺唔呀一聲 叫道姑母 這個丫頭可是嘴甜心苦 他跟鐵扁担張正是一路 不要受了他的暗算 陳玉娥說道 娘啊 你老看他這個氣派 決沒有好意 待女兒拿他 老太太說道 用不着你 你們給我看着點 我擒他罷 語畢 背刀上前 迎住了黃賽花的馬 叫道丫頭 你打那裡來 沒非你也爲張正之事 來拿我的 侄子神偷趙華陽嗎 黃賽花眼珠一轉 計上心頭 暗道 我要憑本事決不是他的敵手 我必須先把他穩住 如此這般 於是叫道乾娘 非是我要與張正報仇 你老不要錯會了意 女兒實不知趙華陽是你老娘家的侄子 我要知道決不下此毒手傷他 陳趙氏說道 那麼你作甚麼來了 丫頭說道 我替張正來給乾娘賠不是 語至此 做出要下馬的姿式 右手一扶鞍子 身形向上一長 此時把刀可就壓在左手下 右手拿出一隻毒藥鏢 照定陳氏咽喉打來 口中說道 乾娘千萬別跟他生氣 陳趙氏見鏢來到 躲之不及 應鏢而倒 吓壞了趙華陽陳四陳玉娥 姑娘二目含淚 啊呀一聲 我的娘啊 當初學鏢之時 你老可都教他了 才有今日之禍 世上好人都像你老這樣報應嗎 語畢 痛哭失聲 你道這丫頭與陳趙氏怎麼認的乾女 傳與他毒鏢呢 這黃草山李家寨爲首之人 姓李名明字照遠 外號人稱金刀太歲 結交三個朋友 頭一位就是草中蛇張祥 第二位就是鐵扁担張正 第三位就是金刀黃月林 這母夜叉黃賽花 乃是金刀黃月林之妹 他們四人結拜金蘭 不敢明目

張胆開山作買賣 所爲避官府的眼目 還有一樣 在本地面不許張狂 因爲有一位陳趙氏 乃是女中英豪 要講究名聲 還得讓人家 當時張祥與黃月林等 聽了此言 也未十分注意 暗道一個女子 還能有什麼驚人的學業 可是這位母夜叉把這些話 聽到耳朵裡 他可就注了意啦 後來他胞兄黃月林和張祥與李明 因意見不和 投濮家寨去了 醜丫頭仍留在李家寨 這丫頭獨自一人 可就無有管束了 白晝馳馬 夜晚遊行 誰也不能干涉他 日子長了 竟與張正有染 二人背着李明 夜聚明散 這日丫頭騎着馬閒遊 天在定更時候 丫頭將鑾鈴撤去 緩轡而行 到了陳家莊 見有一個酒館 是三合的房子 後面羣牆甚高 聽得裏面燕語鶯聲 叫道娘啊 是這麼一招嗎 黃賽花將馬貼在牆根 站在馬鞍鞘上 往裡觀看 只見燈光甚亮 院中奇花異草 晚香襲人 天燈杆子上挑着紅燈 燈下有一張八仙桌子 兩旁放着圓椅 在上垂首坐着一位年邁的媽媽 但只見絹帕勒頭 混身俐落 有一家姑娘舞着雙刀 架式奇妙 舞得如同梨花換影一般 上看刀點 下看步眼 再看八仙桌前擺着兵刃架子 上面十八般兵刃 件件俱全 錚明刷亮 工夫不大 姑娘雙刀練畢 把刀合在一處 站在一旁 老太太說道 姑娘你這刀越練越不佳了 精氣神毫無可觀 這也是不用心所致 待爲娘練來 你也留心看看 姑娘遂將雙刀遞與老太太 老太太接刀在手 拉開架式 由乾方練起 兌方收架 在練的得意時 只見刀光人影 映着星光月光 丫頭真是見所未見 看的如痴如醉 不解人家練了是什麼刀 書中代言 練

的是乾坤盤龍刀 姑娘見老太太練完 說道 你老是多年的工夫 我豈能一旦登峯造極呢
你老再看我練一回 比方才如何 老太太點頭 把刀遞與姑娘 人家娘兒兩練到二更才
收了 丫頭始騎馬而歸 從此這丫頭每日必到黃酒館偷看 轉瞬二月之久 今天又來到牆
外竊看 那知道人家母女還不曾來到 你道這母女爲什麼來的晚呢 因爲娘兒吃完晚飯
老太太叫姑娘到後邊練刀 姑娘只是笑 老太太說 你只是笑得什麼 還不十嗎 姑娘說
道 你老真是老實人 咱在花園練藝 有人偷學 你老知道嗎 老太太道 你倒是精明
你知道那偷藝的他是那裡的人嗎 姑娘說道 我那可不知 老太太笑道 我賊心叫他偷藝
也叫他知道知道咱母女是何如人也 姑娘說道 娘 咱的藝業也太不值錢了 叫人家學
去 連情都不知 與其叫他偷學 何如明教他呢 老夫人說 閨女 少時他要來了 我將
他拿住 叫你看一個熱鬧 他如說好聽的 咱便傳授他 母女計畫停妥 來到花園中 黃
賽花早就等候多時了 正在往裡竊探 老夫人由兵刃架子上 掏出一物 名叫金錢如意鈎
這宗玩藝 是一個圈 如古嚙錢 四周圍帶如意鈎兒 八尺長的絨繩 這金錢如意鈎
內有翻手六十四招 不但能以拿人 還可當做軍刃打仗 真是奧妙無窮 那八尺長的繩子
是扣兒套扣兒盤着 打出去扣兒自開 名叫霸王卸甲 要不然帶練的帶圈兒的兵刃 練
着最難 打出去易 收回來難 因爲打空了 就得急於變招 所謂招中套招 這招中套招
就在收回時的巧妙 不然敵人不等你收回 便進招了 你的軍刃還遠在八尺以外 豈不輸

招了 閑文不表 老夫人一托金錢如意鈎叫道姑娘 今天我高興 教這宗絕妙的兵刃 此軍刃出在少林派 奧妙無窮 真是不易學的玩藝 我教授你 你可多留意 如果你學不好 我可用家法打你 姑娘說道 娘啊 你老先練一套 我必用心學習 不叫你生氣 老夫人一抖如意鈎道 不是我少看你 這一手就够你練一年的 就着話一個箭步 奔牆根底下而來 把鈎一抖 直向牆外 叫道女兒 這就叫神龍探爪 就聽嘩啦啦外面噯啊一聲 黃毛被鈎抓住 老夫人向回下裏一撲 說你這東西 天天來偷藝 已竟六十多天啦 今天叫你實地練這招如何 說着話向院內一點 將黃毛丫頭揪到院內 撲咚一聲 好似倒了半堵牆一般 把丫頭摔在就地 姑娘上前 娘兒兩細一個 黃賣花起手也不敢還 只是苦苦哀告 口稱伯母和妹妹 高抬貴手吧 我也是女流 像你老之藝 所爲防身保命 非是我恃藝凌人 做傷天害理之事 老夫人聞聽 叫道女兒 放開吧 姑娘解了她的綁繩 老夫人坐在橙子上 姑娘抱刀看黃賣花 只見他手理黃頭髮 一縷一縷直往下落 着實可憐 理完了髮 雙膝跪在老夫人面前 先報了自己的名字 家鄉住處 及來此偷藝之意 老太太一笑說道 我可知道老身是何如人嗎 那黃賣花向上磕頭道 女兒知道你老是狠手毒鏢陳趙氏 俠客的夫人 老夫人點了點頭道 你怎知道老身呢 黃賣花道 我家大寨主就是那李照遠 素常很稱道你老人家 威振揚州 故此我留了心腹 常打算和老人家親近 怎奈沒有引見之人 志願總是不能達到 但是我心仍是不死 常常來到這裡 可巧那日你老人家傳

授大姑的刀法 小女才在牆外竊看 一幌六十餘天 我只當你老人家不知呢 陳氏道你家
中尙有何人 丫頭說道 可憐我父母去世太早 跟着我哥哥在李家寨佔山 將來官人打山
必然玉石俱焚 我連抵抗之力都無有 你老人家要有憐小女之心 把武學傳與小女三招
兩式 將來小女也好做護身之用 老夫人聽他言語悽慘 不由的動了憐愛之心 叫道黃賽
花 你也是苦命人兒 老身的藝業不是自私的 無論何人都能教授 但是可得傳與仁人君
子 你今夜且回李家寨 容老身調查調查你 是否能守閨閣的教訓 那時老身必當傾囊相
贈 黃賽花磕頭謝了夫人 越牆而去 這母女兩人也收了燈光 晚間無書 次日天明 母
女起床 梳洗已畢 正在寶茶點時 黃賽花由外面走人 手中拿着體物 一進門兒叫道
老娘 女兒備了一點薄禮 老人家如肯憐惜女兒 把女兒收在膝下 女兒必當投生身之母
侍奉 陳趙氏見他如此誠肯 遂將他收在膝下 以後李照遠也來酒館拜望 因爲黃賽花的
關係 陳老夫人不得不與李照遠略略周旋 光陰荏苒 轉瞬三年 老太太怎教自己的女兒
便怎麼教黃賽花 這二年的工夫 賽花將刀鏢俱都學去 陳趙氏在傳鏢的時候 對賽花
說道 這鏢乃是你乾爹在世時傳與老身的 名爲子午毒鏢 共合十二隻 按十元辰所造
這鏢出在少林寺海甯僧所傳 後來傳與尋蒼龍莫雲章六隻 傳與你乾爹閃手毒鏢陳靈茂
六隻 共合就是十二隻 汝萬不可輕用 如要輕用 老身都跟着有過 這個鏢可是丟一隻
少一隻 我們不能造鏢 只能配藥 醜丫頭唯唯聽命 辭了老夫人 回歸黃草山李家寨

因爲有武學在身了 便跟着响馬下上做買賣 他也不常到家來了 每三五個月或陳宅有壽事 他才來呢 但是每逢來了 必帶許多高貴的禮物 老太太一看禮物 遂對醜丫頭說道 這些物件豈是我們窮家小戶的人所有 你不要用這個結識爲娘的心 只要你始終聽爲娘的教訓 做事常把天理二字存在心上 就是娘的乾女兒了 黃賽花只是唯唯聽命 禮物既送來 焉能帶回呢 在陳家住了幾日辭去 以後再來 仍是重禮 老太太可就決計不受了 後來李家寨來了三條龍 這三條龍乃金龍劉青 銀龍劉明 翻江龍趙普 還有小白龍丁德茂 鎮江龍李用 死在濮家寨八義弟兄與李紀昌之手 以後再說中江五龍 可就是這三龍了 李照遠坐下和中江三龍談話 說誰不知五龍肩不離背 背不離肩 何以現在只你們三位來到呢 三龍聞聽 心如刀攪 口稱大寨主 也是我們弟兄時衰運敗 與宋土公趙華陽等爲仇 在濮家寨動手 我的四弟被白勝功所傷 五弟被李發李紀昌 五露鏢頭排行在三的所傷 李明說道 你們的仇 當初在下江已竟解釋了 怎麼十餘年後又結了新仇啦 銀龍劉明說道 大寨主不知 當年石祿的母親 赶走你們 吾弟兄在江湖做買賣 得了一件寶貝 價值連城 一件珍珠百壽袍 一個透骨玲瓏白玉盃 可是三隻 我弟兄未能把他出手 赶上張明母親壽誕之日 我們弟兄由江州狂奔蘇州獻寶 爲張明的母親祝壽 到了蘇州 下榻旅店 正與趙華陽師徒 住在一個店內 趙華陽師徒把寶盜去 珍珠衫抵換破褲子 玉盃換了破茶盃 我弟兄不知 第二日仍當是真實 提着去到張宅送禮 當面出

醜 趙華陽手托寶貝 貌視我等 以致當場動手 有一文錢飛燕子助我弟兄 威振山東馬
奎 鞭掃飛燕子 我弟兄與八義木能周旋 遂逃到濮家寨 那知濮家寨又行失敗 傷了我
們的四弟五弟 吾三人由濮家寨逃到貫寨 實在是山窮水盡了 望大寨主念緣林道的義氣
收留我等 如大八義來到 好報仇雪恨 李照遠聞聽此言 心肝俱裂 大八義不但與你
門有殺弟之仇 與我也有殺弟之恨 吾的兄弟叫小銀槍李廣 雖說不行正道 後求改過自
新 逃到松鶴觀 大八義追到松鶴觀 將我兄弟殺死 破了廟宇 不但你弟兄要報仇 我
弟兄也是報仇心盛 於是吩咐手下人 在寨子四外 設計埋伏 嘍卒寨主俱化裝買賣人
如遇見大八義務必捉獲 以報不共戴天之仇 張正才扮作樵夫 又派丫頭賽無鹽母夜叉
接應張正 這一來正對了丫頭的心懷 因為丫頭和張正幽會 在山中不便 此次正可假公
濟私 暢所欲言爲了 李照遠自坐寨中 靜候好音 張正每日在這一帶盤旋 林中的陷坑
並不是新做的 前文書表過 所爲有了能人剿山 好往鄉裏引他 這日也是冤家路窄 張
正担着一担柴禾 正往前走着 碰見了趙二爺 將八義騙在松林 打落消息裡面 擒了十
位 嘍卒抬着十人 入山見李照遠去了 正在往前走 丫頭騎着馬來找張正 一問嘍卒
才知道張正擒了大八義 丫頭甚喜 叫嘍卒趕快回山 自己來迎張正 那知又與趙二爺相
遇 才用毒鏢打了趙華陽 直至來到陳家莊 爲給情人報仇 才鏢打陳趙氏 這樣負心人
焉能得其好果 三載教育 贈鏢之德 全不顧慮 一但翻臉 毒鏢傷了義母 丫頭見陳趙

氏應鏢而倒 雙脚一磕飛虎驍 擊刀來取趙氏的首級 然後再殺華陽玉娥 丫頭來到趙氏面前 左手一帶 馬往外首一撥頭 向下一探身 刀奔陳趙氏脖頸而來 大叫你這無情的婆子 今天我把你人頭帶走 你死後也不要惹狠 語畢 就聽得嚙吃一聲 紅光崩冒 原來陳趙氏未死 丫頭遇險 因為陳趙氏騎他的馬來 早知道丫頭冷安着好心 丫頭的毒鏢到了 老太太將身一斜 扔刀接鏢 僞做中了毒鏢 倒於就地 這就是智取的法子 丫頭舉刀剝老太太時 老太太一語不發 抖鏢奔他咽喉打去 醜丫頭一見大吃一驚 就知道人家陳家的鏢 還有妙法 未能學得 見鏢來的甚急 只可躲重就輕 一低頭 用下領接鏢 颺的一聲 打下領之上 丫頭疼痛難當 伸手起鏢的時候 太慌啦 一仰手又打在鏢上 反倒釘入好幾分 丫頭一搖頭 二反拔出 把鏢扔在就地 撥馬就走 恨不得人能騰空 馬能駕去 飛出陳家莊去 陳趙氏並不追趕 拾起鏢來 這隻鏢今日又物歸本主了 陳趙氏叫道 賽花 你慢慢的走 我不追你 毒鏢早晚將你毒死 寄語李照遠 快快放出大八義爺兒十個 咱們便兩罷干戈 全保不少的性命 如要半字不肯 老身殺進山中 難免俱作刀下之鬼 好丫頭你慢走吧 醜丫頭那有談話的工夫 忙的如喪家之犬 急的似漏網之魚 坐在馬上只是雙脚磕飛虎驍 兩耳生風往李家寨跑去 醜丫頭這一入山 正和張正走了一個對頭 兩個人是誰也別說誰 一個腦袋頂 一個下巴領 俱都挂彩 張正恐怕還有人追 也沒問醜丫頭 狼狽奔中平寨而來 有嘍兵見他們挂彩 上前攙扶 入了寨子門

張正才放心 遂問妹妹你怎的了 醜丫頭此時下頷傷痕多深 說話也聽不真切 張正與醜丫頭 進了寨門 喚卒往裏回報去了 且說李照遠來了許多的賓朋 正在聚義廳和親朋正說着話 後面的嘍卒 奉老太太之命 來到前寨 口稱老夫人有請寨主爺 李照遠聞聽老娘呼喚 遂辭了前廳衆人 回歸後寨去了 到了後寨 痰嗽一聽 早有小環報告老夫人 這位老夫人娘家姓鄭 李鄭氏吩咐婆子 把李照遠喚入 李明給母親行了禮 他的妻在一旁抱着四歲的小孩兒 此子名叫李春 非常精明 李照遠愛如至寶 老太太讓兒子坐下 李照落坐 丫環斟了香茶 李明叫道母親 老人家喚孩兒有何事商議 老夫人說道 兒呀 娘一來是想念你 二來適才接了報告 言說南北的英雄 都來到咱的山寨 爲娘曾到前寨竊看 這羣人都是一臉怪肉橫生 恐怕這羣人不行正道 李明聞聽此言 吓的一哆嗦 叫道老娘 孩兒也不能瞞着你老 來的這羣人 乃是江湖綠林好漢 因兒佔山爲主 乃是綠林勾當 雖殺奸誅逆 不結交的 當然都是綠林 老太太聞聽 打了一個寒戰 叫道兒婦哇 平常爲娘問你 咱們幹的什麼勾當 你總瞞哄爲娘 李明笑說道 娘啊 因爲你老素常好道 你老兒子又幹的不是正常的勾當 如果媳婦要是實話實說 必惹老娘生氣 這就是瞞哄的原因 列位 這就是做媳婦的賢良 能够不叫婆母跟着吃担心飯 並免去婆母的煩惱 女子講究三從四德 這幾樣只當佔上一樣 就可稱得賢人 三從者在家從父母 出門從丈夫 沒了丈夫 兒子要够了歲數 便從兒子了 四德者講究德言工貌 閒言

少叙 老夫人說道 今日吾的好媳婦 要不告訴我 我還作夢呢 李明啊 你這個買賣 乃是血盆子的買賣 恐怕將來出了事非 後悔無及 你要聽爲娘的話 快把這個買賣收了 你何不做一個小本經營呢 爲娘一天吃一頓飯 噉着也是順當的 李明抱拳說道 孩兒必聽老母的教育 老夫人說道 近日我聽婆子們說 我的朋友黑天白日 都出去探道 莫不成山中了什麼意外 官兵打山嗎 李明含淚說道 咳 這也是提到這兒子 當初我的兄弟小銀槍李廣 行爲不正 兒我才把你老措出揚州 帶領妻子 逃奔在外 對於我的兄弟 你老總問我 我未嘗告訴你老人家 今日實對你老說吧 我的兄弟已死多年 被那大八義之中的神偷照不肖趙華陽所殺 有我的朋友現在來到咱們李家寨 對我報告 言說大八義不久到我的範圍之內 所以我每日打發人下山 探尋大八義的行踪 如果得手 孩兒便把他等拏了 摘心挖眼 給我兄弟報仇雪恨 老夫人說道 兒呀住口 這八義他是何如人也 爲什麼傷了你的兄弟 李明說道 娘啊 要按我兄弟的行爲 固然是橫行無忌 大八義在江湖上頗博得好評 有平生不爲己 專爲他人忙之志 老夫人道 據你的朋友 當然不是這樣說法了 李明說道 我的朋友一定僱租我兄弟了 但是父兄之仇 不共戴天 孩兒焉有不給兄弟復仇之理呢 老夫人說道 爲娘生你弟兄二人 常言道 十個手指頭咬那個不疼 惟李廣小兒 爲娘都恨他入骨 學了江湖的勾當 他不想替天行道 除霸安良 在外採花作案 烈女節婦不知道在他手裏多少 咱家也有少婦長女 對於這類人能夠

讓嗎 趙華陽用刀劈了他 那是天假趙華陽之手 好救全少婦長女 要依爲娘看來 你兄弟死的不屈 別說你會不上大八義 如果會上大八義 要多多親近 還能和仁人君子學些好呢 眼前要真有大八義 爲娘都不能叫你報仇 交了這些好友 你必當成名露臉 這就叫親君子遠小人 把那些怪肉橫生的人們 俱都暗含着遠了 真是家門之幸 娘的言語兒聽惟命是聽嗎 李明叫道老娘 孩兒願遵母命 不能反抗 老夫人哈哈大笑 聽你的言語 真是孝子 正在母子說話 猛聽得前寨點聲如雷 李明一怔 就知前邊必有要事 不然 決不能無故動點 緊跟着打外面進來一個婆子 說寨主爺 前邊的嘍卒來請 說有大事 李明向夫人抱拳道 孩兒先到前面看看 打聽明白什麼事 回頭再稟報老娘 老夫人說道 你去吧 只管辦你的公事 我與你妻也不寂寞 你要不得假 就不用來了 李明答應着走出堂屋 一看是一個嘍卒頭目來請 便問爾等何事鳴點 嘍卒頭目說道 你老到前寨就明白了 李明遂偕同頭目來到前寨聚義廳 早有三山五嶽的朋友 起身迎接李明 抱拳說道 列位恩兄賢弟 不要如此 未知打點是何事故 衆人說道 現有張正拿住大八義十人 打發嘍卒送來 李明啊了一聲 心中暗道 論張正的本事 別說拿十個 一個也不容易拿 於是叫來拍八義的嘍卒問道 你家張寨主怎樣拿的八義 嘍卒說道 我家寨主爺喬裝樵夫 正與大八義在路上相逢 把大八義誘至消息之中 李明啊了一聲道 是了 你張家寨主何以不一同歸來 嘍卒說他們來了十一人 落下一個趙華陽 張寨主追那人去了

又有黃賽花幫辦 他二人趕下趙華陽去了 故此先吧我等把這十人送來 故此鳴點請寨主 請你老人家令下 李明一擺手 這才傳令知會前後左右嘍兵及寨寨主 這人到齊 點完了名 李明把捉住大八義師徒十人之事 對羣寇說了 此時羣寇俱都咬牙切齒 恨不得立時鬪了大八義 方出了胸中逆氣 有來賓說道 大寨主速將大八義發落 以免夜長夢多 這樣一辦 也不枉你老威振揚州 李明說道 好好 遂叫衆寇排列兩廂 所來的賓朋左右落坐 吩咐嘍卒把大八義十名與我綁來 嘍卒答應一聲 先將大八義的兵刃呈上 李明一擺手道 日掛在東面兵刃架子上 嘍卒又將大八義老少推到 爲首的可是宋錦米士公 其餘都在後面 宋爺先是被人家用杠子抬着 也不知到了什麼所在 後來進了山寨 又將衆人都倒背手細了 宋爺一看寨中掛着羊角燈 上面有字 寫的是荒草山李家寨 宋爺這才明白 老少到了聚議廳 見是明三暗五的房子 兩旁帶着跨屋 前出廊後出廈 金壁輝煌 廊下的羊角燈 上寫着喜報三元 東面廷下擺着兵刃架子 錚光明亮 嘍卒一個個如狼似虎 八義向左右一看 都是當年的冤家 高矮胖瘦不一 宋爺就知道決活不了啦 這羣賊都和大八義有不共戴天之仇 後來又見金龍劉青 銀龍劉明 翻江龍趙普 茶陵縣漏網的姚家二鬼 追風鬼姚通 黑風鬼姚明 九頭和尚于星五 蓬頭羅漢左得明 千里遊春邢智 又有鄧彪鄧豹 鄧成鄧祥 還短四個沒來 共合一塊兒 人稱鄧家八彪 有一個和尚三個老道 宋爺不認識 這個和尚雄糾糾氣昂昂 背後裝着一對兵刃 乃是短把追風

荷葉鏢 書中暗表 和尚叫銅金鋼插翅虎李豹 出家名字叫雙飛僧 又有兩翼真人 一個
叫一氣仙 那個叫三才如意道 俱都是北方玉虛觀鄧泰清的餘黨 奉鄧泰清的命令 來透
南方尋找大八義 那旁又有金刀黃月林 往當中一望 獨坐金交椅 一家寨主 真有一團神
威 煞氣騰騰 身高六尺有餘 面似美玉 兩道箭眉 一雙闊目 鼻直口方 大耳有輪
三絡黑髯飄洒胸前 頭上絳紫色紫巾 勒着紫金抹額 上插一對雉雞翎 飄洒腦後 絳紫
袍上綉着團花 胸前勒着十字絆 背後緊插低頭花裝弩 杏黃絲帶束腰 黃中衣 白底窄
腰鞋子 閃披一件赤紅色的大衣 這人坐在中央 與普通的山王盜寇 真有不同 差不離
估山的 都是一臉怪肉橫生 面上必有種種的記號 身大胳膊粗 這位寨主威風凜凜之中
着一份儒雅之氣 大八義看罷 並不知此人姓字名誰 嘍卒喝喊 叫大八義跪下 八義
說列位弟兄 不聽狐假虎威 吾們給人人跪下 嘍卒用手一指當中 說道 吾家金刀太歲
李寨主 後面的阮宏芳阮弱芳 一聽就明白啦 說可不的啦 一定是李明李照遠 只見
李明擺手說道 爾等不必叫他們跪下 說着話往下觀看 但見大八義像貌骨格 與衆不同
於是向下問道 爾等都姓字名誰 快快說了 本寨主好給爾等一個快刑 宋士公微然笑
道 我乃八義之首 姓宋名錦字士公 江湖人稱寶刀手 人遂美髯豪俠的便是 宋爺又把
自己背後老少 都報了名姓 李明說道 宋士公你既行俠作義 就不當無故仇視綠林 當
初趙華陽刀劈我弟李廣 此仇十有餘年未報 今日犯在我的手下 還有爾等的命在嗎 如

要知時達務 就該跪在吾的面前 苦苦哀告 好饒恕爾等的殘生 汝等不但不哀告 反倒強橫 莫不成爾等都忘了死啦 草上飛苗慶掃帚眉一立 虎目圓睜 喝道你也住口 我們遠路到此 你就該遠接近迎 你才够綠林的英雄 你們不過仗着偷偷摸摸 扮個樵夫 好將我等拿獲 算不了英雄 李明說道 苗慶 你以為你所說的全對呢 就按被獲遭擒 你就枉為英雄 唐奇哼了一聲道 大八義自創蕩江湖以來 都是替天行道 你要真是英雄好漢 你把我放了 棍也交了我 單看看誰行誰不行 李照遠一看唐奇 這種天真爛漫 哈哈一笑說道 你是缺心眼的人 要打算出山 那能容易 宋士公在旁道 列位寨主 不必聽鐵棍唐奇的言語 你們要打算怎樣 我等決不願過問的 那旁金龍劉青說道 李寨主不必跟他多言了 據我看莫若先把那個擒來 如其不能如願以償 再處置他等不遲 李明一聽此言 稍微將手一招 上來十個老少嘍卒 李明說道 你們把這十人給我推下去 這十個嘍卒如狼似虎 把大八義推下去了 大八義弟兄是談笑自若 決沒有半點担驚害怕的神情 宋士公把銀髻一甩 往倆旁一看 俱是些仇深似海的對頭 各執軍刃 光華閃爍 宋爺就知道完了 不由的長嘆一聲 叫道衆位兄弟們 你等都在家中樂守田園 無緣無故把你等請出來 不想半路途中 俱都喪命 哥哥我實在對不起衆位賢弟了 白勝哈哈笑道 兄長何出此言 你我弟兄同師學藝 又結金蘭之好 雖不敢比古人羊左之交 也不能打咱們弟兄遇見 給拜盟兄弟的留下罵名 咱們但願共死一處 生死相守 這不是極難得的

事麼 將來拜盟兄弟的還許拿大八義當榜麼呢 這真是一件不幸的事 他要決把咱們宰了 那真叫成全咱們 宋士公點點頭 然後又一看鐵棍唐奇 姜玉龍 雷順 阮英等 老英雄幾乎淚下 叫道衆位兄弟 與我結交多年 受了愚兄的累 還情有可原 可嘆他們小弟兄們 一朵鮮花未開 如今也受了一刀之苦 真叫我心中難過 雷順道 伯父對於我們憂心 姪兒等拜在你老人家門下 今天一同挨宰 姪兒等在社會上無寸尺之功 也跟着老人家們精神不死 炳炳麟麟與日月爭光 何以慶幸之至呢 鐵棍唐奇哼了 聲 叫道宋大爺 你不必替我們打算 雷順說的真是實話 死了就完啦 活着多麼麻煩 睜開眼就得吃一天也不知道幹什麼 窮忙一陣 你老看看你的眼圈都紅了 知道的 是你老疼愛我們不知道的 說你老自己惜命 什麼東西 叫人家看着多麼栽勛斗 宋士公聞聽 氣往上撞 說你 東西真來無理 大爺也是你罵的麼 唐奇說大爺你老沒聽清楚 我說這羣賊呢 他們暗害咱們 不算人物 宋士公也笑了 老少往下走着 坦然自若 真够視死如歸的大丈夫 羣賊暗自佩服 李照遠見此情形 心中暗道 大八義老的少的都够英雄豪俠 我李明交的這些朋友 未必有大八義這麼一位 又想剛才老母勸自己 不叫以弟仇爲重 莫與大八義爲仇 思至此 一擺手道 列位弟兄且慢 鬻馬俱都停住 向李照問道 莫非大寨主有了惻隱之心 要留下他等嗎 這可是禍 當斷不斷 反受其亂 李明向衆人抱拳道 列位有所不知 我並不是要留下他們 再說我開的是打仗的買賣 焉能畏亂 因爲大八義

才有六人 還有趙華陽陶六禿子 容張正把趙華陽與陶六禿子拿來 再殺不遲 還有一事 今天乃是本寨老娘的生辰 買鳥還放生呢 焉能不取個吉利呢 你道李明這一派謊言 所爲的是留下八義 好想瞞過衆人的法子 放走大八義 將來好與八義結交 兩旁的响馬 見李明如此 俱都無言 李明吩咐嘍卒 將大八義綁在東廊子下 寒鴨泅水式 嘍卒答應 將八義俱都捆了 在廊下看守 這十位俱都是閉目等死 低頭不語 李明叫衆人落坐 治酒款待 以爲慶功 竟候張正與黃賽花來到 衆家响馬 也甚喜悅 正在歡樂痛飲的時候 嘍卒慌張跑來 稟道 寨主爺 現有小姐黃賽花 寨主張正掛彩回山 李明聞聽 大吃一驚 說張正與黃賽花的本事 非是等閒之輩 何以忽然掛彩 于是吩咐黃月林與嘍卒 快去摻扶 進大廳說話 黃月林率衆下去 工夫不大 將陰陽二寇揜進聚義廳 衆人一看 俱都大吃一驚 李明站起身離坐 接將下來 叫道兄弟妹妹 何以受傷 可痛死愚兄了 嘍卒快取金傷藥散來 嘍卒把金傷藥取來 給張正敷 又服了一粒丸藥 然後把他的衣服取來 叫他更換 又拿金傷藥給賽花敷傷口 賽花擺手 說我中的是毒鏢 非有特別好藥 不能醫治 衆人一聽 各個吃驚 李明眼望來賓說道 列位 不論僧道俗家 那位要有好藥 把我這個妹妹治好 李明 恩不盡 其中有一個和尚站起身形 說李寨主 小僧我有些解毒的藥 不知行與不行 李明一看 正是九頭和尚于星五 因他善打十二隻聯珠鏢 這宗鏢極其厲害 與子午毒鏢的解藥 相差無幾 他的毒鏢 如果打在人的身上

非用他們的解藥不可。如果用別家解毒藥，越治毒越往裡走。九頭和尚將藥取出，叫嘍卒取了滾水，把藥瀉開了一粒，給黃賽花服下去，又取出八金提毒散，給黃賽花敷在傷口。用小拔毒膏一貼，諸事完畢。大家重復落坐，再整酒席。李明李照遠才問張正受傷的經過。張正遂將追趙華陽的事說明。李明搖頭說道：賢弟，我常對你提及陳趙氏，武學絕倫，不可輕視他。賢弟與妹妹不聽愚兄之言，才有今日之敗。我先說一句話，放在事前。陳趙氏必來要大八義，倒不如俟席散之後，某家帶嘍卒寨主，去與陳趙氏道歉，表面如此。暗含着可是要趙華陽。陳趙氏如見了本寨主，順情順理，交出趙華陽，那就沒的說詞了。他如執意與我們作對，那可就破除情面了。豁着我的妻子老婆，我也要跟他爭個弱死強存。張正點頭道：要打算贏那娘們，還是非寨主不可。於是大家猜拳行合。從新飲酒。張正在樂到極點，猛聽得外邊廊子底下有人喝喊：正是鐵棍唐奇，看見人家吃酒用菜，饒的猛英雄口涎直流。阮英一回頭，見唐奇如此，目不轉睛看人家。遂對唐奇說道：你太沒出息了。真叫沒心，你還醜呢。唐奇說道：小哥哥你不要攔我，自從三陽鎮打完了尖，我早就餓了。此時我的老腸和老肚都不依我了。八義一聞此言，說這才叫現世呢。唐奇說道：你們不要管我。咳，金刀太歲李明，我把你個狗娘養的，衆響馬皆都，怔。李明站起身形，啊，了一聲，手理三絡鬚髯道：這是何人怒罵，底下的饒唐奇說道：是爺爺我罵的，告訴你糖時甜的，那就是咱的姓兒。神偷蠻子小乾腦袋，那是我師傅。李明說道：你這傻小子真乃

無禮 爲何怒罵寨主 唐奇說道 你不是仁義漢子 咱們不論有多大仇 殺也可 打也可 就是這個餓着不可 小子們大口吃肉 大盃喝酒 爺們 夜不曾吃東西 肚子裡餓的難受 我要罵你們一頓算過分麼 李明鼓掌大笑道 你罵的有情有理 兩旁衆響馬也都樂啦 知道也是一個沒有出息的傻小子 又聽唐奇罵道 把你們狗娘養的都罵痛快了 你們應當怎樣對待爺爺呢 李明用手一指 叫道黑炭頭 你就不再罵了 你要再罵可就對不住你的 唐奇道 不叫罵也行 你得來一壺酒 一盃肉 把爺爺的咀堵上 自然就不罵你們了 李明笑道 這個使得 遂吩咐嘍卒 把一壺酒 一盃饒羊肉 給他拿去 嘍卒一看 心中暗道 我家寨主爺今天怎麼變成賤骨頭了 於是端了酒肉 來到唐奇眼前 叫道 幹唐的你吃吧 唐奇雌雄眼一睜 眼望着嘍卒說道 小子 你把我的綁繩解開 等你吃完了 你再把我綁下 嘍卒擺手說辦不到 唐奇說道 我的手細着呢 怎麼吃呢 嘍卒說道 咱兩交一個朋友 我喂你還不行嗎 我拿筷子往你咀裏夾肉 酒壺嘴對着你的嘴 你看好不好呢 唐奇說道 好極了好極了 真是早養兒子早得濟 嘍卒罵道 你別裝瘋賣傻 說點兒人話吧 唐奇眼望八義及小弟兄道 你們那位喝一口 來塊肉 氣的大八義老少低頭不語 唐奇說你們沒有這份造化 嘍卒小子 你就先喂我吧 嘍卒唾了唐奇一口說道 你真不是好東西 於是把酒壺舒在唐奇的口裏 唐奇喝了 口酒 嘍卒又給夾了一塊肉 放在口裏 唐奇狼吞虎嚥 旁若無人 霎時酒肉全無 喊道 李明你不是東西 管齋不飽

不如押咱們活埋。李明哈哈大笑，叫嘍卒再拿酒肉喂他。這個嘍卒取了酒肉，再唐奇傻英雄吃的盃盤狼藉，一看盃中還有兩塊燒羊肉，一塊肥一塊瘦，猛英雄忒了一聲，計上心頭。對嘍卒說道：你們寨主是好朋友，你可是個壞人？你用筷子一統我的上牙膛，把我的上牙膛都杵破了。這裏還有兩塊，一肥一瘦，你拿手指頭撮着喂我罷。我決不嫌髒。阮英在旁幾乎沒樂了，就知道傻小子要咬人。那廳房的金刀太歲怒道：嘍卒好好喂他，何必與他作對？這嘍卒回身道：說寨主爺你老不知道，這小子是吃飽了，說着話把筷子扔在地上。撮起一塊瘦肉，往唐奇咀裡就塞。唐奇說我不要瘦的，我要肥的。嘍卒無法，將瘦的扔在盃內，用手指撮起肥的喂他。唐奇說道：這塊肥的到了咀內直打滾，不能往下嚥，你還給我挪塊瘦的吧？嘍卒無法，把肥的扔下，撮一塊瘦的，說你可不許再換。惡狠狠的往咀裡一填，說你吃吧。嘍卒是個氣勁兒，把兩個手指頭填到唐奇咀裡去了。唐奇一併嘴用大門牙把嘍卒的手指咬住，就聽咕嚕一聲，把嘍卒的手指咬掉。疼的嘍卒暴跳如雷，托着手往廳房來跑，叫道：我的爸爸，疼死我了。寨主爺你老快看吧。孝明勃然大怒，說你這個黑炭頭，好生無禮，給你酒肉充飢，你反咬了我的嘍卒，真真可恨。傻英雄張口將手指頭與肉吐在地上，叭答叭答嘴道：沒有鹽淡味兒。雌雄眼一掉線罵道：李明，爺爺騙你的酒肉，你是沒過來，你要是過來，連你一齊咬，跟那小子是一樣。李明急的萬分，就意思要將唐奇暴打他一頓，或者取他的黑炭頭，巧中取智，阮英一看唐奇這宗行爲，非常喜悅。

他一高興 主意也來了 就尋死中求活的招兒 小俠客用眼一瞟入地鼠阮弱芳 見八爺低頭不語 阮英暗叫叔父 咱爺兒們真是摔倒了拿法啦 於是厲聲說道 李明不要你發威 你要知我們爺兒們厲害 快把綁繩兒打開 吹三通打三通 把我們爺兒們送出李家寨 如要牙崩半個說不字 那時小太爺取了你的首級 休怨小太爺的手黑無情 李明問道 小娃娃你是何人 阮英說道 小太爺家住揚州阮家套口 人稱巧中智取猴子阮英小俠客是也 李明傲然一笑道 汝二背細綁 不論有多大能爲 也施展不出啊 阮英一瞪眼說道 李照遠你來看 這叫綁繩嗎 說着話兩背一抖 向下一脫 身得自由 縱出廊子下 槍了嘍卒一口朴刀 罵道 你們這羣牛馬如知時務 快快將我那叔伯兄弟們放了 如不怕死 那個前來受死 李明一見阮英如此 氣的渾身立抖 罵道 嘍卒真是吃貨 爲何不把他綁結實了 有那看守八義的嘍卒 毛腰把細阮英的繩子拾起來 叫道寨主爺你看 這個扣兒還沒開 衆响馬俱皆一怔 不知阮英是怎樣脫的綁繩 八義老少可知道 這是卸鎖法 他是跟阮八爺學的 此時八爺見阮英脫了繩鎖 十分高興 暗道 我真迷糊了 竟沒想起這一招 叫小兒露了臉啦 你道這個卸鎖法 練的骨勁如鋼 骨軟如棉 也不論繩鎖手鐸脚鐸 把氣一運 透在皮中 立刻繩鎖皆廢 這個時候八爺要施展卸鎖法 可來不及了 皆因嘍兵各執長槍短刀 圍繞着八義 這個先算是被阮英搶佔了 不表八義 話說阮英叫陣 李明說道 那一家寨主臨戰當先 將娃娃拿住 話言未了 有人答應 口稱寨主不要

看重他 誰不知猴子阮英是新出世的 某家拿他不費吹灰之力 於是伸手握刀 那阮英身
形倒退 上下打量來人 見他中等身材 頭戴六瓣抽口帽 身穿青緞箭繡袍 紅綢子中衣
薄底窄腰靴 胸前煞十字絆 背後揹着刀匣 手拿截把鬼頭刀 面似青泥 半截眉圓眼
睛 雙耳無輪 塌鼻樑 薄片嘴 阮英看罷 來者通名 小太爺刀下不死無名之鬼 響馬
咬牙罵道 小畜牲 不要言語欺人 誰不知山東黃河套 鄧家八彪 排行在五 姓鄧名成
阮英笑道 你乃無名小輩 響馬大怒 舉刀殺來 阮英接架相還 二人殺到一處 李明
分派嘍卒 掌起燈球火把 雖說不能以多爲勝 也得給鄧成助威 嘍卒答應 點起燈球火
把 鑼聲振耳 吶喊捉猴子阮英 羣賊站起身形 有甩大衣的 有登靴子的 有緊英雄帶
的 有按頭上帽子的 各執軍刃 由聚議廳中打墊步往外便縱 小俠阮英並不懼怕 掄開
手中刀 十分英勇 大八義一看阮英的刀法 純粹是八卦刀 衆英雄不由的心中納悶 阮
英拜在趙華陽面前 不過兩三個月 怎麼他把行意八卦刀 俱都學去呢 衆人那裡知道
阮英受了四位高人的指點 第一位就是大八義排行在六的禿子陶金 自幼給阮英彎腰疊腿
八卦拳八卦刀 六爺俱都教授了他 宏芳教他的燕子鑽雲三縱法 又有通背猿猴的猴招
就是猴拳 入地鼠阮通教他卸鎖法 耗子盜洞 神筆大俠駱鳳池 教授他判官筆 後來
學了趙二爺躺下三刀 轉環三刀 救命三刀 奪命三刀 要不然後文書小八義上 阮英爲
小八義之首 上至君王 下至黎民 沒有不知阮英二字的 閑文慢表 話說阮英與鄧成交

戰 阮英手中刀上下翻飛 鄧成的手中刀見招破招 看顧周到 能為不在阮英之下 阮英咬定牙關 雙眉緊皺 殺人的雄心陡起 賊人略知輸招 往懷中一撒刀 阮英的刀再往上一翻 鳳凰展翅直奔鄧成脖頸掃去 鄧成說聲不好 身形向下一矮 稍微遲點 就聽啞吃一聲 刀尖滑入咽喉 鄧成扔刀 死尸栽倒 阮英撒刀 跳在圈外 大聲叫道 該死的鄧成 這樣本領也敢出頭交戰 羣賊一看 不由的一陣大亂 賊衆有知道阮英是超二爺徒弟的 手中刀比二爺還厲害十分 那旁有人喊叫 娃娃阮英傷我胞兄 我與你誓不兩立 此人正是鄧家八彪排在第六 名叫鄧祥 他心中的意思 是說哥哥你有靈有聖 保護兄弟殺了阮英 給你報仇 他嘴裡可說錯了 因為借着英靈報仇這句話 在綠林道中似乎不好聽 他嘴裏便說道 哥哥慢走 兄弟跟你一塊去 大家一聽 此賊出口不利 都一陣好笑 賊人抱刀三縱 來到猴子阮英面前 阮英見他的截把鬼頭刀奔胸前來了 用刀往外一撥 賊人撒刀 反手奔阮英頭頂 阮英進步 單刀一接賊人的腕子 賊人撒刀換招 再上步進招 阮英力敵鄧祥 兩個人一來一往 一衝一擋 已有二三十個回合 阮英刀不順手 鼻窪鬢角見汗 手中刀越發沈重 暗自想道 賊勇猛非常 我的氣力不能敵他 老師的敗中取勝轉環三刀 我也曾學過 自從學會 未能施展 今日何不拿他開張呢 思至此 單刀奔賊人頭頂 鄧祥用刀往外一封 阮英撒刀又奔賊人小肚子點去 賊人提刀向外一掛 打刀撩進 那知阮英轉身 左手作出一個鈎子 一攏刀背 斜身敗走 賊人見阮英如此

就知道阮英無能 放心大胆 向前便進 在後邊喊道 小畜牲 你要想逃焉得能够 說着話撩刀奔阮英後心 阮英扭頭回頭觀看 見他的刀尖已到 阮英向左一轉 用自己的刀一按賊人的刀 就聽噹啷一聲 賊人知道輸招啦 武學中有一個講究 刀不碰刀 如要碰刀 必定輸招 賊人往上一推 這手工夫叫順水推舟 賊人躲閃不及 這一刀奔脖頸撲哧一聲 給鄧祥抹了脖子啦 死尸倒栽 阮英向圈外便縱 面向羣賊喊道 爾等若知小俠的厲害 快將我的叔伯弟兄們解了綁繩 如不怕死 快快前來 與你家小俠動手 衆賊此時一陣大亂 李明說道 列位壓聲 勝敗乃是常事 阮英也沒有出奇的本領 衆位給我看着點兒 待本寨主拿他 李明言還未畢 後面有人一把揪住金刀太歲李明 說寨主息怒 待某家拿他 李明回頭觀看 正是蓬頭羅漢左得明 只見他口念阿彌陀佛 叫道小娃娃你乳臭未乾 何得如此猖狂 咱家捉你便了 語畢 捧鐵禪杖臨敵 李明叫道老當家的 你老多要留神 和尚說道 不勞大寨主囑咐 雙手一合鐵禪杖 大聲叫道 阮英小娃娃 你還認識羅漢爺嗎 阮英往對面一看 這個和尚是陀頭 面黑鬍髯 十分凶惡 看着他似乎在那裏見過 忽想起在揚州大鬧周家鎮 金棍無敵周鳳來家見過 除非唐奇決贏不了他 這僧人必有硬的功夫 鐵禪杖沉氣力大 刀斫斧剝不怕的橫功夫 阮英思至此 一笑說道 我當是何人呢 你乃八義手底下的剩貨 要不給你留情 早就認母投胎啦 今日當着大衆之下 你還敢耀武揚威 真是無恥之徒 和尚一幌鐵禪杖 鋼環嘩啦啦亂響 叫道小娃

娃不要嘴強 大八義在咱家手下也不會討了好去 你要知道進退 速速扔刀 說話之間 擺鐵禪杖照定阮英拍來 這一下要拍上 阮英也就成血餅子了 小英雄不敢力敵 往旁邊便閃 和尚的月牙鏢又奔阮英胸前戳來 阮英只是閃展騰挪向隙而進 和尚身體靈便 毫無漏招之處 前者鏢慢人慢 後來鏢快招快人也快 把小俠阮英圍在當中 阮英只累得氣喘吁吁 僧人一看鏢未落到阮英身上 不由得着急 把鏢招可就加了快啦 小俠客此時氣力不敵 這一來可就落了後啦 剛才還有緩手之力 現在只有招架之功 小英雄不求有功 但求無過了 身形一個勁的倒退 單刀的招法已散亂 大汗淋漓 濕透了衣衫 此時被獲的九人 抬頭向戰場觀看 都替阮英担驚害怕 阮英力盡津竭 實無贏人之術了 又見和尚越殺越高興 把鐵禪杖舞的唔唔唔 帶起風聲 勇不可當 此時被擒的九人 見機快的 就是夜行鬼張明 說道阮英不要戀戰了 刀殺二寇 你的臉就算露足了 要依五叔良言 你不必以戰為能 賣一個破綻 登房而去 別打啦見好就收 常言說的好 事不要太過 阮英聽的明白 暗自想道 五叔你可把我看的太不義氣了 我焉能拋老少而去 別說咱們還是同氣連枝 就是跟別位 我都得湊個熱鬧 人人都不跑 惟獨我跑 以後還在江湖路上裝的那門子好漢呢 阮英一方面思索 強打精神 又與和尚戰了幾合 阮弱芳此時打算施展卸鎖法 實不得空 因為嘍卒看的太緊 於是叫道侄兒 你就聽了你五叔的良言 走了就完啦 何必效愚人之爭呢 阮英喝的一聲說道 老叔父 這是什麼言詞 孩兒雖

不能增光耀祖 也不能叫人罵我不仁不義 你道阮英這一說話 手中的刀略微一慢 被鏟頭碰上 幾乎未能撒手 和尚傲然一笑道 阮英你真是英雄 咱家今天要跟你鬪一個水落石出 阮英那聽他這一套 虛幌一刀 向窗外便縱 用手巾一指 叫道和尚你且站住 和尚將鏟往下一空 左手理髻 叫道阮英小兒 你有什麼言語 對咱家說來 阮英說道 你家小爺 早有打算 跟你一個和尚動手 決不能不見水落石出 你也不用拿話語圈着我 憑阮英的後人 俠義的門人 那有敗走的道理 語至此 小英雄把心一橫 咬定牙關 將刀一扔 大八義一看小俠的情形 就明白啦 阮英一定是戰僧人不過 要行自盡 張明白眼珠子一轉 說道 阮英你真是無知 我們叫你走 爲的是叫你尋找你的恩師 幫助你的恩師 好來救我們大家 謹叫你自行拙志 又聽阮英吶喊一聲 心中說道 老師呀 老師呀 咱們爺們從此永別 那知心裏的話 說出來了 只喊了兩句老師呀老師呀 底下尙未出口 話言未了 就聽南罩房上有人喊道 唔呀吾的徒弟 休行拙志 老師來也 衆嚮馬俱都一陣大亂 阮英向南房觀看 一看正是自己的老師 只見二爺一躍 下了南罩房 精神凜凜 氣宇軒昂 趙二爺這一到 殺了個地覆天翻 掌振雙飛僧 自從趙華陽在陳家莊遇救 陳趙氏趕走陰陽二寇 娘兒四個進了黃酒館 到了退身屋落坐 陳趙氏把打黃賽花的鏢 叫陳四兒搶回 趙二爺說道 姑母的武藝 真比劍俠 丫頭一鏢 幾乎把我吓死 陳趙氏說道 我幸虧沒教授小丫頭上樹 今日幸不遭其毒手 要講動鏢 他不是聖

人門前賣百家姓嗎 姑娘說道 雖然如此 那隻鏢也玄虛 你老是早有準備 要不然也難討公道 爲娘不是常對你講究嗎 打仗不是竟仗勇字 講究的是手眼步 心氣胆 機警活潑 未曾進招先示却 未曾退步先示勇 使敵不知我招自何處來 八面都是招法 然後可以操必勝之券 你未曾經過大敵 對於武學雖有根底 尙缺經驗呢 二爺說道 姑母這一遍言語 勝似學習十年 但不知李家寨 離此多遠 孩兒此時心懸兩地 我那哥哥弟弟徒弟們 落在李家寨不知吉凶禍福 望老太太指教孩兒 到李家寨好救十人之命 陳趙氏說道 我指明你道路 你去了也是不成 現在人家山中 僧道兩門 回漢兩教 男女老少都是河南山東的著名綠林盜 老身隨你前往 用言語周旋 他要懂的交朋友 就許放了你的兄弟徒兒 如若言語激烈 李照遠要報黃賽花之仇 到那時手快的保命 手慢的死在李家寨 老身跟你去救了八義 縱然死到那裏 也有名有利 江南趙一聽姑母之言 甚是歡喜 叫道姑母 全仗你老成全侄兒了 旁邊的姑娘陳玉娥說道 娘啊 你老助我表兄去李家寨 怕的是母親與我表兄孤單 女兒也要跟隨前往 趙華陽攔阻玉娥 老太太說道 華陽不要攔他 他的武學也不弱 二爺點頭道 好好 多一位多一個仗勢 陳老太太又對陳四說道 我們去李家寨 你必須將門關好 恐怕我們去李家寨 那裏賊人前來殺我們 陳四答應說 嬌娘不勞囑咐 侄男在家好好看守 陳老太太帶領趙二爺奔李家寨去了 陳四見衆人走遠 把門板上好 跑到櫃房倒頭便睡 此時陳趙氏與玉娥姑娘 俱都在後面跟

隨 正行走間 前邊有一道士嶺 在樹叉子上掛着一個物件 來回亂幌 二爺走上前去說
姑母這就是我金蟬脫壳拋的紫絹英雄大氅 說着話走到石碣子前 把大衣取下 說這就
是我的救命衣 遂將大氅圍在腰間 娘兒三位越過土岡 趕奔前邊道上 趙華陽告訴陳趙
氏 說這兒就是我失敗之地 陳趙氏點頭 趙二爺走着道兒 就覺着脚底下一物 二爺低
頭一看 哈哈一笑 說道 姑母你老看 物歸原主 語畢 低頭拾去 正是自己的頭巾
二爺挽了挽 把頭巾戴好 向前走着 只見就地下白涼涼一物 二爺緊行幾步 低頭一
看 正是自己的摺鐵單刀 二爺拾起插入刀匣 心中十分滿意 陳趙氏亦替二爺高興 脚
底下加勁 够奔李家寨而來 遠遠望見燈光 來到切近一看 上寫黃草山李家寨 遂繞到
寨牆 三人上了大牆 登寨子房往裡走去 就聽裡面有聲吶喊 捉拿的聲音 陳氏母女一
伏腰 直奔內寨 把二爺拋在後面 二爺順着籬音 滾脊爬坡 來到罩棚上 伏住身形往
下觀看 見底下動手的是一個和尚 掌中一條鐵禪杖 把阮英圍住 眼看阮英不是和尚的
敵手 戰了幾個回合 只見阮英縱出圈外 叫了一聲老師 趙華陽一看就明白啦 徒兒不
能擋抵和尚 於是大喊一聲 亮摺鐵刀跳下房坡 未曾說話先唔呀一聲 叫道徒兒你別着
急 這個禿驢交與我吧 阮英一看 師傅來到 把精神立刻振起 叫道老師 你老決戰敗
羣賊 好救出我的叔伯兄弟們 二爺說道 你沉住了氣 看吾的 說着話擺刀撲奔蓬頭羅
漢左得銘 和尚一看是趙華陽 真是仇人見面 分外眼紅 叫道趙華陽 咱家正尋你不着

想不到你插標賣首 趙華陽唔呀一聲 叫道禿驢 前番周家鎮你漏網脫命 都是吾的剝貨 今天二大爺我要打掃打掃剝貨 語畢 擺刀分心便刺 和尚用力往上一磕摺鐵刀 兩個人動起手來 殺的難解難分 那羣響馬有認識二爺的 有不認識的 各個都要告奮勇 金刀太歲 李明李照遠 叫道列位 我山中的規矩 單打單鬥 不許兩打一個 此時李明把趙二爺殺他兄弟之仇 倒拋開了 這就是英雄愛英雄 好漢愛好漢 羣響馬那敢違他的山令呢 趙二爺是越殺越勇 那旁金刀黃月林 把手中的金背砍山大刀一擺 向前一縱 叫道阮英 你傷了我本寨的賓朋 拿命來見我 阮英見他擺大刀而來問道 你是何人 黃月林報了名姓 二人殺在一處 阮英此時已然休息多時 精神復原 二人殺的不可開交 又聽那旁喊道阿彌陀佛 原來是左得明戰趙華陽 二爺與和尚戰了五十餘合 但見他鏢沉力猛 自己實難取勝 虛恍一刀 故意收走 和尚不捨 搖鏢隨後追來 鏢立着劈頭剝來 帶的風聲唔唔 趙華陽斜身領刀 二手相合 回頭觀看僧人 話到人到鏢也到 趙華陽把身形向右一轉 與和尚打照面 刀奔頭頂 惡狠狠砍去 和尚躲之不及 不偏不正 正剝在當頂之上 就聽噹的一聲 和尚腦袋沒動 把趙二爺的刀磕起來了 二爺又甩刀向脖掃去 和尚也沒躲開 把大領剝斷 肉上落一個白印 趙二爺機伶伶打了一個寒戰 就知道 和尚練到家的橫工夫 蓬頭羅漢左得明 倒立鐵禪杖 伸手摸頭 口念阿彌陀佛 心中暗道 這幸虧是我 換別位早死多時 人言八義本領出衆 果然名不虛傳 和尚眉稍一

動 雙睛一瞪 再擺鏢上前 來戰趙華陽 正在此時 東房上有女子說話 無語鶯聲 叫道二哥 閃在一旁 待小妹傷這個和尚 語畢 縱下一位美貌無雙的俠女 背後亮出一對立葉雙刀 趙華陽跳在圈外 高聲叫道 表妹留神 和尚壓鏢觀看 只見女子手擎軍刃 趕奔上前 和尚問道 你這丫頭好不知自愛 一個女流 和咱家動的那一門子手 陳玉娥叫道 萬惡凶僧 你是少見多怪 從古來不知出了多少巾幗英雄 爲國出力 女子怎麼打不得杖呢 比的是本領 何分男女 姑娘話未說完 從房上又跳下一位年邁的媽媽 正是狠手毒鏢陳趙氏 因爲他母女與趙二爺一同入寨 聽得寨內鑼聲響亮 這母女大吃一驚 心中暗想 莫不成裡面早有準備 捉拿我們麼 於是伏身直奔鑼聲而去 恐二爺臨敵 崩得傷口 來到東房上一看 原來是一個和尚與一年少的英雄動手 母女並不認識 後來聽了趙二爺叫道徒弟多留神 這娘兒兩才明白 那少年是二爺的門生 陳玉娥見趙華陽兩刀不能傷和尚 才越下房坡 老太太怕女兒不能敵 故此也跟着蹤將下來 欲待動手 那旁金刀太歲李明 看的明白 不由的大吃一驚 喊叫一聲 左當家的黃賢弟 擺手停戰 我與此老婦人有關係 黃月林左得明縱出圈外 阮英這才得脫險 趙二爺站在當中擊刀觀看 只見李明縱下台階 懷抱一對金背雙刀 緊行幾步 走到老太太面前 叫道姨母 晚生不知老人家駕到 有失迎接 當面恕罪 孩兒兵刃在身 不能行大禮 姨母原諒 陳趙氏一背苗刀道 啲 我當是何人 原來是李老大 不要行禮啦 姨母還怪罪你嗎 李明說道

你老人家與我母親乃是乾姊妹 你老幫助我成立山寨 如今小侄男雖有一點名聲 都是姨母成全的 小侄自立寨後 對於你老人家那方面 可未敢無裏 凡夥計們找錢 小侄都囑咐他離開地面 敬你老如生親 可是你老對我亦如同骨肉 但不知侄男那一點錯了 你老的刀鏢傷了黃賽花與張正 現在你身臨大寨 當然爲救趙華陽等 俺李明要當面請教 如俺李明做事不對 姨母當面說出 我決不反抗 陳趙氏說道 好你李明 你這還是不反抗 那張正與黃賽花二人敗回山中 就沒把始末情由對你說嗎 李明問道 他們有什麼可說 陳趙氏說道 黃賽花用毒藥鏢傷了我的娘家侄子趙華陽 他不知道 還情有可原 他反找到我的門上 再用毒鏢傷我 是何道理 李明說道 黃家妹妹對於趙華陽這層 倒和我說過了 陳趙氏怒道 你要真是朋友 念我與汝母有姊妹之情 你就當看情面 無論如何 把大八義放回陳家莊 不但不放大八義 還捉拿趙華陽 你這分明與老身交情淺薄 不顧情面 李明一鎖雙眉說道 老人家你說的很是 但已往細情 你老尙且不知 我這一般朋友 十之八九都受過趙華陽的害 十年前趙華陽殺了我胞弟小銀槍李廣 趙華陽與小侄早有不共戴天之仇 再說我這般朋友 語至此 用手一指羣賊說道 你看看這羣 那個都與趙華陽有仇 焉能放他 陳趙氏說道 你且住口 我問你是幹什麼的 李家寨是誰的 現在李家寨誰是主事之人 你分明與老身做對 故用此搪塞之旨 要聽姨母所說 快放了大八義開於寨門 按送朋友一般 把八義送走 常言道 遍地朋友不嫌多 一個仇家不

算少 如不能照辦 你要知老身不能破除情面 可以叫你去下人 與老身對敵 我能救的了大八義便救 不能救八義時 就任你自便了 李明聞聽此言 氣往上撞 有心與老夫反目 事有三患 復又將氣兒按將下去 此時後面有人說道 大哥 不必胡思亂想 你老與陳趙氏有親情 那是私情 殺趙華陽給大家報仇 乃是公事 小弟黃月林願戰 說話間擺大刀上前 爲首的李明說道 兄弟你多要留神 姨母呀 常言說的好 衆怒難犯 我實在壓不住衆人了 姨母多要留神就是了 陳趙氏柳眉倒立 喝道 好你獼猴崽子啊 花言巧語的 那個不怕老只管過來 黃月林擺刀上前 忽然縱出一人 黃大哥且慢 這陣讓與我吧 語至此 用手一指陳趙氏 說買瓜買果還讓一個老死 你是該死的人啦 叫那年輕的女子 與本寨主戰上幾何 衆人一看 說話者正是千里遊春邢志 趙華陽要上前動手 陳玉娥縱到當場 叫道老娘後退 二哥不要動手 我看這小子是作搗 待女兒照管照管他 邢志見姑娘來戰 心中甚喜 叫道丫頭 你叫什麼名字 你認得寨主爺我嗎 我就叫千里遊春邢志 陳玉娥知道這小子不是好人 雙刀一擺 惡狠狠向他胸前扎去 邢志以爲一個姑娘 能有多大能爲呢 於是把單刀一撇 向外便推 姑娘雙刀翻起 掛他左右兩肩 邢志撒腿抽身 姑娘雙刀一甩 又向他頭頂砍去 邢志一看 這才明白 原來姑娘是一個很有深造的武學家 姑娘縱起三次 復又砍來 二人差招換式 打在 處 兩個人也在二三十個回合 姑娘一刀緊似一刀 邢志忙和不了人家啦 此賊心中暗道 這也是我採花

折柳的報應 我以為一個弱小的女子 能有幾合 想不到碰了釘子也啞 我要是戀戰 工夫長了 難討公道 我回不用鏢傷他 主意已定 賣了一個破綻 轉身捧刀敗走 心靈性巧的姑娘 早就看出來了 他刀中藏看鏢 姑娘要擺刀追他 恐怕遭了他的暗算 於是將頭一低 颯的一聲 錦背低頭花裝弩 向千里遊春邢志打去 邢志正在領刀轉身時 這隻弩已來到 直中下部臀上 賊人痛疼難忍 拔下弩來 扔在地上 這小子疼的呿牙咧嘴 敗回陣內 姑娘上前拾起弩箭 仍然裝在箭筒 他這是十二隻弩箭 隨用隨裝 姑娘裝完弩箭 手中刀十字架一搭 喝道群賊 那一個前來 與你奶奶動手 如果沒有三四十合之勇的 千萬別過來動手 你家奶奶戰的是有本領的 忽聽對面有人喊道 丫頭你不用逞強 待某家捉你 語畢 來到戰場 衆人觀看 正是中江五龍第三龍 翻江龍趙普 姑娘問道 黑炭頭 你叫何名 姑奶奶刀下不死無名之鬼 翻江龍罵道 黃毛丫頭 我乃翻江龍趙普是也 說着話雙手抱刀 往下便斫 姑娘雙刀作十字架式 往趙普刀上便擡上趙普撒刀 打底下撩陰往上便翻 姑娘往後一退身 趙普抱刀 分心就刺 姑娘見他刀來的甚猛 身軀向左 斜 趙普的刀撲空 姑娘的刀打底下向上翻 直撩他的手 趙普撒刀 姑娘身形向左一轉 繞到趙普身後 一刀奔腦後 一刀剝後背 雙管齊下 趙普自知不好 身形向下一矮 頭這隻刀躲過去了 底下那刀咣啷一聲 正中在脖頸 龍頭落地 死尸跌倒 這就是趙普的收緣結果 陳玉娥撤回雙刀 兩旁的羣賊一陣大亂 有的說道 不

但趙蠻子師徒勇敢 這個女子還這樣厲害 忽聽那旁有人口念無量佛 身形向前一縱 叫道黃毛丫頭 手頭真狠 待山人取你的狗命 語畢 一抖三股連環叉 嘩啦啦響 姑娘看老道 實在凶惡 不由的身形向後倒退 只見此道人 身高在七尺向外 膀乍腰圓 金絲頭鬚 都攪成一團了 頭上扣着一個銅冠 露着如意頭兒 勒着一道月牙圈 兩鬢的頭髮 披在兩肩 面似新磚 一臉的錢兒癩 掃帚眉環眼 大鼻頭往下翻着 大下巴 咧腮 一部鋼髻 扎裡扎撒 身上衲頭衣 破綻重重疊疊 什麼顏色都有 腰束一條五行帶 大紅緞褲 高腰襪子青布鞋 雙手掄一杆三股連環叉 真是雄糾糾氣昂昂 好威風 陳玉娥看罷 叫道牛鼻子老道 即跳出三界外 不在五行中 殺盜淫妄酒 俱在戒條 你如何也敢出來交鋒 三才連環道 一抖軍刃 喝叫丫頭 你乳臭未乾 還敢在山人面前 餞舌 真是好不知自愛 語畢 抖叉便刺 姑娘見又奔胸前來的甚猛 兩口刀不軟接叉 只可用巧妙的招兒周旋 二人一來一往 也就在二三十盞 姑娘兩口刀奔老道胸前斬去 老道見刀來了 把叉往下一摔 喝叫一聲 丫頭撒手吧 姑娘往回撒刀 稍微一慢 又破刀 噹啷一聲 陳玉娥幾乎沒把刀扔了 老道不容姑娘緩手 又又奔面門點去 姑娘縮頸藏頭 將將躲過 舌尖滑地 縱出圈外 姑娘倒吸了一口涼氣 當初與父母學藝 只知可以縱橫天下 那知今日出世 便遇勁敵 幾乎沒把命喪在老道之手 趙華陽此時要過來接戰 陳趙氏說道 姪兒不要出頭 待老身贏他 手內苗刀一擺 向前便蹤 叫道老道不

用賣狂 你和老身走上幾合 我看看你有幾合之勇 老道一看是陳趙氏 微然一笑 說你是將死的人了 還能打仗嗎 語畢 抖又便點 陳趙氏雙手台苗刀 見長又够奔胸前 這苗刀的刀苗子最長 陳趙氏按大杆子的招 一頓苗刀 奔又裏來 殺聽噹啷一聲響 將又磕出 緊跟着偏刀 刀掃老道的手腕 這刀色一翻 又奔胸前挑來 老道正在撒叉時 冷不防苗刀到了 說聲不好 未能躲開 嘩啦啦一聲 往下一按 老道腸肚皆流 來了一個人開腔 這才扔了叉 死尸倒地 陳趙氏往回撒刀 高聲叫道衆响馬 老身年老氣力還不老 這個該死的狗道 不消三合 便被老身結果了 汝等那個不怕死 只管前來 言還未畢 怒惱了一家和尙 對李照遠道 待小僧會他 說話三縱身 來到陳趙氏面前 用手一指 口中念佛 叫道陳趙氏 我且問你 你這苗刀是與何人所學 扔下軍刃 對我說明 咱家有好生之德 不傷你的性命 陳趙氏雙手捧刀 背對面觀看 原來是家陀頭僧人 歲數不大 背後背着的軍刀 露着大月牙子 這陳趙氏心中納悶 看他這對軍刃 好似本門之人 思索至此 叫道和尙 我的刀是跟和尙所學 但是學刀的時候 你還午猴出轉腿肚子呢 罵得和尙滿面通紅 一抬臂膀 振短把追魂鏢 喝叫一聲 該死的遊兒 叫你知道雙飛羅漢的利害 把雙鏢一並 噹啷啷火星子亂冒 陳趙氏機伶打了一個寒戰 此軍刃長在四尺 鏢頭真賽鐵銃 後頭月牙子半尺長三指 霜鋒利銳 鏢杆如核桃粗細 純鋼折鐵打造 乃是少林寺所傳 因為什麼陳趙氏見了這軍刃吃驚呢 原來閃手

毒靈陳靈茂在時 陳趙氏說道 少林短把追魂鏢 不傳外人 只有僧道俗三對 僧道傳徒 俗家父傳子受 實在不多 道人名廿鏢爲虎頭月牙陰陽鏢 和尚名短把追魂鏢 在家叫短把追風荷葉鏢 因爲這個荷葉鏢 在前文書中已經表明 老夫人白思此鏢利害 有幾個和尚善於此兵刃 威震山川 第一位人稱保駕四僧人 威振揚州 南北皆知 此人名叫寶元 江湖人稱金刀禪師 這個和尚出家乃是海潮觀音寺 (此地在安徽省) 因他掌中有一口四鳳朝陽烏金刀 刺金斷玉 鐵布衫金鐘罩 寒暑不侵的功夫 因爲寶元性高氣傲 要推倒南少林寺 他好自居方丈 與少林寺的當家言語說僵 憑手中這口刀 三入少林 三出少林 無人敵擋 後來南少林老方丈 爲他在少林寺西南角黑風山山前 擺下一座陣式 名爲黑樹林八卦陣 這保元也深知此陣利害 才有人出來給他們講和 以免殺人流血 准保元開山門自立一家 觀音寺與少林寺遂成對峙之局 因爲保元別開天地 另興一家武術 大開方便之門 也是該當他自成一家 門前桃李 應接不暇 先是收了三個徒弟 一個叫保林 外號人號盤頭仙子 保林又在秀峯山「揚州地界」盤頭寺 因爲他武藝出衆 也收了不少的徒弟 得意的門生 就是那五鬼雙龍三條羊 五鬼爲首的 叫黑風鬼段芳 第二叫機伶鬼宮羊善 第三叫濟世鬼宮羊祿 第四叫迷魂鬼王豹 第五叫力量鬼名閱名量 雙龍第一獨角龍郭癩字文彩 第二秃爪龍賀真字大俊 三羊 一個叫張彩羊 一個寧天羊 一個叫玉殿羊 最得意的還有兩個 就是這個使鏢的雙飛僧 還有聶家六蛟 排行在

六的聶唐蛟 外號叫毒仙病符神 因他有一身橫工夫 右手練的是鐵砂掌 這五家兄長 藝業不及他多多 聶唐蛟還教授他五家兄長武技 這哥兒五個 一個叫聶唐仁 聶唐義 聶唐禮 聶唐智 聶唐信 這個聶唐蛟又收了徒弟 名爲四判官 玉面判官樊國亭 面黑判官樊國元 陰陽判官樊國利 花面判官樊國貞 保元僧第二位師弟 叫追魂禪師寶策 能爲壓倒一切 佔廟在揚州金雞嶺石佛寺 第四師弟乃揚州德環山霹靂寺 此僧名叫寶慶 外號叫怒面毒手佛 因保元又收了四印徒弟 德印 法印 慧印 雙印 都是武藝超羣 南北都知保元門戶興盛 另創一家武術 真是威名日振 但是師弟徒弟們太多啦 可就難免賢愚不齊了 這個雙飛僧 乃是八歲入佛門 練到十歲 才落髮爲僧 他落髮的時候 當家的給他留了四外的頭髮 預備他將來不成器的時候 好將他驅出清淨之地 任他還俗 那知他殷勤過人 善體師意 寶林可就歡喜了 竟將金鐘罩鐵布衫等等工夫一併傳與了他 刀槍棍棒竄高縱矮 也俱都傳與了他 在廟中有二十年的苦工夫 這日雙飛僧對寶林說道 徒兒要一對兵刃 不在十八般兵刃之中 還得要奇異 天下劍夾都不曾使過的 寶林樂了 徒兒果有此心 實在可嘉 我帶你見你師伯金刀禪師保元 必有軍刃相贈 雙飛僧磕頭謝過了老師 第二日收拾行李 這才離秀峯山盤頭寺 來到山下 登船够奔海潮觀音寺 那日來到山根下 把船泊住 爺兒兩登山 來到廟中 先拜了神位 然後與廟中僧人相會 問保元何在 衆僧帶領寶林師徒去後山避賢洞 往裏回稟 保元聞聽師弟來到

加了一個請字 小和尚見了寶林師徒 說老當家的有請 寶林帶領徒弟來到洞中 只見保元坐在石床上打坐養神呢 寶林師徒跪倒行禮 寶元下了石床 伸手摻起寶林師徒 都在石床上落坐 當天寶林也沒有說什麼 不過談了談離別之情 第二日保元上殿叫羣僧練二五更的工夫 雙飛僧從旁一看保元 可比師傅的本事強的多 練完了工夫 爺兒幾個坐在一處 談論武學 寶林替徒弟向保元下了參 口稱師兄 小弟有一件事情 要求兄長望兄長不吝指教 保元笑道 師弟太客氣了 小兄與你情同手足 俱是三寶門人 有什麼話不好說呢 只要是兄長所能的 所會的 無一不行 寶林說道師兄 也沒有別的 話至此 叫道雙飛你還不給帥伯磕頭嗎 雙飛立刻跪倒行禮 寶林說道 你老的徒侄藝業學的已有可觀 他打算學一種外五行的軍刃 要天下無雙的兵刃 保元笑道 我當是何事 我們本門的徒弟 有這個志向 正是我們的左膀右臂 實在可嘉 語至 摻起雙飛 遂將少林出奇不傳外人的短把追魂荷葉鏢 繪了圖樣 佛事完畢 把此圖放在桌上 與衆僧觀看說道 這是老僧我在少林學藝時得的軍刃 乃是少林第一等軍刃 學了這對兵刃 不難 縱橫天下 老僧前備秘而不傳 如今不料傳與了雙飛 這也是他的造化 雙飛僧謝過了保元 然後叫鐵匠照圖打造此鏢 夾鋼摺鐵打造 然後叫雙飛練藝 在練鏢的時候 連僧衣都不脫 不能叫雙飛掛了衣服 師兄弟二人傳授雙飛 轉瞬三載 雙飛這對短把追魂鏢學成 從此雙飛眼空四海 目中只知有帥伯與師傅 其餘不知再有旁人 這一日爺兒三

個 坐在一處談話 雙飛抱拳當胸道 師伯 師傅 徒兒學藝一十年 又與師伯學此雙鏢

又經三年 徒兒我想 有材不能施展 等於弗學 徒兒打算遍遊名山大川 以增閱歷

藉訪劍俠 保元聞聽雙飛談話 傲氣生生 老人家暗暗嘆了一口氣道 三載的工夫 赴於

流水 原來他不是沉着大器之輩 寶林此時也知徒弟說話 殊失檢點 爺兒兩跪在保元

前 寶林說道 師兄息怒 小兒說話有不到之處 師兄多加指責 保元用手一摻寶林道

師弟請起 我實指望收了這個徒弟 將來能以抵抗少林 光大咱們的門戶 沒想到小兒性

高氣傲 如此輕薄 你又聽見他的言語 目空一切 剛愎自用 常言說的好 逢剛必折

此子將來必有天折之禍 決不能長久 雙飛響頭觸地說道 孩兒一時無知 將話說錯 望

師伯教導孩兒 當永記在心 保元拂塵一擺道 小冤家 你那裡知道江湖綠林劍客俠客義

士 車載斗量 語至此 把當時的俠客劍客 對他說了一遍 又將有名的人物俠義英雄好

漢 對他講了 雙飛低頭承教 不作一語 老僧又道 似乎你這對鏢 在江湖之上 不過

平常之藝 使鏢者有一位名家 此人已學了道啦 削髮爲僧了 但是人家的工夫 決不能

扔下 此人出家在江護國興隆寺 這人出家名字叫了福 乃是南清宮八王千歲替僧 住

家在下江石家塘人氏 姓石名祿字履康 外號叫穿山熊養野龍 掌中一對軍刃 家傳所學

名爲短把追魂荷葉鏢 老人家傳武術 一身橫工夫 如今隱避禪林 也不過十數餘年

他還教了兩個晚生 一個是他的義子 名叫石權虎 乃武氏之後 又叫武金童 那個是他

門生 叫魯玉字金聲 人送外號巧手箭竄水猿 掌中鏢名爲梅花亮銀鏢 因爲石祿所與
你 比這兩個小兒 都未必能成 還有虎頭月牙陰陽鏢 乃是道家所創 你學的這對短
把追魂鏢 已是第三個時期了 倘然遇見江湖劍俠 你恃勇鬥恨 目中無人 二十餘年的一
苦工 必然一旦喪盡 與我弟兄面上無光 似乎你這點學業 在江湖之上 不過九牛之一
毛 要依老僧勸你 從此杜門不出 研究經卷 把燥氣潮氣 俱都化了 然後再出登江湖
怨乎可以成名 雙飛和尚 磕頭說道 徒兒願聽師伯教導 研究經文 寶林道 汝若能
如此 真是我的門中之幸 書要簡斷 雙飛僧又住了多日 才偕同師傅回了盤頭寺 寶林
參禪打坐 只知念佛 雙飛僧研究雙鏢 日子長了 野心又起 心中暗道 我竟在廟中理
頭苦幹 何時是我出頭之日 倒不如背着老師 不辭而去 遊玩天下名山大川 也開開眼
界 這雙飛僧只爲一念之差 偷着了山梁 來到揚州訪了不少的道義朋友 什麼劍客俠
客義士綠林 這是遇見一氣道長 兩儀真人 三才道 又遇見鄧呈 鄧祥 鄧彪 他們一
見面 便義氣相投 十分融洽 這一來雙飛僧就算入了下五門啦 鄧氏等打算把他帶到山
東曹州府黃河套玉虛觀 見了鄧泰清 必得給他點差事 主意已定 因爲沒有盤費 雙飛
僧遂與鄧呈等去葦塘橫路 等了多時 並無過往行人 他們有心要走 忽聽有車馬的聲音
迎頭而來 這個車上有三條口袋 裡面裝的就是九頭和尚于星五 蓬頭維漢左得銘 千
里遊春邢志 趕車的是花槍劉四 押車的就是馬川馬俊 鄧氏弟兄指望出頭劫下車輛 那
知道輸於馬氏弟兄鞭子鞭之下 雙飛和尚亮追魂鏢戰敗馬氏弟兄 救了三寇 歸李家寨安
身 今日才與陳趙氏相遇 雙飛僧亮出雙鏢 陳趙氏故此大吃一驚 這才問他門戶 雙飛
僧報通名姓來歷 老夫人大怒 說道 你這畜牲 不在山中學道 來到這裏與羣匪爲伍

真愧煞三寶門人 將來死無葬身之地了 語畢 苗刀往裡進招 和尚見苗刀來到 雙鏢往下一扣 因為他知道苗刀能按大僧使 所以和尚用裏來外滑的招數 陳趙氏將刀往上一翻 躲開了雙鏢 身形一長 和尚的雙鏢順式往上便托 陳趙氏把刀往下一滾 掃和尚的雙足 和尚用鏢往下一掛 苗刀 陳趙氏撒身 刀找和尚的手腕 苗刀走開 不是攻就是撤 神出鬼入 未曾要進招 必得看得十成穩妥 和尚舞動雙鏢 裏撥外滑 崩打拿壓 只是找陳趙氏的刀 只要鏢碰在刀上 陳趙氏就算輸啦 兩個人飛騰跳越 僧人越殺越勇 因為他是一世的童男 氣力有餘 陳趙氏年過花甲 氣力不支 相形之下 可就見掘了 陳趙氏自知此僧武學有根底 憑手中苗刀 戰的工夫大了 累也累跑了 倒不如賣一個破綻 用暗器傷他 思至此 苗刀雙手一合 就是一個花招 往前一遞 僧人鏢頭對刀頭 往外一磕 老人抽刀收走 和尚口念彌陀佛 好你這老婆元 正午戀戰之時 忽然敗走 招法並沒散亂 一定是外科手段 說話之間 一雙鏢在上 一隻鏢在下 在後趕下 陳趙氏掖刀斜身 回頭觀看 見僧人來倒切近 心中暗喜 正在左手一擊 右手登出一隻子 午毒藥鏢 苗刀往上一翻 刀尖子一顫 和尚一怔神 只望苗刀有敗中取勝的招兒 只見寒光一道 直奔僧人咽喉 和尚躲之不及 用咀吧一啃咽喉 一偏身子 這鏢打在腮幫子之上 和尚縱出去有兩丈來遠 口念彌陀佛 可把字眼念錯了 說彌團粉 陳趙氏見鏢失敗 十焦燥 縱到鏢前 低腰拾鏢 裝在鏢囊之中 喝喊一聲道 你拾了一條狗命 雙飛僧咬牙鏢齒道 好你狠毒的婆兒 暗器傷人 不算光明 今天咱家與你誓不兩立 於是二番打在一處 約在五六個照面 陳趙氏的刀奔和尚胸前 實拍拍點去 和尚不閃不躲 丁字步站住 雙鏢往腋下一藏 說該死的老乞婆 今天羅漢爺賣一手 叫你看我的橫工

夫如何 陳趙氏以爲和尙真要顯顯工夫 這刀遂使十分勁頭 向胸窩點來 和尙往左一斜
身 刀在胸前掃過 雙鏢一隻在外 一隻在內 陰陽式 噹啷一聲把刀鎖上 一較力說道
撒手 那陳趙氏撒刀 只覺兩臂發麻 和尙一隻鏢往裡滑 一隻鏢向裏便點 陳趙氏自知
不好 身形往後一倒 用刀向外便碰上頭這隻鏢 噹啷一聲響 鏢可磕出去了 陳趙氏
只覺眼前發黑 兩眼發花 胳膊發酸 僧人口中念佛 心中暗道 我連一個女子都戰不勝
如不是金鑰罩的工夫 嘴巴子就穿洞了 思至此 不容陳趙氏緩手 雙鏢進招 此時金
刀李明看的明白 除非是雙飛贏的 陳趙氏 換一位早死苗刀之下 李明用手一指 叫道
姨母 你後悔何遲 須知人外有人 和尙豈是等閒之輩 陳趙氏聞聽此談 心中不悅 剛
要大罵李男 只見李明背後一個粗大漢子 喊了一聲道 你可不是完了 着扛子 這一棍
直奔秘腦海打來 李明忙躲閃時 就聽得嘯的一聲 鐵棍打在石頭台階之上 火星子猶如
放花一般 響聲振入耳鼓 暗中代表 大八義被獲在廊下 趙二爺又到了 與賊人殺到一
處 後來陳趙氏母女又到 老太太與雙飛僧打在一處 嘍卒們沒見過這個戰場 各個看打
仗的 就把大八義爺兒位可就忘了 嘍卒們一疎神 阮弱芳可就得了手啦 用卸鎖法
卸開了新繩 二背得了自由 身形可不動彈 先解了宋爺的綁繩 然後宋爺又解雷順的
雷順剛要解唐奇 心中暗想 我解不的他 我要一解他的綁繩 他非山嚷海叫不可 別人
的綁繩可就不用解了 那知唐奇早看見衆人互相解繩了 他不但喊 反倒把手暗中伸到
雷順面前 雷順給唐奇解了綁繩 傻小子一古魯身站將起來 躡足潛踪 走到東廊子下
先抄起自己的鐵棍 然後取衆人的兵刃 和小包袱 宋爺暗中好笑 誰要拿唐奇當做傻小
子 那管他沒吃過白面 唐奇取過了兵刃 亦與衆人 然後往廳房便走 大家只好在他背

後跟隨 俱都進了賊人的大廳 唐奇說道 列位叔叔大爺 咱們先吃他一頓酒足飯飽 好
跟賊小子拚命 語畢 坐在上首 拿起筷子 一陣狼吞虎嚥 衆英雄見唐奇吃飯 大家也覺
着肚中飢餓 誰也不讓誰 各自落坐 因爲唐奇剛才吃了一回啦 比別人都吃的快 工夫
不大 酒足飯飽 唐奇抄起鐵棍 走下大廳 直奔李明走來 雌雄俱一瞪 只見金刀太歲
李明喊道 完了完了 唐奇把鐵棍一舉說道 沒結沒完 照定李明頭上便打 兩旁的響馬
見李明躲開了鐵棍 俱都一陣大亂 齊聲喊道 怪哉怪哉 這黑漢被獲 誰給放了 唐奇
把棍往外一甩 叫道 賊渣子 還有一棍呢 遂將棍掄圓 轉了半個圈 把響卒打死五七個
還有帶傷的 羣賊喊成一陣 唐奇甩棍 又打倒了三四個 衆賊人已竟大亂 唐奇來到
當場說道 小乾腦袋蠻子 你不要害怕 我告訴你 這羣賊誰厲害 把誰交與我吧 趙華
陽 用刀尖一指道 吾的徒弟 你看戰場的和尙 力大絕倫 武學高強 你要到了戰場
能將他打倒 師傅就算沒白疼你了 唐奇聞聽此言 擺棍上前 來到雙飛面前 叫道 和尙
你的勾魂要命鬼到了 和尙把雙鋒十字架一搭 抬頭觀看 和尙不但沒氣 反倒樂啦
說我當是何人 原來是一個半憨子 遂向唐奇問道 你是何人 快報上你的名來 好在咱
家鏟下做鬼 猛英雄罵道 禿驢 你要問爺爺姓唐 是甜的 和尙哈哈一笑說道 鹽還是鹹
的呢 你叫什麼名字 唐奇把鐵棍一掂 說你看見咱這大鐵棍沒有 爺爺就叫鐵棍唐奇
有個小名兒就叫鐵棍 小子你看咱叫鐵棍牛 多麼結實 和尙哈哈一笑道 原來你叫唐鐵
牛 唐奇把雌雄眼一睜 說好和尙 爺爺的小名 是你招呼的嗎 說話間舉起鐵棍 和尙
敢看唐奇沒有本事 鐵棍一條 兩手攢在當中 並沒受過高人的傳授 攢着鐵棍 連手都不
一遞 思索至此 把鏟向唐奇胸前點來 喊叫唐奇拿命來吧 唐奇一看 心中暗道 我要

不成 於是向四外喊道 救人啊 我可活不了啦 雙飛和尚不知唐奇肚子裡冒的什麼壞
把鏟復又撤回 唐奇說道 小子 你這一招兒 我可不會破 和尚說道 你真氣死咱家了
說着話掄鏟 唐奇頭上說 唐奇擊棍一看 心裡頭就樂啦 叫道和尚你休想逃走 這
一招我會破 雙鏟離頭頂切近 左手棍一鬆 右手棍往上便崩 說你給我撒手吧 棍磕在
鏟上 就聽得噹啣一聲響 將鏟磕出 唐奇撒棍 攢住棍頭 用力够奔和尚頭頂打來
和尚一看黑漢棍來 真快 雙鏟上一架 噹的一聲 把棍磕出 和尚暗含着佩服唐奇
膂力過人 唐奇撤回棍頭 再獻棍纂 奔和尚小肚子攢來 說道 這一手叫戳柱子 和尚
用手中鏟往下一按 說了一聲開 唐奇的棍纂回去 棍頭又下來了 大喊一聲 棍砸腦克
明白 這叫老牛車管接帶管送 和尚一聽 真斗新鮮 於是甲雙鏟往上便架 唐奇說你這小子不
向地下戳 說道挂脚 和尚一撒脚說道 這叫什麼招 唐奇說跟我過長了傢伙就知道啦
這叫招的媽媽的媽媽 招兒的姥姥 說着話把棍再奔腦門子打來 和尚雙鏟往外一推說往
那兒打 唐奇把棍往回一撤 將棍當大槍的招數 要刺和尚 和尚瞪着眼等着唐奇進招
唐奇把小舌頭一伸說 我沒有招 這是跟你鬧着玩呢 和尚搖雙鏟 向前進步 說唐奇
你這叫什麼能為 那個意思搖開雙鏟好往前遞 唐奇見和尚要上步 把鐵棍向前一點 直
奔和尚面門 說這一手叫搗你的嘴 和尚一甩臉 棍打肩頭掃過 唐奇把棍往下一砸 說
道 你給我反抗吧 和尚一場肩 說我會抗刀 不會抗棍 唐奇把棍使空 順手一滑位
說這叫盤頭棍 按盤頭棍是兜大圈兒 唐奇是口不應心 連半個圈也沒有 就奔和尚頭頂
打來 和尚往下一低頭 這一棍落空而過 再把棍纂向和尚臀部統來 說這叫老和尚撞鏟

和尚回頭觀看 可吓壞了 拿我屁股當鐘 脚尖一登埃塵 雙腿一分 棍由襠中而過 和尚施展了一個雲裏翻的斛斗 縱出一丈多遠 回頭觀看 把和尚吓得亡魂皆冒 連聲喊道 厲害呀 老師教他二十餘年的苦工夫 沒聽說有這麼一招 唐奇說道 你來吧 咱們還有高招呢 和尚舞動雙鎗 再與唐奇動手 唐奇並不換招 仍是由打腦袋發起 至老和尚撞鐘止 和尚只有招架之功 並沒有還手之力 唐奇把這套棍招施展數次 和尚說你就會這幾招兒 不會別的 唐奇說道 這就叫吃熟飯 早晚撞你一鐘 就算拉倒 和尚也明白 唐奇這叫車輪棍 不怕千招會 就怕一招熟 翻來覆去 就是這幾下 二人再撞在一處 和尚賣了一個破綻 縱出圈外 領鎗就走 說道 咱家不是你的對手 咱們兩再會吧 唐奇擺棍從後而追來 離着和尚五尺來遠 唐奇舉棍就砸 叫道 禿小子 背後着棍 和尚往回下轉身 唐奇的棍落空 因用力過猛 喘的一聲 落在地上 和尚右手鎗往唐奇面門打來 用的是大蟒翻身式 唐奇見鎗橫奔面門 他不會縮頸藏頭 因為鎗來的快 唐奇摔了一個筋斗 梁過雙鎗 把地砸了個山響 唐奇叫道 和尚 你看這手怎樣 和尚把鎗走空 又是氣又是樂 說我今天真是走運 遇見這麼一個黑煞神 語至此 擺動雙鎗 要下毒手 唐奇是愚人 那知道和尚使絕招呢 正在此時 和尚背後來了一人 叫道 和尚 休要傷我師弟 某家來了 說話間 截把刀向和尚脖頸刪來 和尚用鎗招架 小英雄撒刀換式 和尚問道 娃娃 汝是何人 少爺說道 我姓雷名順 外號人稱追風腿 語畢 二人打在一處 唐奇擊着棍 叫道 師傅 咱爺兩還過虛的嗎 你給我找的这个和尚 太不好辦 別說我一個人 再有一個人也辦不到 我也不能呆着 找一個無能的 我也出出氣 語畢 面向羣賊說道 那個小子不怕死 再跟我唐奇耍一會兒 聽得對面有人喊道 黑小子 我

要報一棍之仇。於是搖鏟上前。唐奇一看，原來是蓬頭羅漢左得明。唐奇說道：「咱兩人主顧，我曾打過你一棍。今天咱再撞一撞鏟吧。」左得明擺鏟與唐奇打到一處，又聽得廳房中有人喊道：「阮央我給你衣包。」阮英一看，正是銀鏢將姜玉龍。阮英拋了那口刀，上前接了小包褂，把衣往懷中一圍，手擎着筆，如魚得水，非常得意。大聲叫道：「這羣響馬那一個不怕死？」直督前來，金龍劉青，銀龍劉明，擺軍刃前來。一個奔阮英，一個奔姜玉龍。那廳房廊下，縱過一家英雄，大聲叫道：「那個是張正？」某家要看看他的能為。在林中捉住我們，算不了英雄。那叫小人之流，他要是好漢，這時出來動手，看看誰贏。才是真的呢。張正氣往上撞，擺扁担出來，就聽在自己背後有人喊道：「張寨主不要出馬，待我拿住阮通，給你報仇雪恨。」衆人一看，說話的正是金刀黃月林。手中金背砍山大刀一幌，要戰入地鼠，高聲叫道：「八義弟兄，休要逞強，也是我等決失防範。」叫爾等得脫，想必你是該死到我的大刀之下。八爺問道：「該死的鬼，你叫何名？」黃月林報了名姓。大刀往下就砍。八爺擎刀讓過，兩個人差招換式。一來一往，也戰在二十餘合。黃月林使了一手玉帶橫腰。大刀奔八爺肋，砍去。阮通見刀來到身旁，並不躲閃，用刀往賊人前手便割。因爲大刀的利，不離盤。黃月林撤前手，翻後手，用刀纂向下便蓋。阮弱芳早知他是那一招，遂將手中刀刃兒朝上，施展提鏢式，翻向黃月林胸前點去。就聽得咣的一聲，刀尖扎入前胸，透入後胸。黃月林扔刀倒於就地。八爺向外便縱，抬腿擦刀。黃月林此時已熱上望鄉台去了。阮弱芳好似兇神附體，厲聲喝道：「還有那個不怕死的前來。」叫爾等知道知道八義的厲害。詭言未了，聽得那旁有人悲悲啼啼說道：「阮通你敢傷我的胞兄，我與你誓不兩立。」說話者正是賽無鹽母夜叉黃養花。丫頭與張正站在一處，觀看自己的哥哥被八爺所殺，同胞

之情 如何不痛 故此上前來戰八爺 八爺一看 來了個醜丫頭 長得與活鬼一般 問道 你這無恥的丫頭 休往前進 你家八爺 是堂堂的英雄 豈肯跟你這無恥的女流之輩交手 賽無鹽母夜叉黃賽花聽罷 冷笑道 小輩你竟敢來到李家寨 大肆猖狂 殺了我的兒長 你那是不肯跟女子交手 你明明是懼怕你家姑奶奶 阮弱芳一聽 問道 丫頭 你報上名來 黃賽花報了自己姓名 二人打在一處 八爺素知苗刀的厲害 諸般留神 戰了二十餘鏖 四十來個回合 誰也未能贏誰 醜丫頭不由的氣往上撞 心中暗道 阮通殺法饒勇 何不用我毒鏢傷他 心狠的丫頭 虛幌一刀 往外便縱 左手擎刀 右手登出一隻子午毒鏢 這丫頭共學了三隻 現在可就剩了一隻啦 八爺壓刀 這也是八爺藝高人胆大 心中以爲憑一個醜丫頭 他的苗刀厲害 總是一個女子 還會有什麼驚人絕藝 我若容他敗走 豈不失了八義的威風 我何不趕上前去 結果他的性命 八爺想到這裡 後面追趕 叫道 醜丫頭 拿命來見我 黃賽花回頭觀看 阮通已到 抖手打出毒藥鏢 直奔阮通小腹 阮通見鏢來的甚急 躲之不及 畧一閃身 毒鏢打在大腿根兒上 只覺陣的透骨 英雄站立不穩 坐於地上 黃賽花心中甚喜 雙手合刀 奔阮通而來 罵道 弱芳 快給我哥哥抵命 說罷手持苗刀 一直奔八爺頭上剝來 只聽得撲的一響 哎呦了一聲 知八爺性欲命如何 請看下集便知分曉

大宋八義第十六集終